

克服

瑪諾夫作
然 譯



友書社版

*

*

*

一九二〇年，五月，塔休更的廣街，在明媚的東方的初春裏閃耀着。在暖和的空氣裏，充滿的是懶洋洋的靜寂。在小小的店鋪前面，一些穿着雜色衣服的沙爾特人，在那裏嚼着多汁的無核葡萄。哦，難得的客人！在街角那邊，一回兒走出了一個穿着皮襖的人，一回兒走出了一個提着綠箱子的人。遠遠地還能聽到汽車的聲音——那是趕去開革命會議的。大家都到那裏去——到那大的石頭房子裏去。……在那裏，生活以可怕的力量沸騰着。那裏一點不假地是不眠不休。……在滿牆大的地圖（這地圖用大頭飾針，粘着烏毛的小旗，和雜色星星之類裝飾着）上面，有人用手指像害了熱病似地很快地畫動着。

懶洋洋的，沈默的靜寂。在死城的街上，充滿的是死的平和。可是在那石頭房子裏——圍着大桌子，在大地圖的前面，小桌子的旁邊，有人接連不斷地這樣說着。——都是些奇怪的名字。——

伊爾加休，馬大明，哈爾·哈多夏，粘西馬……

苦難的費爾干地方，常時被無賴漢們擾亂着。別的地方，譬如在謝米列欠斯克戰線，白軍雖然在珂怕爾附近投降了，但

是那狂暴的敗剩的白軍，却和安年珂夫，西契爾巴珂夫一同潰向了中國方面。……不截其去路，加以追擊，使這種慘酷的戰禍不再發生，是不行的。革命會議拼命注意着這件事。在這裏，土耳其斯坦的春陽的金色光條，也沒有洒進。這裏的一夥都是異種人。——他們和做夢似地在廣街上漫步着的不同；他們的結實的身體，用闊的帶子結着，在皮製的背心上，都插着手鎗。威嚴的臉，沉着而明晰的話。悠悠然在那裏嚼着無核葡萄的穿着雜色衣服的一夥一下子看見了他們，都用吃驚的眼光，很遲鈍地看他們走過。

守住革命會議，也只有今天一天了。明天我們便要離開塔休更，去謝米列欠斯克戰線威爾奴伊地方。那是很有興味的未知的工作。瓦西利·瓦西利奇，在很長很長的指令書上，捺上了樺色的印章。我禁不住微笑了不少次。這是包含一百事項的全程序；這是軍令，我們的信仰的全象徵。——倘若，——我想——要把寫在這指令上面的事情都實現出來，那簡直非兩百年不可。這是指令者，要和他一起既不被水溺去，又不被火燒去。……我看看娃西利·娃西利奇，他自己也在微笑着。但是這裏不是說笑話的地方。他板着臉，裝得很正經；這是他的義務。我想，他過後一定也會大笑起來；但是現在，他只要在指令書上捺上印章便行了。他將黑髭下的嘴唇緊閉着，并且和大冷天喝了老酒似地很粗暴地說着這樣那樣。

這便是所謂革命會議。那盡頭的地方，便是戰線政治部。這裏可也了不得。知道去遠方還是假的還是真的，究竟是多

人，究竟是什麼事件，有什麼危險的，便是負責的幹部們。我們在這裏，在政治部，大家親密得和一家人一樣。很多人都因過去的戰鬥而很堅固地團結着。馬夫諾夫斯克暴徒的追擊，和珂爾却克軍對壘在烏非姆斯克，烏拉爾的大平原，頓的荒野，——代尼金，克拉斯諾夫，卡列登，坡克洛夫斯基。經驗是各人各樣。但是很多人都是有共通性的。所以，我們是同一者。

這個家族很堅固地團結着。大家都愛工作。昨天晚上，我們作了最後的聚會；我們一直坐到深更半夜才散。那是充滿着友情底別離的話。大家都想起了不同的事——有人想起了可紀念的事，有人想起了緊要的事。但是這一點是大家一樣的：每一個人都很快活地吶喚着。——

——不過，小夥子，別離總是難受的事呀！所謂“弄慣”這件事，並不是什麼小事。尤其慣于工作這件事，在這種年輕小夥子要算是一件大事情呢！

這裏是一些知己朋友。——

寡言默行的尼基特欠珂，不屈不撓的路般奇克，被大家所喜好的愛開玩的阿略夏·珂洛梭夫，陰鬱的吸煙家坡列約斯，可愛的少女利大·歐特馬爾休塔因，未來的女總長屠爾開斯塔娜，穩健的老布爾塞維克卡培利尼茨基，被庫倫斯塔特戰的砲彈結果了光輝的生涯的不能忘懷的怕武爾夏·窩伊貼那克，死在費爾干的野原上的無鬚青年加爾分開利。

這是一些特別親密的朋友。

最後，大家互相說了些別離的話。

在天亮的時候，大家心裏感着抑壓的苦痛和煩亂，離別了。

那一夜過去了。到了早晨，我們便在政治部聚集，雖然並沒有什麼特別事情。我們裝得非常匆忙。——我們去是要去的，而他們則非指導我們不可呀。我們互相注意到了理解了各人的性急，簡直覺得有些羞慚。大家都這樣想。

——怎麼啦？我們不是要出發嗎？起勁些吧！

所以我們就格外趕忙地預備起身分證明書來。（這裏也要的。）接着我們就趕忙裝起食糧之類來，綑起佩囊，箱子，籃子之類的東西來。……我們寫了最後的書信——怎麼能不寫呢？——要去威爾奴伊，非要爬山越嶺，跨過大平原，騎馬六〇〇俄里以上不可。

我們不很知道威爾奴伊地方的事。我們做着奇怪的吃驚的臉子，互相傳告，說幾年之前，不知還是一九一一年的事呢，還是一九一二年的事，威爾奴伊地方曾經有過一次地震。

——那一次的地震聽說是很利害的呢！

我們這樣對人家說；看他們的臉，知道他們是非常害怕。這個新聞，連它自身都似乎沒有十分懂得。但是我們還是照例開着小孩子般的玩笑。

到這種地獄般的地方去的，捨英雄其誰？

這“新聞”在出發前兩三天互相傳告了五六次；所以到後來也就失却了它的效力。接着便有人告訴我們路是怎樣難

走的事。一些老傢伙都說：因為山間的急流，地坦，和陷沒的關係，道路簡直不成其為道路；橋梁之類，大概早已被洪水沖去了。

但是我們聽了這個，覺得很有意思。現在聽了這些謠言和新聞，簡直把出發這件事，當做了冒險幻想之舉。是的，趕快！趕快！

到後來，他們簡直隨便造些瞎話哄起我們來，什麼“我以為是如此如此”“我想是這般這般”地。（這種情形，在這種時候是慣有的。）但是我們總還是很高興地專心致志地傾聽着，以為人家說的話都是可信的，並且衷心着感謝着他們。

時候到了。什麼都停當了。行裝也整備好了，署名也署過了，接吻也接過了。——哦，再見吧，塔休更！

戴着小小的鈴兒的馬，開始跑起來。在這裏要怎麼說才好呢？——我們是騎着馬在起程呀！

米 米 米

經塔休更到威爾奴伊，有八〇〇俄里以上。坐火車，在那時候只能坐到布爾那亞車站。再往前六〇〇俄里，便非騎驛馬，坐troika不可。火車走得很慢，很氣悶。有時候走着走着便停了下來，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很久很久也沒有開行。算是終究“蹺辮子”了。——看起來似乎是有大積雪阻着去路。其實土耳其斯坦的春天不是很和暖的嗎？但是我們對於這個艱難的行軍，一點也不生氣；我們祇是想像着遠的神祕的謝米

列欠斯克戰線的事(我們關於這個,在塔休更便已聽到了種種傳聞)。在滿布着罅隙的寒冷的車箱裏,大家抱着膝坐在棚上或地下,很熱心地互相談論着現在政治上和其他工作的方法。嶄新的方法,從來未有的條件,都市普羅列塔利亞特的不在,不懂方言——這些,便是該苦着我們的腦子,設法和討論的。我們很熱心地互相談論着,永不住口,熱心到極點,非常興奮。這一半也是因為我們再不能找出一個方法,能代替爭論,來消磨這長的征途。

我們下了決心,打算做着種種事情,來走完這七百俄里的行程。例如組織公開土着貧民和地方農民大會,召集委員會之類。並且我們要視察那些地方。我們要探得在他們是重要或不很重要的必需品,藉新的實地調查而考察各村落什麼是必要的,應該援助他們些什麼。我們互相報告着大家知道的事。告訴他們,塔休更的情形是怎樣,其他各地方——尤其是遠的首都克連林的情形是怎樣。他們凝神屏息,一字一句地很注意地聽着。

我們決心做着這樣的事,而走完這長的途程。我們是這樣做了的。以兩禮拜的這樣的工作,我們懂得了全謝米列欠斯克的情勢的眉目。我們獲得了非常豐富的材料,而完成了今後的困難的重大工作的預備。但是這是後話,現在暫且不提。

米 米 米

這樣，我們便又做了寒冷而骯髒的車箱中人。我們火熱地談論了當面的工作的是非。

談論風發。途中的小站過得很快，我們竟沒有知道我們已經行近了最後站——布爾那亞。塔休更的果園，溫暖的太陽，透明的青空，沙爾特人底雜色服，都已很遠很遠地遺在後面。這地方的壞路季節，便是下着戴結實的防水帽也不行的囊、和穿着毛皮的外套也不中用的雨之類的時候，和從山上吹下來的暴風雪和黎明前冷氣襲來的時候。

看呀！遠遠地，遠遠地，在曠野的盡頭，天山山系的雪，不是在太陽光線中閃耀着嗎？那也像是很近，也像是很遠。但是，前面一定還有很多很多討厭的沼地，奔狂着的山間的激流，破壞的橋，斷崖之類，在等待着我們。走去高地，我們一定會幾次三番地被最後的嚴寒所襲；狂吹着的山風，一定會捲起最後的吹雪。——這是地方上的博識家所預言的。

離塔休更愈遠，道路也愈來愈高。豪然的巨岩，也開始向道路的兩旁逼近。

在半地，雪差不多已完全溶解，只有山頂還用銀色裝飾着。

通過山中的深霧和覆蓋着的暗雲，太陽偶而露出臉來。山中是很暗澹的；非常寒冷，非常靜寂。植物簡直可以說是沒有。我們只能在基爾吉斯地方的村落，和這裏那裏張着的寂寞的灰色天篷之羣附近，看到些很冷靜地生在那裏的萎縮的無名灌木。沙爾特人在這裏是找不到的；棲住在這裏的只

是些基爾吉斯人。基爾吉斯人在這山間的空地的傾斜面牧畜着。在車站附近，住着一些移住之民。這多半是俄國人。——在沿線的城市裏，要算特別的多。

我們到了布爾那亞。

我們好容易才弄到了些農民的貨車，載着種種行李，“格達格達”地搖晃着趕着遠道。和我談話的農民，很熱心地告訴了我很多很多的關於新移住者們（最近來到還沒有弄慣的農民們）的事，和專門在山上牧畜，而不能夠耕作的基爾吉斯人的事。他還告訴我，土着基爾吉斯人和農民（往前在帝政時代很苛刻地剝削着基爾吉斯人的富農階級）之間，自昔是怎樣怎樣地不和。

他告訴了我很多很多的非常重大而有趣的事。他告訴我的不少話之中，有些我到後來幹着好幾個月的困難工作的當兒，還記起了它。我總算是碰到了一個非常聰明非常懂事的農民。

這樣，我們繼續着長旅——從這個村莊到那個村莊，從這個郵局到那個郵局地。有些地方，我們在那裏住得很久，實行着預定的計劃；有些地方，則歇都不歇地走過了。我們有時候也和局員大開談判，有時候也在謝米列欠斯克中部和到塔休更去的同志遇見了談論這樣那樣。

這樣的同志中的一個，基爾吉斯人丘爾貝珂夫，在冷落的山間的局子裏，告訴了我基爾吉斯人種的可怕的悲劇，一九一六年的活悲劇——大虐殺。

——要理解這一次的大虐殺，——他說。——我們非把一九一六年以前的大略情形講上一下不可。俄皇政府，政策上把這次流血慘劇，當作了不能避免的事。不騙你們，你們看好了；起先政府借拓務部的手，把農民大眾趕來了這未開的謝米列欠斯克。你們猜結果農民怎樣了？他們竟發了大財。我們不能因此就去責備他們。這地方的環境既決定了這地方的意識，是再也沒法辦的。想想看吧，簡直就是這種情形：新移住民能得到土地，能得到建立生計的援助，並且還能有發大財的機會。而事實上，這些移住民也漸漸變得富有了，到後來做了地主的都很有些。哥薩克也和這個一樣。但是，一方面被迫害被嫌惡的土着民是怎樣呢？他們不但不能得到援助，並且還被漸漸趕去了內地和高地方面，而被和良田水源遠遠地隔離了。所以，基爾吉斯人到這時除了經營牧畜之外，竟弄得一無辦法。他們幹着這種生活，一直到今日。真是，……唉！……

丘爾貝珂夫一面這樣說着，一面擺着手。

——後來是不是愈弄愈糟了呢？

我們問他。

——那有愈弄愈好之理。真是所謂“每况愈下”，沒有辦法。到後來，連他們依爲生活的家畜也一共只剩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基爾吉斯人現在真配得上說是“兩手空空”了。當然，在家畜既豐富，土地又自由的時候，在這裏也沒有什麼不足的。我要補說一句，便是：在這地方，還有塔朗特族和東干族居住着，雖然數目并不多。他們田也種種，輕簡

的手工業也做做，還放放馬……這也是不容輕看的，他們很占領了些山嶺。不過就全體而言，在一百五十萬住民中，基爾吉斯人還是占着百分之七九·五，即四分之三。……但是這四分之三的傢伙究竟活着是有意義的嗎？他們活着是半點意義也沒有的，半點意義！哦，你們想想看吧，可憐不可憐。在這裏，也有那些靠着農村發了大財的人，也有市裏的官吏，到處還建立着郵局之類。此外還來了些商人樣的忘八羔子，經營起牧畜業來，這樣那樣，鬧得個“天翻地覆”。但是那是一定的：有權力的地方，必有醜聞。所以不幸的成萬的大衆，因為種種關係弄得只剩了一層皮和一架骨頭，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事。而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廳呢，則竟把基爾吉斯人和狗一般地看待着。他們以爲不論把他們斬頭，殺死，弄死，都是應該的事。總之對他們是一點也不負責的。你看他們該對誰去訴苦才好？他們的周圍全是些欄壁：什麼這裏容許基爾吉斯的兔崽子居留呀，這裏便不行呀，什麼來這裏便要打倒呀，來這裏便要殺死呀，來這裏便要打死呀的。所以不幸的基爾吉斯人，真是苦惱得利害；但是他們却沒有知道該怎樣表現出自己的反抗，掙斷這沉重的鉄鍊。如此這般，一直弄到了一九一六年。在這時候以前，游牧之民基爾吉斯人還一次也沒有被軍隊動員過；而這時候，真是急電接着急電，這一方面竟突然想把成萬的基爾吉斯人喂起大砲來。基爾吉斯人終于忍無可忍，而團結起來，反抗了！聽說，他們決心絕對不參加俄皇的軍隊呢。這個可驚的反抗之波，擴大了全謝米列欠斯克，從這個山傳到那個山，而基

爾吉斯人終于“彰明昭著”地開始鬥爭了！俄皇政府，像電光一般速地派遣了憲兵分隊，輸送武器供給了富農階級。……而終于造成了那一次的大虐殺。這流血的鬥爭，也真沒有辦法，“時機未熟”。——因爲一邊是武裝憲兵和兇起來了的靠經營農村發了大財的人；而一邊，却是幾乎沒有武裝的土民。所以他們只可以說是因爲絕望和孤立，而變得非常勇敢，非常忍耐了。雖然偶然碰着普通農民和沒有提防的分隊時基爾吉斯人是非常頑強地抵抗着，但是結局還是沒有能持久。他們到處吃着大敗仗，漸漸被追着追着，被趕出了他們居住的地方。——內中有五萬左右的人，寒心喪胆地趕忙逃去了中國方面。……在這地方，到處都滿布着獸性。——他們把基爾吉斯人的小孩，當着母親面前殺死了。并且捉着小孩的兩隻可愛的小脚，用木椿打開了他的腦袋，腦漿濺到那些下手的人的身上，而他們還是哈哈大笑着。他們還叫被捉的基爾吉斯人排起隊來，順着次序一個一個將他們的腦袋打開，肚子剖開，腸子拉出來；又任意姦淫了他們的妻子，縱火焚燒了他們的牧場，弄得那些牧場簡直不像個樣子。……不幸的基爾吉斯人經此浩劫，簡直寒心喪胆，祇是喊着“大勢去也！”。——我在這裏講的，便是那不能忘却的，簡直應當視爲歷史的贖罪的，說不出的可怕的年頭發生的事件。……

丘爾貝珂夫說到這裏住了嘴，儘是用手順着頭髮，將那聰明氣的，悲哀的眼睛看着我。

——但是，你看，——我說。——現在歷史的報應不是來

到了嗎？——革命！……你看，革命不是受難的窮基爾吉斯人所歡迎，農村暴發戶們所憎恨的東西嗎？……

——是呀！我們也是這樣想着，這樣講着的呢！但是，只是……

他似乎一時想不出話來講，所以把話中止了。但是，我并不要在他的思想上容喙。我一句話不說地等他講下去。

——黑暗和無智，真是可怕的東西。倘若不是因為這個，他們也不至于受束縛和困窮至此！啊，真是“千古長恨”呀！

——但是不久就會有變化的。——我說。這句一點沒有什麼的話，使我感得有些跼促。

——會有變化嗎，這個我也知道的。——也許是因為沒有注意到我的話是別無意義，一點沒有什麼的吧，他回答我說。——但是“不久”究竟是幾時呢？要快是不行的，知道嗎？——他說到這裏，來了很大的精神。——爲了死樣的恐怖而逃去中國的剛才說過的五萬左右的基爾吉斯人，是要回來的。土耳其斯坦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對他們發了通牒，叫他們回來，說要給他們以一切援助。——并且因為這件事連特別委員會都組織了起來；首席好像是多吉那札珂夫。……這委員會聽說要到這地方來的；只是現在尙未來到而已。……但是，這真不是什麼平常事啊！真是難辦的事啊！啊啊，真是難辦的事啊！……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聽我講吧！——這些亡命之徒，四年之中過的生活，

真是要多苦就有多苦。他們有很多很多的人因飢餓而死。家具之類，也都是破壞不堪的，無論帶去那裏，都不能使喚。這些苦極餓透了的一點不假地是“兩手空空”的傢伙們不是說要回到這裏來嗎？但是他們在這裏究竟有什麼呢？所有的不盡是牧場的餘燼，和早已被農村暴發戶搶去了的土地和房屋嗎？倘要趕走這些暴發戶們，那麼便非有新的戰爭不可。……新的××不可。現在暴發戶方面，很堅決的在要保住從基爾吉斯人那裏搶來的土地，保住自己的權利，和自己的財產。……情形便是如此。聽說土耳其斯坦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握有莫大權力的；我想也非如此不可。不然是沒法辦理這件事的。……但是我總替這一次的事担着心事；總覺得這一次是不會就這樣完事的，總要鬧出些事情來。這種問題不是一兩下子就能馬馬虎虎解決的呀！……

這時候我還沒有能明白地理解丘爾貝珂夫担心的事。雖然到後來我才明白了并且知道他担心是有理的，但是這時候我聽了他的話，還祇一味照他所說的相信着。他的單純而率直的說法，意外地有一種說服人家的力量。

我們的小燈早已燒完了，滅去了。屋子之中，真是暗得“伸手不辨五指”。我們今天談話談得很痛快；我和他很緊很緊地握了一回手，走進了另一間屋子裏去。在那裏，一些同志都已經在地板上睡着了。丘爾貝珂夫就在長櫬上睡了一宵。

＊ ＊ ＊

我們在來到這裏的路上，已經知道了謝米列欠斯克地方的內亂。

那是一九一八年開始的事。在一九一八年，謝米列欠斯克的農民和白系哥薩克相對抗地蹶起了。農民（意欲完全支配謝米列欠斯克的財富的人）和哥薩克（意欲剝削未開的土著民大眾的人）發生了衝突。這主要是有錢人組成的，還有些地方簡直完全是農村暴發戶的農民組成的謝米列欠斯克“紅”軍，——這軍隊，有很長久的一個期間，簡直一點也沒有管到中央政府和它的官員夏武洛夫的意志——只知道一味亂來，不懂什麼秩序不秩序，所以終于覆滅了。這次悲劇發生之後，謝米列欠斯克和中央的關係變得非常密切；現在，——謝米列欠斯克戰線被徹底清算了的一九二〇年春——謝米列欠斯克的軍隊已不像從前那樣沒有秩序和亂來，並且有富于經驗的比耶洛夫做着他們的總司令。比耶洛夫的名字在土耳其斯坦，簡直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白軍有一部分還留剩在謝米列欠斯克僻遠的重要地珂怕爾。——有七千名俘虜，逃去了威爾奴伊。和將官們一同從珂怕爾逃去中國的，只是那些最亂來的蠢傢伙。不過聽說在中國那邊的，也已有一萬人以上。這些事情，都是在路上聽來的。

到威爾奴伊去。——最後的小站喇，再見！未知的威爾奴伊，來吧！

我們着手于了新的工作。我們一心想集中注意向周圍看，豎起耳朵向四邊聽，努力去理解一切，而銘之于心；我們一心

想快些探聽一切，研究一切去。我們很快地接近了它的中心。我們結識了一些新的同志——雖然這裏數目是很少。——

比耶洛夫，和他同是委員的波加洛夫，地方革命委員會議長由斯坡夫，裁判委員坡士多奴伊歇夫，多姜多梭夫，馬美留克，歇加布托吉諾夫，孔多路休金，特別部長枯辛，……

我們十五人一組，二十人一組地着手工作了。這一組一組的人，已去到各處地方。我們的工作甚忙，晚半天參加了革命委員會，回來又要在地方黨委員會工作到深更半夜，明天一早又要和被委任了革命會議的權限的人做軍事的會見，接着又是軍事會議。

這樣那樣，真是“事積如山”。——春天的穀類，也非趕快蒔種不可。還要保護家畜，還要着手蒔種阿芙蓉，儘量地從隣接中國地方買來。又要叫共產黨員到軍隊裏去，監督軍事事務。又要將軍隊移于勞働事務。又要派遣同志去參加土耳其斯坦的各種大會——黨大會或是蘇維埃大會，去指導他們。又要着手救濟因戰爭而荒廢了的珂伯爾，列普辛斯克地方。此外，我們還考慮了中央派遣的多吉那札珂夫主席的委員會對待從中國回來的前述五萬個基爾吉斯避難民非常冷淡的事（這是因爲他不久便向我們敵人方面去了）。統統都是一刻都不能猶豫的緊急事項。我們忙得真是“不亦樂乎”——工作的山，一刻也不給我們休息。

這樣地，幾天，幾個禮拜，幾個月……

四月過去了，五月也過去了。

那地方變得不穩起來，因死之熱病而戰慄了。適巧有一枝軍隊，因不能回家，且非移向費爾干地方不可，不服起來；而事情便以此爲導火線。咒詛‘禁止投機’和‘沒收’的富農階級，在這時起了暴動。被壓服了的哥薩克，也動搖起來。沒有武裝的土着貧民層，預想着悲劇的事件，簡直“生猶如死”。

全地方都因死般的怒之熱病而戰慄了。

一定是有可怕的事件來到呀！

我們感到了那燃燒着般的呼吸。這樣切迫的空氣，是不能穩和地解決的：是的，我們懂得這件事。我們竭力做了會戰的準備。

謝米列欠斯克那時候差不多是在噴火山上等待着危機。在那邊廂傳來凄慘的地鳴，到處都能聽見狂暴的凶兆的唸聲——凄慘而可怕的事是接近着呢！一點一點地逼來着呢！——馬上大地便要張開石頭大嘴，赤熱的咽喉便要更廣地張開，以可怕的狂暴的力從那裏面吐出火焰的海來。——一面把一切東西燒盡，捲去，使趨于死滅，一面呻吟着的火的恐怖，像奔馬一樣地飛跑着。有誰能止住這瘋狂的溶岩呢？那來一種力量去阻住那個呢？

這種力量是任什麼地方也沒有的。這瘋狂的火，將燒盡一切。將像盲目的暴風似的，糟蹋稔實的沃野，石城，和人在那裏戲耍着，家畜長得肥肥的，果實結得香香的底鐵村。——一切東西都將被死，被瘋狂的火波捲去；充滿着生命的大地，將一度而爲沈默的坟墓。生命將被葬去；并且此外將更有

更有新的波浪，發着可怕的唵聲襲來，而燒盡一切獲得。無論是誰，都將不能鎮靖它。只有一切東西統統被燒光，捲去，打倒了的時候，巨人——噴火山——疲倦了的的時候，它的偉大的力消耗盡了，累得非常地自動地凝縮于“精疲力盡”的大地之中的時候，暴風才會漸漸自動地靜止。

富農階級咒詛着蘇維埃獨裁，反對着用沒收的方法而贈送食糧到饑饉地方，咒詛食糧委員並且放逐了他們，生氣的時候還加以慘殺，他們還輕視了蘇維埃當局的命令，並且以為自己武裝着，所以是沒有危險，很穩當的。在自己的謝米列欠斯克軍從戰線遺散回來之後，他們又企望着利用長鎗的勢力，使大家確認‘抑壓農民’的隨心所欲的要求。

土着基爾吉斯人沉默起來，煩惱地等待着可怕的事物底逼近。新的民族的虐殺的時候是逼近着！現在我們理解着這個，並且深深地感覺到。——啊，一個重大的危機！這時候，農民和他們的勝利的軍隊，是不會逸去時機的！他們會起來復讎！——啊，他們會替那可紀念的一九一七年復讎！……它的最早的信號，已經到處飄蕩着——

“農民解除了土着民兵的武裝”……

“農民放逐了基爾吉斯人的家畜”……

基爾吉斯的獸，將磨着幼齒，露出銳爪，起來顯試氣力。倘若感到了敵人的沒有力量，他們將因歡喜的原故而大嘆其氣，在敵人的殘骸上跳起勝利的舞來。

農民那邊，有的是——軍隊，武器……

而土民那邊，却一無所有，只添了從中國的曠野回來的前面說過的一萬個饑民。此外，這一邊還有多吉那札珂夫委員會在宣傳和煽動着，叫基爾吉斯人和一個一個的農民和哥薩克拼命去。

哥薩克村因恐怖而靜止了鳴叫。——他們是不會忘去那可怕的一九一七年發生的事情的。哥薩克軍已經覆滅了——現在農民便是全謝米列欠斯克的巨人。這巨人會做出什麼事來呢？他將把他的力使用在那一方面呢？是不是連哥薩克村都要侵略呢？

農民，土民，哥薩克——都各等待着什麼，準備着什麼。哥薩克村，農村，牧場——都各準備着戰鬥，情勢很凶險地對峙着。和隊長一同逃去了中國方面的哥薩克軍的童蒙的殘部，在謝米列欠斯克上佈上了暗雲。

很快很快地被蘇維埃安置了的多數士官，和七千名白軍俘虜，做了我們的鐵鍊和威脅；啊，真累人不淺呀！

勝者——謝米列欠斯克紅軍，也很感得不滿。說句老實話，每一個人都是想即刻回家的呀！倘若沒有中國方面的哥薩克的脅威，沒有對“土地的危險”不斷地做着準備的必要，沒有這種朦朧而是致命的底掛慮，怕到後來遲早會因這隨心所欲的“行爲”而獲罪于嚴肅的運命時，那末我敢保每一個人都會逃走了的。所以，這軍隊——和敵對者，無賴漢，脅喝者之類一樣——內心是懷恨着。

軍隊抱着種種不滿。——蘇維埃當局徵發着人，制定了種

種命令和負擔，但是“自己”却什麼也不拿出來，什麼也不做。但是，聯隊却沒有責備當局的意思。最近“聯隊幹部”咬上了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

——同志，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我們的大將讓人家殺死了，也讓他去嗎？

——特別部，裁判委員會，非常委員會，這些是什麼東西！中央派來的各色各樣的人，統統可以把他們趕走！我們要自己來幹！

基爾吉斯旅團在謝米列欠斯克發生的事，好久好久不發烟卷和被服的事，被俘虜來的哥薩克士官，非但不殺，——想想看吧！——還佔了各式各樣的委員團的椅子，這些事，也“火上添油”地煽起了軍隊的反抗心。

不平和不滿的事，簡直說都說不盡，但是，現在表面還不顯出來，只是做着它的準備。當然，無事無由地鬧起來是不成樣子的。等待時機是必要的事。時機一到，……哦！——時機一到，“國民的憤怒”將汹涌地一舉而結果了沉重的棺龕。

時機終於來到了。軍隊接到了移向費爾干的命令。

——什麼？——軍隊說。——我們是一步也不離謝米列欠斯克的！若有廢話講，就看利害的吧！

所以，我們接到移動命令的時候，也這樣私地議論着。——

——真不好辦！這一次總會鬧出些事情來呢！

在也許非以暴力對抗暴力不可的不幸的時候，我們究竟訴之于誰才好呢？強有力的聯隊，一個也沒有。只有騎兵第四

聯隊，駐紮在離開有一百俄里左右的地方。——這聯隊，包含着十幾國人民，德國人，馬加爾人，基爾吉斯人，中國人，台金族……。

除去“開步走……伏地……開鎗！”之類的話之外，要一次叫大家懂得是很難的。那聯隊雖然竭力（真是竭力啊！）使用着言語，但是有些地方還是非使用眼色不可。最近，我們在師團司令部組織了一個國際中隊：這還是一個“創舉”，從前還沒有實驗過。我們要試試，這于什麼最相適。我們軍部共產黨員，感抱着同樣的悲哀。軍部委員，也感抱着同樣的悲哀。他們對我們發了最後通牒。

——讓我們回家吧！倘若不讓，我們會自動地回家的！

臨着重大危險，該怎樣對付這班東西才好呢？

軍隊之中，真真沒有動搖的只有少數青年。此外都是不可靠的，他們不知會幹出什麼來呢！

市黨部組織，令人看了便痛心。後來站在被告席上，被解散了，被清掃了。周圍一個人也沒有，真是一個人也沒有。

騷動擴大起來。危機逼近着。

聯隊之中，已經大家都知道了中央有令叫開去費爾干的事。在開拔那一天，哦，簡直把路都塞了起來。——真是一個大的行軍呢！——打頭的是戰鬥部隊，接着便是一羣被解除了武裝的俘虜，最後還有空着肚子的流氓跟着抄。倒是逃去什麼地方是好呢？當然，威爾奴伊！天篷連，騎着瘦得只剩一層皮的馬底傢伙，走着逃着的傢伙，——這些人都拚命想爭先，所

以把路塞了起來。十字路口不知有多少被擠翻的人。逃難民心中裝滿着怨恨和復讎之心。他們絕望到了極點，加罪于所有的人的身上，呪詛着所有的人。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一切，所剩下的只是這不幸的飢餓生活。他們是火藥粉——一碰到火便會着起來。他們過着不幸到極點的生活，因悲哀而變為瘋狂，極度地絕望着。——而這也便是他們之所以會成為危險。因為，他們因悲哀而憧憬着幸福，不論是誰，只要能保證他們的幸福，那人便馬上可以引起注意，而隨心所欲地指使他們。

暗雲由四方集攏來。雷鳴逼近了。最早的遠雷，已經哄笑起來了。預感着逼近着的暴風，呼吸都要斷絕了！

五月末杪，有人在威爾奴伊守備中發散過傳單。裏面的一張便是——

“中央共產黨員，給了我們什麼呢？那回答便是這個——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死刑和監牢。

“同志——赤衛兵諸君！諸君為誰而受了兩年虐待呢？不是為了現在在特別部鎗斃着你們的父兄的那些囚犯們嗎？

“看啊，謝米列欠斯克現在究竟在誰的手裏呢！——不在孛爾曼，西加布托吉諾夫，林頓保姆，這些猶太人，基爾吉斯人，馬加爾人手裏嗎？而我們勞動農民，却又是奴隸的運命啊！

“回教教徒的動員令已經下下了——這件事有什麼意義呢？

“這是，諸君，要把同志——赤衛兵諸君的土地；衣服，

家畜強奪過來給基爾吉斯人呀！

“諸位同志！現在正是應當自覺的時候了！現在正是對我們的敵人做最後的決定的鬥爭的時候了！不然時機便要失去。現在，復讐的時候已經逼近着。準備起來吧！記着吧，全爲的是個，個爲的是全！”

又在另一張傳單上，“山鷲隊”喊道——

“中央委員在想從後面勒住你們的頸頸呢！周圍，竟是抑壓和反革命。在特別部，他們爲普羅列塔利亞特而安置了機關鎗。奇怪的官差在街上橫行着，捉捕着和反革命的哥薩克鬥爭的人。決死的革命的時候是逼近着！我們山鷲隊準備了武裝，且有八百個光榮的鬥士集合在山中。

“嚇死那些吸血鬼——委員和刑事團！”……(註一)

(註一) 這傳單的原文，根據集錄在一九二一年土耳其斯坦戰線革命軍事會議政治部的記錄裏的M·史諦班諾夫的富農階級的暴動。

這些文書，非常雄辯地說明着暴動的準備在進行着的事。軍隊和農民之間，常有書信來往。——由這些信裏，我們可以知道農村和軍隊的關係是非常密切，並且積極地在準備着對於“猶太人委員”攻擊底完全的協同行動。有一封信上，這樣寫着（這似乎是軍隊給農村的。孚爾瑪諾夫記。）——

“……給與的勘定等等——是不用掛慮的。這些事都是猶太·回回·馬加爾——委員的把戲。所以有工夫還不如請注意注意他們在農村究竟幹着什麼勾當吧！真正的革命，是在一

月之後。曾經打敗了安年珂夫和西契爾巴珂夫底光榮的勇士，
我們的山鷺隊，想來一定能够打倒猶太·回回·馬加爾——委
員的。”……(註二)

(註二) 同上

那時候我們寫了一封信給在中國的西契爾巴珂夫將軍，
叫他到白系哥薩克去。那封信是我和波伊珂寫的。後來將軍
接到了那封信，非常生氣，而下了這樣的決心。——

“……我斷不能服從猶太人的。和俄國人協力還可以，
對猶太人是非徹底加以攻擊不可的。”

那封信就這樣被退回了威爾奴伊。將軍并且不時將這個
決心向地方報訴說着。但是事實總是事實，——“山鷺隊”
和西契爾巴珂夫對“猶太·基爾吉斯同盟”，是起着協同行動
的。……

看漏了這件事，是不行的。

暴動的準備，當然和亡命在中國的一些傢伙是有關係的。
在多加更國境附近，已經有了這樣的謠言，便是說六月四五日
左右，即暴動勃發前一禮拜左右，威爾奴伊地方發生了暴動。
這件事告訴我們，那地方的勢力，也是被組織動員的。…(註三)

(註三) 這事根據後來當時在多加更活動着的貿易人民委員會全
權同志雷維塔斯關於這事件底報告。

在當地，威爾奴伊，——常有匿名信寄給裁判委員會和特
別部。在那上面，先是開列着這兩機關幹了的無數的罪惡，接
着便奉獻給了那裏的同人以“囚徒……惡漢……混蛋”之類

的愛稱。并且在接到這種書信之前，一定先有這種要求，叫即刻中止（每一點鐘，每一秒鐘都在做着的）國民的指導者底鎗殺……（註四）‘倘若不中止，——總歸是一樣的。像你們這樣的無賴漢們，總歸是要打倒的。……不要戰慄吧！！不要駭着吧！！等好着吧！！’

差不多完全是這樣的口氣。裁判委員會和特別部，互相對看了那些書信。結果才知道，這些傳單和書信，都是出于一手的老調頭——是同一班傢伙寫的。

但却沒有能夠拿住那個實體。

（註四）特別部在滯在暴動以前的威爾奴伊的全期間中，也沒有殺過一個人。這是應當注意的。（根據馬沙爾斯基的報告。）

六月上旬，中央對這地方下了武器引渡命令。（不久塔休更也對我們下了同樣的命令。）關於這個命令，匿名信又照例嘲笑起來。——“把門戶開得大大的吧！我們要趕着自己的馬車跑進來。”那時候，我們離開了于特別部和俄國東方商業會議所特別占着有利的位置的民家。

鬼東西關於這件事，也馬上脅迫來了。——“記着吧——無論躲到那裏去，都是一樣的，都是跑不掉的。看着吧，翻着草根也會把你們找出來的”所以，照這種情形可以說，我們的一舉一動都不斷地有人注意着，追跡着。

當局者集合在特別部裏，決定憑着當局和各自集錄的種種文書和種種材料而進行調查，以決定一般的方針。

時機已熟：這個誰也明白。但是怎麼才好呢？在這樣特

殊的條件之下，能做點什麼事出來呢？

我們倘使能夠完全地合理地利用了那個力，事件的性質會是完全不同的。那會不過是簡單到極點的。但是問題便在那個力。力倒是在什麼地方呢？要用什麼來抵抗，用什麼來防禦攻擊才好呢？

真好像是墮進了深淵之中啊！墮進了這空虛的問題之中，我們的思想只有一個。——

沒有力！

無論怎樣思索，也不會從一根手指頭上走出活的力來。

我們再三再四地對中央提及了，泣訴了，懇願了。我們再三再四地對中央訴說了一切危險，並且“拼命”忍耐了。——但是，是怎樣了呢？中央究竟幹着什麼事呢？那裏的後備軍怎樣了呢？說不定現在全軍會向費爾干地方出動着呢！

所以，我們對於援軍也是沒有希望的。但是危機便在此刻，正在此刻啊！雖然事實上布拉傑維丘師團是從西伯利亞來到了謝米列欠斯克，但是那還差得很遠很遠啊！……

而現在不會已經急劇地發生了什麼事嗎？現在，現在，非把各支隊的移動弄停當不可。……但是，總之該做的事是非做不可的。

威脅——威脅——威脅……

哦，是怎樣令人窒息的銳利的威脅啊！……一天一天，時時刻刻地，膨大，變濃，逼近來。我們呼吸着那個。我們在那裏面感得窒息，正和一點一點走進令人難堪的黑隧道中去的

感覺一樣。呼吸急迫，頭腦星痛，胸脯似乎被什麼東西緊壓着一樣。路也沒有，周圍都是凶兆的濃霧，要前進是極難的。馬上，最後的災難便要在那裏，那黑暗的空虛的深處，爆發……

逼近着，一刻一刻地逼近着，那慘酷的不幸。……悶熱的空氣，滿佈在空間。但是，那該是什麼時候，從那裏跑來呢？在滿佈在空間的濃霧之中，什麼也不能看見，什麼也不能明白，只能感到有一件可怕的含有敵意的東西由身邊逼近來。——它粗暴地耳爲之聾地咆哮着，喊叫着，呻吟着，繫着可怕的鐵鍊……

師團正在出動。先是第二十七聯隊的步兵一個大隊，從多加更開到了威爾奴伊地方。砲兵聯隊，受動員令的是第二十五和第二十六聯隊；騎兵聯隊，則是第一和第二聯隊。多加更大隊，被編入了同是向威爾奴伊行軍着的第二十六聯隊之中。照我們的計畫，第二十六聯隊開到威爾奴伊該是六月十八日。那時候，多加更大隊也許已在塔休更街道之上。但是，第二十六聯隊以意料不到的速力，在十一日已開到了離威爾奴伊七十五俄里的地點——伊里斯基部落。——照這樣子，十二日或十三日便會開到當地的。這聯隊是以超速力趕着路。爲什麼呢？從什麼地方會跑出這樣的努力的呢？我們發了一個指令，叫他們停在伊里斯基，未有特別命令之前，不許前進一步。一方面，那時候，騎兵第四聯隊，“總算”已經取了同一進路。多加更大隊，真豈有此理，無論什麼命令也不聽，無論什麼上官也不“承認”，一個不對便開會，執取着挑戰的態度。

……

同行四人，比耶洛夫，波加洛夫，克勞丘克，和我——我們這次出去是爲的要實地說明當地的情勢，和要怎樣策戰才是有利。我們到了兵舍。兵舍之中，還是那一套：懶得不可名言，臭味撲鼻的襪子在那裏晾着，羹匙灘在那裏洗也不洗。骯髒的鍋子，粘滿着泥土的破鞋，在床頭——便是不成樣的外套，帶漆皮遮陽的破帽子之類；在周圍，滿棄着香烟頭之；在地板上，吐滿着痰唾；在牆角，豎着一堆刺刀和旋條鎗。赤衛兵三三兩兩地，一點事也不做，儘是在床上躺着。樣子多麼亂雜啊！但是，他們似乎并不是單是躺着的，他們似乎是在談論着這樣那樣。——當我們突然走了進去的時候，他們大家用疑問的眼光向我們看着，似乎說，“這些東西來幹什麼呢？”但是，他們一個人也不動，儘是躺着，也不問我們是來幹什麼的。只是以充滿着敵意的尖銳的視線，懷疑地注視着我們的一舉一動。我們看了看四圍——哦，真是個不吉的情景！令人滿意的事，簡直一點也找不出來。視線之中，充滿着懷恨的頑固的倔強。照這種情形，無論過幾個鐘頭，工作都是不能進行的。

令人難堪地目不轉瞬地注視了一回之後，接着便是尖銳的起鬨和嘲笑。……

——小心吧，來賜我們訓話了……來給我們演說了……

——還是紳士，上司老爺，共產黨員呢……

——我們去敬聆大雄辯去吧……他……他……他……他媽的……

這些狠毒的起闕從床上飛來，整個地和抓到什麼便是什麼（抓到飯碗便是飯碗，抓到筷子便是筷子）向我擲來的一般。……

我們即刻找到了大隊長。我們叫他叫赤衛兵集合在這兵舍之中，告訴他們我們要和大隊商議商議工作的事。但是，目的，懂得

“大隊是什麼樣子，我們該怎麼辦？”便夠了。

死樣活氣地，費了很久很久的時候，才集合了起來。——要怎麼……我們沒有精神得很……勞什子演說不聽也有數目的……

——與其給我們演說，還不如請我們大吃一頓呢……

但是，大隊長還是拼命的在想叫他們集合起來。我們聽見他對他們這樣說明着——

——總是師團的司令官呢……軍事會議……

——我們不懂這一套！他們配我們……

——但是，司令官總是司令官呀！

大隊長這樣對硬躺在床上不起來的赤衛兵們辯解着。

到後來，大隊總算聽了話。——不過大部分還是躺在床上，遠遠地聽着。

第一個開口的便是潘非路易奇·比耶洛夫。

他說話照例是很簡明，痛快，銳利，

他一點也不用沒有用的俏皮。——

——動員令既下，是非實行不可的。推托說不高興或什

麼什麼是不可以的。命令需要的正是現在；機會一失——便沒有一點用了。諸君的工作是什麼呢？——你們在說沒有衣服，沒有美食，沒有洋火，沒有香煙，……難道別的地方便有嗎？！我不知^道那裏有這些東西！你們以為烏蘭蓋爾和波蘭戰線的聯隊有嗎，嗯？你們要知道，那裏簡直比這裏還要壞掉萬倍；但是他們却沒有因為沒有香烟，便違背命令起來。……

潘非路易奇肚子裏，雖然也許并非不懂得問題不單在香烟，但是關於重要的事，終于句也沒有提。他是要想叫他們自己注意到，說起呀！

接着比耶洛夫，我，克勞丘克，波加洛夫，都發了一段議論。辯士在木桶上回答了我們。哄聲時作。而更熱烈，更放蕩，用心不正的毒舌，便從床那邊飛來。——

——為什麼在多加更把我們的鎗收去了？沒有鎗，軍隊能做什麼事？

——免~~~~崽子……他，他，他媽的……

四面發出了起鬨之聲。

——那是不用說的——我們回答說。——諸位之中，赤衛軍兵卒之中，果真有人不知道從第二十七聯隊出發的時候照軍規非把武器放在那裏不可嗎？……

——那末我們一定是羊兒了。

——什麼羊兒不羊兒？——這大隊，是要編入第二十六聯隊的；在那裏諸位便可以武裝起來……

——那末是不是要叫我們拿着手杖到塔休更去呢？要曉

得途中倘使碰到了什麼人——大隊是會全滅的呀！……

四邊反覆着惡狠的毒舌。

——諸位同志，不要說蠢話吧，什麼“會碰到什麼人”。

——要曉得在去塔休更的途中，是毫無危險的呀！……既然如此，說這種傻話，也未免也太蠢了。並且在這裏不究竟——爲了小心的原故——還有九十二枝旋條鎗嗎？……全大隊——全體——的武裝，到了那裏便可以辦到。……

——莫說“到了那裏”“到了那裏”吧，在這裏交給我們不好嗎？

——在這裏——我們是沒有這樣的權利的。……

——你們也許沒有，但是咱們是有的呀！……

從後面一排裏喊了起來。

這個似乎是他們共通着的出于衷心的呼聲，一瞬間火焰般地在他們的直視着的瞳子上閃耀着。兵卒之羣，神經質地在蠢動着；馬上有一個震彈般的喊聲發了出來，真是“屋宇爲震”——就好像激流突如衝着了兵舍，使它震憾了一般。——

——阿哈……哈……哈。…… 呵——呵。…… 真是呢！……那是一定的！…… 就這個就行了！別的什麼也不要！他媽的！……

——諸位同志，諸位即使這樣企望着，我們也不能使諸位武裝起來的。因爲武器已經一件也沒有了……

——我們要搜！……

那是一個傲慢而似有把握的喊叫。……

——怎樣搜法——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悚然反問着。

——這樣搜法；藏在那裏我們知道得清清楚楚……

這個回答是可怕的。武器，這是極其秘密的，是在我們那裏。——但是這個無論怎麼都不能給這大隊，因為那是別的所有屬的。後來，從珂怕爾又有一批運來——在那裏有一些白軍俘虜的武器。但是，據供給班的報告，其運輸極慢，那時簡直走出珂怕爾都還沒有多遠。……

——總之我們沒有鎗是不答應的，無論怎樣都是不答應的……

那簡直是拚着命的喊叫。

——諸位同志，有話請到這裏來說，使得大家都可以聽見。

我們提議。

——那用這樣費事，這裏就行了！——大家不都聽得見嗎？……

周圍的人，都大笑起來，似乎對那句話是絕對的贊成。我們簡直是挨了嘴巴般。

嘈嘈雜雜。……

——我們無論怎麼，沒有鎗總是不答應的。——剛才的聲音重新喊道。——為什麼把鎗發給了他媽的基爾吉斯人？……是不是要把基爾吉斯的兵隊待得好好的，而把我們從這裏，從謝米列欠斯克，……

羣集更激昂起來，像雷一樣的叫喚，攻擊。

——從謝米列欠斯克趕走呢？從這土地？好嗎，一邊則發鎗，一邊則趕走！不，慢着……等一等……這是不能答應的……看着吧……不，弟兄們……

我們說明了爲什麼要組織基爾吉斯軍。但是在他們的冷淡而險惡的臉上，却很明顯地帶着懷疑之色。

他們似乎是說：“隨便你們怎樣說去吧。反正‘瞎子吃餛飩’，我們肚裏是有數目的。”

兵舍的騷亂，繼續了四小時左右。

到底商議了些什麼呢？訊問了些什麼呢？要求了些什麼呢？——

即刻解除全基爾吉斯人的武裝，趕出這地方，無論是什麼結成，都不許有。

軍隊給假一月，作爲歸省之期。

剝奪士官級俘虜所任各職，而“照直”處理之。

中止農民底麵包奪取（他們把麵包給與這樣稱呼着），勿派遣官員到這地方上來。

“裁判委員會”應嚴禁鎗斃無垢良民。……

真是無數的要求。我們不管它是怎樣的愚問和怎樣的蠻話，都忍着這就要脫口而出的惡聲厲言，而一一努力給了簡單而誠懇的答辯。

咒聲，罵聲，似乎被大鴉抓了腦袋似的瘋狂聲；他們已經不再作問，只是反來覆去地喊着同一句話——所以我們想，我

們應當快些打斷這可恥的蠢事。

——總之你們要服從命令，開去塔休更！

我們說了這一句，便想回去。

——不管那裏，我們總之是不去！

——爲什麼不去？——難道你們不懂命令嗎？

——把鎗給我們大家吧！不給我們，我們一個月兩個月都是不走的。我們一步也不會邁出威爾奴伊的……立刻給我們鎗來！

——我們不是已經對諸位說明過了嗎，諸位同志……

——一點也沒有說明，——雖然你們竭力想說，却到了也沒有說。——等着吧，等二十六聯隊來到，那時候我們要給你們說明一切的，再沒有什麼問到你們了……

——第二十六聯隊的來到還早得很呢。他們要跟在你們後面走的……

——沒有那回事，跟在我們後面走！……我們要在這裏等着……

這句話的意思不便是說“我們已和急忙向這裏趕着的第二十六聯隊有了聯絡，所以我們只是等待着他們”嗎？

哦，再不能在這種地方說着費話了！——我們騎着馬慢慢地走出了兵舍；出了兵舍，我們便拿出全速力來。像這樣的無聊的骯髒的地方，真是早逃出一步好一步啊！

後來我們棄馬而行，商議了種種事情。

大隊的空氣似乎很不穩。

我們覺得，現在在我們最簡單而最緊急的事，便是解除無賴漢們的武裝，把首魁們逮捕起來，把其餘的人即刻趕到塔休更去。在這種時候，對這種兄弟們，還有什麼過意不去嗎？

但是，事情是不這樣簡單的。第一，大隊開進塔休更的日子還沒有來到呀！我們要不要就以“違背命令”的罪名而實行解除大隊的武裝呢？

——請饒了我們吧——他們到時候要說。——那時候講費話的只是很少的幾個人，並且事情也已經過去了。大隊在某一天某一天一定開拔。爲什麼要像這樣……收去我們的鎗，加罰于我們……

到那時候，事情一定會愈變而愈麻煩。

並且，在這時候沒收九十二枝旋條鎗，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這種事情，不是做不做都可以嗎？有了這九十二枝旋條鎗，大概也不會鬧出什麼大亂子來。這種事情真所謂是無關重要的事啊！

倘若解除了武裝，——哦，大隊的空氣一定會變得更加險惡！並且，在威爾奴伊，還有空氣同樣險惡的第二十五聯隊的一部隊駐屯着，這裏的步哨大隊，和多加更隊起着完全的聯絡。……不，不，傻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我們一面走着——一面這樣那樣地商議着，結果我們決定暫時就這樣讓他們去。

那時候是六月十一日下午五點鐘。

在那一晚上，暴動勃發了起來。

* * *

在真理報謝米列欠斯克地方版上，有這樣一篇社評——

“在完畢了革命的鬥爭底第一階段——即流血的戰線上底破壞的鬥爭，而移向無流血戰線——即對經濟的混亂和大衆的無智底鬥爭的時候，該使社會底一切勞動層都參加進這無流血勞動戰線的鬥士之列這問題，自然而然地便浮現到表面上來。

“要從速實現或開始一件工作，該先把該地方的一切勞動勢力一致起來，而喚起他們的對那工作開始底意識的自發的關心。這一點本着過去的經驗，是可以斷言的。

“要喚起對於工作底意識的自發的關心，當然，非把做着那工作底基礎，說明着它底先行的原因，而明示其當然的結果底原理，使大家十分懂得不可。

“這原理，俄國共產黨員是已經很清楚了。他們以很大的歡喜完成着一切工作。但是，自來便和能動的社會的建設運動毫無交涉，對蘇維埃政權差不多不很關心的非黨員大衆，該怎樣辦呢？爲用在關係大會上交換意見的方法而誘導他們能動地參加社會組織建設運動，非先把這原理和 黨的建設事業明示給他們不可。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日，威爾奴伊守備隊的非黨員赤衛兵同盟大會被召集了起來。它的目的便是要叫軍隊參與勞動事務，叫非黨員赤衛兵大衆意識地能動地參加對經濟的混亂底鬥爭，和爲建設社會主義的初期階段上的新生活底鬥爭。

“同盟大會按預定時刻開會，而以國際歌的合唱開始了當面的問題底討議。

“討議事項，有下列七重大問題——

- 1 現在的情勢
- 2 蘇維埃當局底經濟政策
- 3 民族問題，和民族政策
- 4 蘇維埃當局底軍事政策(尤其是軍事專門家)
- 5 蘇維埃當局的事業，和土耳其斯坦底蘇維埃的建設(尤其是關於中農)
- 6 土地問題
- 7 當面的工作

“大會到會者有代議員一六五人。有這樣多數代議員到會的大會底決議之反映着廣泛的大眾底意志，且將給與一般謝米列欠斯克地方民以重大的影響，是極顯而易見的。”

但是，這大會對地方民和赤衛兵却一點影響也沒有！事實寧是正正相反。——

他們只給那大會看了極小極小的“影響”；那便是反抗的態度。——他們對大會加了強制的完全的壓迫！

大會開了十天。我很僥倖地做了那大會的司會者。第一個第二個問題，似乎對聽衆沒有多大興趣似的。——這種問題，由他們看來似乎于他們自己毫無關係。在他們，這時候波蘭和烏蘭蓋爾的事，“工業化”的事之類，是毫不成問題的。——更切身的自己夥裏的事，才是有興趣的問題。——

這謝米列欠斯克的問題！！

民族問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是總還是那一套——

——爲什麼要把基爾吉斯人武裝起來？爲什麼要組織基爾吉斯旅團？

好容易才完畢了這問題底討論。——真要人的命，他們有一點小意見，便要高聲喊出來。

到了第四個問題，因一般的要求，不得已把這個追加上了議事日程之上——

“尤其是軍事專門家”

爲了這一個“特殊”事項，鬧得“不亦樂乎”，費了不少時間。

到了第五個問題，又非追加不可了。他們喊道——

——大家都在說着什麼“富農階級”“富農階級”，但是究竟有什麼富農呢？這全地方上，只有一個中流階級。——這樣寫進去吧，說是

“關於中農”！

所以我們就照樣寫了進去。關於這個問題，在提到食糧給與的事的時候，簡直鬧得“天翻地覆”便同打了蜂窩一樣。這大會到底有什麼收穫呢？——只有嘆息！

米 米 米

完畢了多加更大隊底集會，我便到晚上的同盟大會去。六時開會，十一時半閉會。明天想來又會鬧一個翻天覆地的。因爲一些代議員要提出選舉民所要求的議題來。那些議題，

我們也已知道——那是白色恐怖。——

一齊放逐，解除武裝！莫甘受“蘇維埃當局的暴壓”！在頑強的農民的武裝的手下——這地方要成爲他們的東西！

對這要求，真是熱烈得很。但是，這還沒有公表，還沒有下最後的決意。——

那一天晚上，暴動勃發了！

同盟大會閉會之後——我們心裏簡直要作嘔，好像喝了什麼黏而澀的髒東西似的。實際——我們的演說，說明，確信，要求——這些東西究竟是對誰做的呢？究竟能夠幫助了誰呢？究竟能夠說伏了誰呢？那簡直似乎是被吹進了沒底的深桶，等它跑出來的時候，便變成了勝利的惡魔底歡喜的哄笑底反響。既然這樣毫無道理，難道還有繼續下去的價值嗎？以下面這樣的“老調頭”，還要費什麼時間在結果如同打了蜂窩似的討論上嗎？——

——莫盜取農民的麵包吧！

——停止給與吧，停止吧，停止吧……

——即刻解除回回的武裝！

——莫動搖這地方的兵力！

對於一個一個問題——穩只有反對和要求。——對於現在情勢底理解，是一點也沒有的——沒有的，完全沒有的。至于幫助他人等等，更其想也沒有想過了。

但是，也并不如此呢。——我們安慰着自己。——這單是看來如此。大會看來半點效果也沒有。我們的演說和說明，

看來都是白費了的。……但是，却不一定永遠如此。——必要的偉大的言詞，總有一天會找出它的必要的場所的。即使經過十人二十人而如“馬耳東風”——它也會鑽進第二十一人的腦裏，着手從前未能動手的工作，而使他的頭腦轉變為別物的。而這頭腦的轉變，早晚會喚起他的自覺。對其他十人二十人，也非同是這樣做不可。——這種工作，雖然宛如捕雲，但是總有一天會見效的！

我們的大會，一定也是非這樣設想不可的。但是，當我們想起了那兵舍的恥辱的胡鬧，我們便變得非常煩悶和憂傷。

我們共同協議了那一天發生的事件，討論了現在的情勢。後來，大家分別，各自回到自己的屋裏。

夜已深了。時候快要到十一點鐘。姆拉托夫很慌張地跑了來，照例除去了帶着汗的鼻頭眼鏡，把不管事的眼睛霎呀霎的，——

——出了亂子了……

——什麼地方？

——街市方面，亂得利害……赤衛兵在那裏東奔西跑。看樣子似乎在準備着什麼呢！……

——你這消息是從那裏得來的？

——從馬沙爾斯基那裏聽來的。特別部不是有一個小夥子在那裏嗎？便是他跑來告訴我們的。……他還是剛剛跑到的呢！……

不如叫特別部的馬沙爾斯基來問一問清楚吧——

——有要事相談，請即來。……

姆拉托夫走出去了之後，比耶洛夫馬上跑了來。在他後面，跟着一位暗號部的同志。——名字現在已經不記得了，我只知道他是一個在師團司令部占着相當地位的穩健可靠的青年。

——喂，聽着吧，這一位要講給你聽。——比耶洛夫用下顎指着暗號部員，趕忙地說。但是因為性急的原故，終于自己搶着說了出來。——

——司令部裏，突如跑來了兩個人，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什麼時候？

——不，就是剛剛，不多久之前。……他們說，夜裏鳴‘號鎗’兩響，赤衛兵便要一齊蜂起。

——蜂起？

——正是。並且還要進擊呢。

——什麼時候進擊？

——不知道。……他們兩個人說，誰也不知道這個，只是有暗號便進擊。……

——為什麼不把那兩個人拘留起來呢？

——沒有時間呀！……他們兩人講完了話便跑掉了。並且又是夜裏，你看，這樣黑……

窗子外面，是“伸手不辨五指”的靜寂的深夜。

我們後來談了一回本部的命令的事——那時我的心裏，

痛感得要從本部期待到什麼，是再也不行的。我的對手不能說得怎樣正確，而我又不能含糊作罷，所以我們便不說那件事了。

比耶洛夫接着又報告了一個新的不快活的事情。——

——從沙馬干運來的武器，也聽說被赤衛兵搶了去……

——這可非搜查不可……

——當然。……我要到調查部去跑一趟。……馬上就回來。……

——我便要在這裏等馬沙爾斯基來——兵舍的事，問他便能明白。……

馬沙爾斯基騎着跑來了。照例匆忙地聯珠砲似地說。——

——兵舍裏發生了沒趣的事呢！……我現在更派了新的代表去。……但是沒有人去我們也知道的——我們應當馬上集合起來想一個辦法才好……

這時候那亞便即刻替我們打電話到各方面去，告訴他們集合到這裏來。有些難于用電話叫來的同志，便叫可靠的同志美多維吉奇騎着我們的可愛的“九丘卡”去喊。……

不多久，大家都集合了起來。——坡士多奴伊歇斯，克勞丘克，歇加布托吉諾夫，路般奇克，維爾美尼契斯，馬美留克，尼基特欠珂，阿利特休勒，珂洛梭夫——十人或十二人左右。(註五)這時候，尼基特欠珂報告說他在途中曾聽見兵營那方鳴鎗二響。……在屋子裏是因為吵的關係，所以沒有聽見。……

……

當然，從這些斷片的消息，是不能知道明白的情形的。可以說的便是：兵舍方面空氣很不穩，似乎在那裏計畫着什麼。……

(註五) 孔多路休金那時候因為巡視各地的原故，所以在皮休皮耶克。枯辛自從多吉那札珂夫事件發生以來，便一直在塔休更。坡列納斯呢，也同被派到那裏去了。

但是，究竟要怎樣才能防止這將要勃發的騷擾于未然呢？事件是一刻一刻地進步着呀！

——諸位同志，情勢是一分鐘也不能猶豫的。……我們一定要着手準備一切才是。我們一定要組織地去抵當危險才是。馬上決定各自的事務吧！我們先要設立一個總部……三個人。在這種情勢之下，一個人是不好的。

三個人被指命了。馬美留克，孚爾瑪諾夫（譯者：按即本書作者），姆拉托夫。……幾分鐘之後，比耶洛夫跑了回來。代替馬美留克，他被作戰本部採用了。提到武器輸送，真是令人傷心。——被奪去了呀，現在，武器全被奪取了呀！……哦，真是什麼話！

——本部要即刻調查總動員現有勢力。……要按着各方面的情報，而下指令。……要握住作戰方面的實權。（註六）要和特別部，裁判委員會，黨立學校，黨委員會，國際中隊保持聯絡。大家要把步調一致起來站穩了。看現在派到兵舍去的特別部的新代表的報告如何，這計畫得隨時放棄。

(註六) 這件事我們應當講一講，便是，軍事會議雖然存在着，但是那時候還沒有做什麼理論以上的工作——實際的工作。我們照習慣存續了全權，但是在那個時候，無論名稱叫什麼全權或是長官，一個人在全組織機關的名下行使職權總是辦不到的。所以作戰本部是必要的。

敲門的聲音。——董斯奇夫，多加更大隊長，很慌張地走了進來。他的臉雪白，眼通紅，呼吸非常急促，非常匆忙地說

——我那裏的大隊蜂起了。團結了……往什麼地方去了。——一定是往要塞去了。他們一句話也不說，把我摔下了。……他們本來想把我捉起來的——我逃了出來。……兵舍附近的羣衆，也都武裝了起來。——我真不懂他們的武器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還有不少從未見過的傢伙，也夾雜在裏面。……

我們抑住了興奮，很注意地聽了他的話；但是有一點覺得很疑惑。——

“那裏有大隊長而整個地不知道他的大隊裏發生的事的？——這一定又是在耍着把戲呀！”

但是，我還是感謝着他的報告。——

——請你稍爲等一等，在隔壁那間屋子裏。請你那裏也不要去，因為門邊有警手站着的。我們立刻要調查一下這個報告呢……

和各方面的聯絡已經成功了。裁判委員會和特別部，把

偵察隊派了出去，叫他們碰到行跡可疑的人，即刻捉來。……

——歇加布托吉諾夫君，就請你指揮步哨大隊吧。請你把情勢給大家說明一下，用電話也可以。請你告訴大家我們做着的事，和那些事非做不可。……

林登保姆，到國際中隊去；尼基特欠珂，到裁判委員會去；比耶洛夫因為要發命令，到師團司令部去了。

飛電。……

——去了……去了……

——誰到那裏去了？

——從兵舍……到要塞方面去了……

——人多嗎？

——看來四五十人。……

非即刻阻住他們的去路不可！派誰去好呢？結果從國際中隊裏派了二十八個人去——取要塞的近道前進。指令——

——莫使侵入要塞！解除他們的武裝！非不得已不要開鎗！即刻開始談判！要求他們把鎗交出來！

國際中隊比我們的指令更簡直地解決了這件事。——他們和暴徒一同進了要塞。在要塞——果真沒有開鎗。因為要塞守備隊根本就沒有抵抗，駐紮在那裏的便是“我們的”謝米列欠斯克隊。開了城，——

——請自由地……

知道了派遣隊倒了戈、加進了暴徒隊伍裏的時候，——我們的魂都凍了起來。

那中隊不便是我們最信賴着的部隊嗎？到此刻，再有誰可信賴呢？雖然倒戈的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誰能保障其餘的就不會完全倒戈呢？

歇加布托吉諾夫從步哨大隊打了電話來。——

——這裏的大隊是幫着暴徒的。他們也到要塞去了。…

……

——一齊去了嗎？

——不，五十個回回還沒有去——我要即刻把他們派到你那裏來。

——對的，快些！但是，却不是到這裏來。我們要和工作本部一同移去師團司令部——所以就請把他們送到那裏去吧！

我下了暗的石階，在孕藏着被黑暗包裹着的危機底街上摸索地走着。

趕着路。誰也不說話。“蹣跚跋趾”地往師團司令部趕着。

——阿樂夏——這是給珂洛梭夫的指令。——請你到黨立學校去，把武裝了的帶到這裏來。

阿樂夏——立刻照着指令。

維爾美尼契夫，作為地方黨委員會的一員，經過了我們大家的贊成，在地方黨委員會名下，對接續城鎮委員會發了一道指令，命即刻召集黨員，武裝起來，往師團司令部集合。

一回兒，在中國人（註七）馬三弟指揮之下，步哨大隊——

歇加布托吉諾夫派的部隊開到了。五十四名。——我們把他們容納在師團司令部的廣場上了。

(註七) 有人報告,馬三弟是東干族,而不是中國人。

廣場上真是鬧得“不亦樂乎”。人影前前後後。赤衛兵在忽忽忙忙地向各處搬運着什麼東西。在門那裏,有人用很嚴厲的口氣很簡單地在對誰下着指令——我只能聽見斷斷截截的話句。把機關鎗運去了大門口。在牆腳邊,有一匹馬咬了旁邊一匹馬,那匹馬便跳了起來。——站在旁邊的赤衛兵,用鎗托把它們分開了。在師團司令部的門那裏,黑的人影兒在那裏轉來轉去。——廣場上嘈雜得很,真是興奮和不安底旋渦啊!……我們圍着司令部的薄暗的大客廳的檜木大桌子,調查了我們的勢力。我們的勢力是如此——

裁判委員會	六〇名
特別部	七五
國際中隊	一〇〇
黨立學校	四〇
師團司令部附屬共產中隊	六〇
步哨大隊殘部	五四
市黨部	三〇 (註八)

這便是現有勢力。總計——約四百名。勢力不小。對的,不小,痛快,這是有望的呀!……

(註八) 據調查,市黨部的武裝黨員只有二十名。

——禁聲……禁聲……禁聲……那是什麼呀?

我們豎起耳朵來仔細聽着。我們遠遠地能聽到軍歌聲音，愈來愈近。——

我們是所有民衆的
勞動人民家族之子……

那到底是什麼些人呢？真地來了嗎？本來我們還只當會從完全不對的方向，十字路公園那方面受攻擊呢。在那方面，是到處有我們的斥候和檢察隊的。到底唱着軍隊行近這邊的，是誰呢？

果利亞契夫之妻，克勞丘克之妻，那亞和安東尼那·孔多路休基那——她們總是和我們一致行動的，現在也一同來在師團司令部。她們是在要和我们共運命啊！她們現在特別担起了偵察的任務。

——那末讓我們去偵察一番吧……

她們走了不久，便帶來了一個令人欣喜的消息。

——黨立學校來了呢！……

他們結成一隊，取小道走了來。那路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近得多。

到了司令部，立刻在廣場上駐紮起來，投向了混亂的旋渦中。

只有用什麼武裝着的才能抵抗呀！我們只有一刻一刻地等待着最後。交戰準備已經成功了。——在圍繞着司令部的廣場上，擺了個縱隊陣形。發着黑光的機關鎗，有些令人難堪地張着它的尖銳的鎗口。步鎗和旋條鎗時時卡卡作響。

我們一分鐘也沒有把眼睛離開十字街公園那一邊。

對於武裝，是非用武裝對抗不可的。但是我們也預先知道，這並不是最後的解決。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問題決不是那樣就可以解決了。我們一定要敏速地觀看情勢，謀議一番。

看吧，情勢真是複雜得很。事件非同時從各方面觀察不可。——

和中國的關係。……安年珂夫·西契爾巴珂夫的威脅。……再度的民族的大虐殺底威脅。……七千名白軍俘虜。……

可怕的叛亂的光景，活生生地在我們面前展開着。並且勝利看來是將歸暴徒那邊！——私刑，無智的獸性和殘忍的復讎，掠奪，牧場底火攻，……原始的血腥的騎士節，……在這恐怖之中，白軍總帥氣意揚揚地騎着馬走着。……

是的，這並不是幻想；這是非常現實的光景。

非這樣是不會停當的。只要明白當時謝米列欠斯克地方的複雜的內情和各方面的切迫而錯雜的全情勢，便會懂得這一點。

但是，究竟要怎樣防止于未然才是呢？以我們所有的這樣的勢力，究竟要怎樣做才是呢？哦，當然，那是真正有希望而可信賴的鬥士——他們也許可以一擊而搗毀了暴徒的全計畫呢。四百個人——這是一個力呀！但是，這却不是我們的力——不是我們從事工作的那個力。

我們已經知道，在要塞有千枝以上的步鎗，赤衛兵陸續背反了我們的命令奔向了要塞，隣接哥薩克村也有村民逃去。

——他們在一轉瞬之間知道了一切情形。或者，預先就知道了。

在要塞方面，食庫是早已被破壞了；他們把武器取了出來，給了那些進城的人。……在那裏有大砲三門——而我們則一門也沒有。在那裏有機關鎗十架——而我們則只有三架。
……

這地方上的人，完全同情着暴徒。他們專在等待着徵發者，把軍隊運上費爾干地方去而企圖把回回武裝起來的那些惡魔布爾塞維克被放逐的一天。……謝米列欠斯克農民，將也幫着暴徒那一邊。……市方面，也不是我們這邊的人。哥薩克村，也不是。基爾吉斯土着民——這些無武裝的貧民，對武裝軍隊能做什麼事呢？塔休更，則在山那邊七百俄里，並且它的全行程都是沒有鐵道的。此後即使有援軍來，也非等一個老久老久不可。雖然布拉傑維奇會從西伯利亞趕來，但是急速的援軍，却一處也沒有希望。自己的力……這到底是怎樣呢？

但是，叛亂將一竟繼續着。以異常的速度，而變得愈廣愈深。我們的積極行動愈慢，成功的希望一定也愈少，而工作也一定會變得愈加困難。應當立刻想出一個對付方法才是啊！一定要馬上堅決地選擇一個一條線的行動，實踐它，實現它才對啊！——一定要拿出鐵的意志來，不顧一切，堅持到底！

電閃般的思索。我把流出的策畫一條一條報告了大家。

1，勿以攻勢出之。非不得已不應戰，以為自衛。

2，記着吧，最初的一發——這是民族的虐殺的信號；它

會帶着挑戰的意味，而使執取 自由行動。

3, 竭力平心靜氣地交涉。

4, 不辭爲最大之讓步。但是應當記着，這祇是一時的。

5, 一方面向塔休更乞援。

6, 使比較可靠的騎兵第四聯隊開近威爾奴伊。該聯隊現在開到了離開當地二百俄里的地點；沒有必要的時候，可不使捲進這事件的渦中。

7, 即刻和別的所有軍隊聯絡，以冷靜的態度，把這次的突發事件的內容報告他們到某個程度，但不必把事件的內容盡行宣布。

8, 散傳單。

9, 使暴動終止于一個地方。也便是說，把它限止在威爾奴伊地方，不要把它擴大到鄰接各地方。

10, 勿使任何人知道我們的情勢不佳，不然一般居民會馬上援助暴徒去的。

11, 互相報告各自的行動計畫，竭力相互聯絡支持。

我們這樣地考察了并且趕成了我們的行動計畫。

但是在策戰上，是非取臨機應變的處置不可的。我們應當竭力把我們的爪子遮藏起來；而一方面，我們要把它磨得快快的，以便擔當軍使，外交官，辯士，司令官，兵卒，一切職務。

我們要做一切準備。

但是，我們要至死留在此地，一刻也不離開以可怕的災難的威脅相對的東西的眼睛。這時候，當然只有兩條路。一條

是很簡單的——

便是請求和議。便是在雙方勢力不齊，而衝突便在目前的時候——請求和議。便是騎着馬爬山到皮休皮耶克去。

這是最簡單而最安全的辦法。只要能從逼在目前的死裏得救出來——這就可以了。即使從逼在目前的死裏逃了出來，也有誰非難呢？

但是，此後該怎麼辦呢？到那時候，實權將歸于暴徒之手；此後便整個地是黑暗。——可怕的昏暗之夜。但是，在那個的深處，有一枚染着血的紅舌頭在捲動着。

還有一條路便是，無論馬想怎樣發瘋般地飛奔，也不撒繮。無論疲于多少山河，累得要倒，也要竭力相信：途中只要能夠收住繮繩，便要相信（即使馬的兩唇會因而裂開，而倒在路上）：……瘋了的馬將平靜下來，而保住性命，馬和主人都因而得救！

一刻也沒有躊躇。——決心死守這裏了。不管它怎麼啦！

米 米 米

早晨四點鐘，我便打直達電報去塔休更。是當時的土耳其斯坦軍總司令官諾維茨基的代理孚侖傑接的電報。我給諾維茨基說明了全經過。（註九）這爲的是要：一，聽聽總司令部關於我們的行動計畫的意見；二，試對他們提議從塔休更派遣武裝援軍的問題。我已經記不清楚我們說了些什麼話；只記得和孚侖傑用電報忽忽商議了一番之後，諾維茨基便說他就

要派鐵甲分隊和步兵中隊前來。我提了一下飛機的事，但是那方面沒有回答，也不知道是答應了呢，還是沒有答應。我們終于接到指令叫我們布告戰時獨裁制，作為現在情勢之下的一種非常手段。

（註九）這會話的記錄，我手頭已沒有了。我翻查了種種文獻，也沒有找到。

哦，但是這時候宣告獨裁，是非常危險的呀！實際講來，獨裁是只有在非常的時候才可以宣告的。但是，不管怎樣，要實施這個，總非有一個有希望的勢力作依傍不可；不然，便會弄得一敗塗地。以現下的情形而論，光是威嚇是不中用的。唯一路子，便是怎樣說便馬上怎樣實行。倘若許了的話而不能實行，光是威嚇而不能實施——獨裁也是會“不攻自破”的。和我們以誠心相待的人，一個也沒有。所以獨裁將來一定會是一吹即跑。總之我們是沒有實施獨裁制的力量呀！現在同我們在一邊的——也料不定幾時要倒戈；他們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拋棄我們的。獨裁的方法，常應當是峻嚴的；而當實施它的時候，一定要有自信和鞏固的勢力，才能有利呀！……

但是我們的勢力怎樣呢？哦，這真是不堪設想的事。——我們唯一的辦法便是使要塞的駐兵生起氣來，即刻採用決然的行動。但是，我們却不能不採用整整相反的方法。我們一定要抑住熱情，柔和正達最高點的暴徒底憤怒，鎮壓火頭，而防止其爆發于未然啊！……為了這個目的，我們要立刻把黨立學校派去要塞做秘密活動。為了這個，我們非割出我們

最後的勢力不可。但是，這是不得已的事。要塞的駐兵，因為興奮的關係，所以無論是誰入城都歡迎，也不加以研究，便很高興地把他們加進了同志之中，只要有武器，便把他們武裝起來；所以我們相信，到那裏去的我們的派遣隊，也一定會被歡迎着入城的。

事實也就是那樣。他們混進了要塞之中，而從事了破壞的任務。我們總算得到了活潑的消息。但是，這也只是頃刻之間的事。從威爾奴伊各部隊變節過去的一些傢伙，馬上發覺了這件事；所以黨立學校的一些人，沒法只好逃了回來。

有一件可驚的事，便是和要塞電話接通了。有時簡直可以說些沒有用的話了。我們明白了大體的情形。譬如我們大家談論着，由雙方派出代表試行種種談判是否有利——也許會發見一個妥協點也未可知，以全體而論，也許會釀成一個更良好的空氣也未可知之類。

據要塞方面說，關於這個提議，現在他們還在考慮着，但是結局也許不至拒絕。果真贊成了。——

——先派幾個代表到我們這邊，要塞這邊來吧！我們就要在這邊開始談判。

真正，這究竟要怎樣才好呢？這無疑地是危險的事，但是我們却非答應這個提議不可。——要靠兩三個人排除難局，大概總是辦不到的。但是，無論什麼事試試總也好啊；並且，也許會有什麼結果，也未可知啊！單是“開始”這件事本身，不已經是一件事了嗎？我們準備了代表。——歇加布托吉諾

夫，姆拉托夫，和師團附屬軍需部次長葉非莫夫。還有，在要塞方面，阿吉多爾林似乎也要加入。——阿吉多爾林是歇加布托吉諾夫的一個好朋友，曾經做過助手；後來在歇加布托吉諾夫將要完成危險的重要職務的時候，他不斷地替我們努力于了他與我們之間的聯絡。

代表出發了。我們凝神等待着它的結果。有的人是期待着好的結果，而有的人則不。我們豎起耳朵仔細聽着從要塞方面傳來的聲響。有的人相信他們一定以好感相見了。有的人則說他們一定一見面便鬧翻了。還有的人則相信他們到城門便被解除了武裝，被帶去要塞的深處鎗斃了。終于有逃回來的三四個黨立學校的人，帶來了確實消息，——要塞那邊，和代表不很說話，態度極其粗暴，而含着威嚇的意味；他們馬上將他們綁起來關在要塞監獄裏了。要塞方面鬧得很利害。——他們是在想採取斷然的方法呀！

但是，我們這一邊是否有什麼新的事情呢？——我們是什麼也不幹，專在等待着一分鐘一分鐘逼近的攻擊呀！

代表被捕的消息馬上洩漏了；從市方面一直傳到了隣接城鎮和牧場方面。

一切消息和流言飛語，當時都以可驚的速力傳布着。在一轉瞬之間，真地在一轉瞬之間，便傳遍了廣汎的地域。——這個，電話和傳令雖也有一部分作用，但是大部分還是要塞騎兵隊幹的好事。

做代表的歇加布托吉諾夫被捕了。這件事異常刺戟了士

民之輩。最後的飛電！——發最後通牒吧！釁端已熟；我們的代表是被捉起來關在監獄裏了呀！準備戰鬥吧！更活潑地，更活潑地，更活潑地蹶起吧！！

馬三弟慌慌張張地到師團司令部報告說。——

——剛剛一羣基爾吉斯人跑到了。他們向我要武器，說要到要塞去救出歇加布托吉諾夫來。……他們說要跑到山上去，叫那些牧場上的人蜂起。他們在相信着全軍立刻要蹶起呢！但是，我們沒有武器的，所以他們只好空手走了回去。……一些回回們的心裏也極度地在戰戰恟恟。有不少人因為怕虐殺的原故，簡直藏了起來。……

我們命令馬三弟，叫他即刻去叫附近的年青人去告訴士民：目下並沒有什麼大亂子發生；將有非常的危險到來的話，完全是誇大之言，大部分是假造的；歇加布托吉諾夫絕對沒有被捕，只是爲了交涉的原故留在要塞而已。

那時候我們接到報告，知道有十二個要塞方面的代表來在師團司令部門口，要和我們交涉。我們叫他們走了進來，即刻把他們領到了司令部的大客廳裏（我們的軍事會議，便是在那裏開的會）。

——我們，要塞軍代表，——他們給我們說明。——爲要協商種種重大問題，來到此地。

我們當然便提起了我們的被拘的同志的事；爲什麼把他們捉了起來呢？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呢？釋放不釋放呢？什麼時候釋放呢？

要塞方面的代表說，我們的同志已經釋放了，他們不久一定可以到這裏來，“他們這次被捕，是出于錯誤，是誰幹的事，還不知道”。

哦，莫放屁吧！——我們心裏想。但是我們却不可以興奮；我們一定還要保持冷靜的態度。

仔細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我們看出他們這裏那裏地窺看着，在想探出我們已經準備到什麼程度，在要以什麼方法什麼勢力救急。但是我們裝得什麼也不知道地把一個一個的門都關了起來。好嗎，把他們放走還行嗎？讓大家在這“空空如也”的屋子裏，繼續說痴話吧！從代表底特別謙遜的應答看來，我們即刻知道：和他們說話，是一點用也沒有的；他們來此只爲的要窺探這邊的情形，所以他們說的話和保證，都是一文不值的。

——不過，說來說去還是一句話，扣留我們的代表，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怨我們不知道，——他們點頭爲禮。——我們不知道那究竟是怎麼回事。關於這件事，我們並沒有被委任全權。

……

他們幾個人互相看着互相的臉，似乎怕說錯了什麼話。

——我們來此，只是要報告你們，要塞是很愛和平的

（“很愛和平的……很愛和平的”……——另外三四人一同跟着說）決不像這邊這樣喜歡流血之慘。這邊的代表先生們，在要塞曾和我們說起這事，所以我們跑來請求你們相信，我們

是整個地愛和平的（“和平的……和平的”……——另外幾個人又跟着說）。

——那末，諸位，究竟是什麼緣故呢？究竟爲什麼守備隊要特爲像那樣寵城呢？到底惹起了什麼問題呢？——講來吧！

——不，我們恕不能辦到……

——是的，不能辦到，簡直不能辦到……無論怎樣也不能辦到。——要塞方面的代表一同幫着說。

——到底爲什麼辦不到呢？單作爲預備交涉，也不行嗎？

——那預備交涉也是辦不到的；我們關於這事並沒有被委任全權。我們，老實講一句，來此是爲的要鎮撫司令部這方面。……

——但是諸位爲什麼不從要塞退出守備兵，和我們誠心誠意地開始正式交涉呢？

——那要等第二十六聯隊到了再……

——怎麼，第二十六聯隊？

——要等這聯隊到了，再進行交涉……他們不來，我們什麼話也不能說；因爲一定要同時把各種事情併在一起說明……

就是這種神氣，混過了半個鐘頭。

我們竭力主張由這‘會見’而作成一個議定書，以共同聲明的形式調一下印。但是要塞方面的代表，很嚴厲地拒絕了這個，並且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肯寫。

真是開不完的會議！他們說話非常含糊，定規的話簡直

一句也沒有，說來說去老是這一句話——

——我們來此只是要鎮撫……鎮撫司令部這方面。……

唔，“鎮撫”之類的話真令人够受了；而那些熱心地在搜尋的人都在害怕着，以為牆那邊一定有什麼躲藏着。

互相猜疑着的一些人，面對面地坐着；互相捉着對方說漏的話，在猜度着對方的心事，找着對方的弱點。

被要塞方面捉了起來的威爾奴伊要塞司令官沙拉耶夫，也跟着要塞方面的代表來了；但是一直把他藏在後邊了。他們終於決心利用這一點，於是對他說——

——倘若不倒戈，姆拉托夫和歌加布托吉諾夫的腦袋便要沒有了！

我極想和沙拉耶夫單獨談一次話。因為我想從他那裏聽到些要塞中的情形。但是那一點也沒有能夠。我們是一同在大家面前坐着呀！並且要塞方面的傢伙是緊緊地監視着沙拉耶夫呀！我們只是用眼睛通着言語。——我從他的真摯而緊張的視線裏，看出他似乎在說“事件不是鬧得玩兒的！”。他回答我的想要發問的視線，只是慢慢地縱裏搖着大的頭。——

——不好，很不好……

但是我們不能互相談話。

在我們對坐着開着會議的時候，要塞方面打了電話來，說希望我們派幾個新的代表去，去即刻討論整個“赤衛兵問題”。

沒有辦法。只有派去。要派，便是在要塞方面代表未走

之前。我們的代表倘若不回來，那末我們也不放要塞方面的代表回去。……

我們選派了四個人。——副官克勞丘克，別列斯涅夫，珂普伊洛夫，歇多維夫。他們的任務——簡直不應當說出。只要窺探窺探情形便好了。只要能探得了要塞的空氣便好了。他們要探聽首魁是誰；推定要塞的兵力；探得要塞方面究竟在企圖什麼，固執這個到什麼程度，我們應該讓步到什麼範圍？

準備停當，出發了。而我們呢，則留在師團司令部，和這無辜的代表說着費話，“耍着骨頭”。

我要在這裏說一說我們的代表之一怕維爾·別列斯涅夫。他在暴動前夜，因為舊惡的關係，或許是新的，差一點被特別部捉了起來。那天晚上老夜老夜地，在同盟大會閉會之後，差不多十點鐘左右，別列斯涅夫懇求了師團司令部的助力，到師團長比耶洛夫那裏去了。但比耶洛夫把這件事一直拋到了明天早晨。別列斯涅夫的意思是想，先在師團司令部裏的自己的地方避上一晚，等明天早晨再個人地去把一切情形說明給馬沙爾斯基。但是那天早晨——這個大事件勃發了！不祇是別列斯涅夫的事。在我們之間，也有人相信：別列斯涅夫乃暴徒的首魁，他只是來親自偵探司令部的情形的，等到一有眉目，便要命令將我們打倒！

——提防着別列斯涅夫吧！——他們說。——那東西明明是暴徒。他在整個謝米列欠斯克計畫着惡計；照那惡計講來，他早就應當處以極刑了。……我們一定要即刻把他監禁起

來……

當時別列斯涅夫正做着全謝米列欠斯克軍的指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出色的別動隊指揮者，一個有“萬夫不當”之勇和鐵般的意志底冒險家。在兵卒之間，他有異常的聲望；但是司令部方面，却不很看重他，因為他竟寬容着掠奪騷擾的部下。別列斯涅夫對於這事，從未說過不服的話，雖然看來他自身並不像有罪。他只是以‘可愛的地酒’自娛着，用他自己的方法保持着他的“權威”。

不知爲什麼，別列斯涅夫特別被比耶洛夫信用着愛好着；所以便到他那裏求助去了。

我們和比耶洛夫商議了一番。——

——我們不妨施上一計，也許會是有效果的呢。第一，要塞方面聽見別列斯涅夫被捕，正在咆哮着；照這樣下去，也許會鬧出事情來也未可知。所以我們還不如把他來利用一下看看。

我們把別列斯涅夫喚進了別室，懇懇地對他說——

——別列斯涅夫，你是很能幹的。當然，你一定也知道要塞那邊幹的事是不會無事過去的。但是幹那樣的事究竟有什麼好處呢？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嗎？從塔休更方面，已有鐵甲兵和步兵開來。——不久大血戰便會開始。那些傢伙只是爲着半文不值的傻事情起着鬨；他們自己也許都不知道他們究竟爲什麼原故在鬧着。他們一定抱定着這個主意，以爲威爾奴伊是個偏僻地方，只要跑去了山那邊——便不會被追到了。

……但是想一想吧，倘若此後還不平靜，究竟要怎樣辦了呢？到那時一定會吃一回大苦。愈來將愈不能輕易了事。但是我們管緊着兵呀，叫他們竭力避免流血。所以，不知你也可否在這上面出一點力不？因為，在那裏你也許是非常有用呢。……因為要塞那邊的人都和你相識，並且你在那裏也總要算是個權威。現在我們正要派代表開談判去，你能不能走一趟來呢？我們並且要請你幫着說說話；因為要塞那邊的人，是不信我們的話的，而信用着你所說的話。

別列斯涅夫答應了。不知葫蘆裏裝的是什麼藥。不過總之是答應了。

我們別有所見，把問題明白地說給他聽了。即使他向要塞方面倒了戈，也可以使他們那邊人知道我們這邊已有援軍從塔休更開來；而這件事，也許能阻止他們的行動到某個程度。後來我又告訴他，我們極希望能不流血而解決了這件事。後來又特別加勁地告訴他了這件事；這件事也是我們自身行動的基礎條件——讓我們照着這個條件，而樹立我們自身的作戰計畫吧！並且，這件事于他一個人也是極其重大的。便是——倘若他能替我們這邊出力，我們便可以替他運動寬宥舊惡。

如此，我們馴服了別列斯涅夫。

我們以監視的眼睛看着他；雖然并不完全信用他，我們總之決定叫他參與了事件。

一方面，我們叫可靠的青年路易梭夫帶了一封秘密文書

給第二十六聯隊。——

——路易梭夫，記牢着吧——我們命令他說。——倘若暴徒看了那封信，便什麼都毀了。來臨的將是即時破裂。……聽見沒有，你一定不可以被暴徒拿到……一定不可以把那封信給他們拿去……

路易梭夫騎在馬上，把信很小心地放在裏面的衣袋裏，微笑着說。——

——你看我的吧！你們放心好了。誰敢動一動這封信，我便要請他吃這個！

這樣說着，他緊握手鎗給我們看。

——啊，好了好了，路易梭夫，已經去了！去了！

馬揚着塵土飛跑了去——路易梭夫走出了街上。

到後來我們才知道，他那時很善長似地選着無人通行的道路跑去了山地，在那裏也選無人走過的小路走着。這個，可說是他的“拿手好戲”；越無道之山而行，在他乃最確實的近道。

信上面，我們給聯隊長說明着這次事件，並且指示着聯隊究竟該取怎樣的行動，該怎樣來適宜地援助我們。聯隊長本人，雖然並不覺得有什麼危險，但他的部下却胡亂得利害，簡直把推翻聯隊長視爲了極平常的事。這真又是些和謝米列欠斯克軍一式一樣的“寶貝”呢！……

那時候，要塞方面也派代表去了第二十六聯隊。

但是路易梭夫比他們先到了那裏，竭力奔走，叫聯隊長做

了一切準備。要塞方面的代表一到，便馬上拘禁了起來。

要塞那邊的傢伙，簡直毫無辦法，以全權委任的事爲口實，搖晃着委任狀，要求許他們去報告給全聯隊。他們並沒有許他們到聯隊裏去；並且暗示他們，叫他不許吵，吵了便要請他吃旋條鎗；他們才安穩了。聯隊一點也不知道暴徒代表的事。

代表很執拗地只是想着聯隊的事，他們懇願許他們在‘全赤衛兵同志諸君’面前做一次公開談話，只要一次就可以。但是這事在我們却是最大的危險。‘以心傳心’！——全聯隊一定會不贊成我們，而跑到暴徒那邊去。那些傢伙和謝米列欠斯克乃是一個血統啊！

在我們的信裏，寫着這樣的話。——聯隊無論怎麼都不可以擅自移動。無論取什麼形式，都不可以叫要塞方面的人和兵卒會面。應當使得他們能在正確的觀點上理解威爾奴伊事件，使得他們知道威爾奴伊事件，乃進向打倒蘇維埃政權底白衛軍暴動的發端。並且還應當一方面用嚴罰主義威嚇暴徒，一方面使得聯隊執鎗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決心鞏固起來。……

我們也給了騎兵第四聯隊和馬鎗隊這樣的指令。從這所有方面，來了這樣的反響，意志表示。——

莫把蘇維埃政權交給無賴漢！

這在我們實是一個很大的援助。雖然我們也知道這種意志表示是三文不值的，明天倘若第二十六聯隊來到了這裏，不到十分鐘便會走進要塞，不到二十分鐘便會來攻擊我們，但是總之是替我爲力不少。

要塞方面這樣揚言着，也不是沒有根據的事呀！——

——那種意志表示有什麼用，倒是誰幹的好事？聯隊自身，一定什麼都沒有知道，——知道的只有幹部的先生們和共產黨裏的傢伙。……試把聯隊自身引渡給我們吧——我們馬上便可以辦妥交涉的。

由此看來，他們和聯隊辦了交涉，把聯隊拉去要塞那一邊，可見是既定的事實了。我們也知道這一手；所以我們雖然大大地利用了那意志表示，竭力到各方面宣傳去了，而內心却未置以價值。

而一方面，我們的勢力，令人悲觀的我們的勢力，却只在減少着。

要塞司令官的部下，馬三弟引率的步哨大隊殘部跑去了要塞那邊，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他們並不是真心同情他們，只是怕做了極小勢一邊的人，將來會在那樣的大敵面前變得勢孤力弱。因了這個想像，連黨立學校的那班小子都開始了走去要塞的商談。在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也有不少脫走的人。還有一個特別部員，逃去的時候並且還帶了機關鎗的雷管。

我們的勢力，真所謂是“支離滅裂”——我們是孤立着。黨立學校和國際中隊也脫走了。

一共只有十五個至二十個左右的黨員剩在這裏。到這時候，武裝的對抗之類，當然是談不到的了。事件解決之道——我們非常明白這件事——，到了還是在於我們的忍耐力，冷靜

的對抗，強韌的神經，和無限的精力。

二十八對暴徒五千！現在，要塞那邊，是五千以上。武裝兵一千五百。一般居民還帶着些馬去，所以又組織了一個騎馬隊。

一言以蔽之，要塞那邊是時時刻刻地擴大着強化着，而我們却是極度疲弊，剩下的祇有極小的一團。——我們祇剩了我們自己。

特別部也把重要公文統統移管于師團司令部了。銀行方面，也把一些重要的東西移管在這裏了（這是細心的馬美留克幹的事）。都移管了。

都向師團司令部集攏來，以便和集在被狂暴的天災所襲的小島一樣。

我們的代表一無所獲地從要塞那邊跑回來了。要塞方面的代表也回去了。（現在他們正是被我們暗示了從塔休更將有援軍來到；我們在這威爾奴伊的實力，我們的作戰，和其他事情，而變得非常想吃東西的‘飢民’。）

要塞方面，又要求了新的代表。并且人員都指定了——師團長，師團軍事會議長，旅團長二人，以及其他。

現在不是儘着滿足他們的要求的時候！應當暫時觀望觀望才好啊！不然，他們會以為我們完全是無力的，所以隨便什麼都即時答應了。并且，為什麼一定要什麼師團長，旅團長之類的‘有名’代表呢？……不，不，已經明白了。——他們是在想奪去我們的軍部巨頭呀！這種犧牲，是無論怎麼也不答應

的。

我們拒絕了。我們告訴他們，說我們不願在要塞會見，你們可派代表到司令部來。他們也拒絕了這個，說司令部是不來的。後來我們便提議，說會見地點，可擇一中立地帶，既不是要塞，也不是在師團司令部，而是在基爾吉斯旅團本部。要塞那邊再三考慮，結果是贊同了。我們把時間決定在午後四時，代表雙方各派十名。交涉的準備和材料的蒐集整理弄停當之後，會見了。

城裏早已在沸騰着。受了驚嚇的市民，在晚上已經知道了在暴動勃發的第一瞬間；軍隊從兵舍向要塞方面移動去了的事。哦，真是流言飛語的洪水呀！——

——聽說雌伏着的哥薩克蹶起占領了城呢！……

——人言西契爾巴珂夫已從中國回來，全市已歸白軍所有。……

——聽說‘當局’都被定了罪。……

——聽說赤衛軍投降‘哥薩克’了呢！……

真所謂是想到什麼便說什麼。並且在傳說的時候，又添了些知道不知道的事，“變本加厲”地把它誇大了。謠言像雲一般地襲來，化成雨降在活的人之流中，滲在那裏，從那裏重新湧出，而成爲更奇態的不可思議的東西，氾濫下去。——流言飛語的運命，便是這樣。

便是官廳，也似乎不在工作——每一個人都一點事也不做，只是懶洋洋地一句話也不說地集在廊下，幾個人聚起來在

桌子旁，房子角，窗子下竊議着什麼；或是很有精神似地談論着，高笑着。——聽者都是悲喜交作。

獨裁未正式公布。我們到某個程度，依然竭力掩藏着我們的無力，裝得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很有自信似的。在城市方面，我們去散過傳單，人心總算已歸于平穩，而不被捲進騷擾之中了。

要塞方面真是鬧得“不亦樂乎”。他們因逼近來的危險而膽怯而慌張，在準備着武裝鬥爭。忽忽忙忙地磨着細長的短刀，和厚刃的劍；因不能避免的殺戮就要來到的預感而戰慄，達了最高頂。那是害了熱病的騷亂。不斷的咆哮和喧噪，沙嗓子底斷片的，沒有聯絡的，絕望的命令底傳達。像猛獸般的粗暴，却是無力的威嚇。要塞的天空，因獸的唸聲般的叛亂的哼聲而戰慄。在那裏，沒有在上的人，沒有指導者。不管什麼，幹了再說！——在要塞裏打着旋渦的羣集，將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粗暴的叫喚和瘋狂的喧噪，便能說明這個。

但是，組織的曙光已經出現了。暴徒已經漸漸感到，沒有組織是什麼事也不能做的。不過，要變得有統制一定還需要一個長久的期間；為要解決問題的集合，一定還是止于亂喊亂吵。但是，這樣一個時候大概是一定要來到的；那時候鐵般的手將握住了瘋狂的羣集，加以訓練，給他們刺刀和鉛彈，命令他們“前進”。（那是一定會來到的！）

而那些無智而柔順的羣集呢，便會聽話“前進”，一點也不知道自己是向什麼地方走着。

晚上，在兵舍裏，正預備要出發的時候，意見忽然不一致起來。有一些人主張即刻到師團司令部去，把一些巨頭一齊捉起來，或是即刻鎗斃。

另一些人則主張在第二十六聯隊開到之前，還是自重的
好，而獲取要塞，却是非常有利的事。——

第一——在那裏獲取武器。

第二——準備交戰。

第三——糾合殘部。

最後——煽動農村，即刻獲得農民大眾。

從他們的立場講來，當然第一種人所主張的是對的。一起頭便執取斷然的行動，在暴徒是有利的呀！但是，這件事却是一個問題——倘若師團司令部有相當兵力，便可以包圍要塞，一直等第二十六聯隊來到；倘若師團司令部沒有充分的兵力，這時候——便是以現在的勢力，也是很容易有成算的，所以毫無等待新勢力到來的必要。第一種人所主張的是對的——是應當即刻包圍司令部，把幹部完全捉起來，或是即刻鎗斃。是應當即刻（即刻）獲得政權，立時開始總檢舉，宣言獨裁——一言以蔽，便是最要緊便是應當把自己的勝利到底是什麼表現出來。但是暴徒——他們究竟怎樣幹了呢？他們做的事完全相反。——勝利的表現，也只是一半的程度；其餘，則把精力費花和我們交涉商議上，和論爭討議上了——和被拖進了泥沼之中一樣，我們竭力把他們拖進了泥沼之中。因為，以現在的情形而言，也只有這麼辦，我們的救濟和我們的事件的

解決才有希望。暴徒使喚了不少恫嚇的文句，但卻沒有拿出最後的手段來。以爲特別部，司令部，裁判委員會有相當勢力的預想雖然是失敗了，但是在當初掠奪了輸送中的武器；完畢了從兵舍移向要塞的準備之後——先派有力的檢舉隊到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以備那方面的攻擊，却不是無理的事。

但是，攻擊却沒有攻擊。很寧靜地，喊也不喊，軍歌也不唱，只有刺刀不時卡卡地發着小聲。——他們衝破了深夜的黑暗，陸續進了要塞，在那裏破壞了倉庫，獲取了武器。要塞的守兵一點也沒有抵抗——靜靜地讓開了道路，讓他們進城了；後來，他們自己也加入了暴徒夥裏。

他們入城之後，在各處的街道上亂跑着。要塞的寧靜的空氣被衝破，而鬧了個“天翻地覆”。衝破深夜的沈默——罵詈，雜言，馬嘶，叫喚，咆哮。六月之夜，叫，哼，喊了。要塞的騷亂，一分鐘一分鐘地利害起來，叛亂的歌聲，一分鐘一分鐘地增加了它的凄慘性。

站在要塞的人的旋渦的中心的，便是培特洛夫和卡拉娃耶夫。

培特洛夫，是一個短軀，肥滿，精悍的青年。不很大的圓圓的推光的頭，很牢固地安在筋骨非常發達的雄厚的兩肩之中。手掌——便和大的鐵鏟一樣。腳雖短，却很健，走路時非常輕捷。全身似乎在地上生着根一般，真所謂是“頑強無比”。看來很狡猾的綠色的細眼睛，常似在想着什麼，但是在它的深處，却有貪血的慘忍的獸性在那裏波動着，閃着光，站在第一

線的鬥士，不懂什麼叫做恐怖的戰士。在夥伴裏面，很被愛好着。

卡拉娃耶夫和培特洛夫真是一個好的對照。他的頭腦非常簡單，和蠢人一樣。無論什麼，碰到他便毀。他之喜歡着這個小調，并非無理之事。

“不管什麼，幹了再講。什麼都是不足惜的呀！”

事實也就是這樣。在戰爭的時候，他真是勇敢到極點，拚着命救人，一點也不惜。

但是，一方面，他也喜歡沒有鬥爭的活動的寧靜的生活。這時候他可不隨隨便便地把它拋棄了。他有一次曾在法廷上求說——

——請饒了我吧！我要變成一個真的人。我一定什麼壞事也不做了。請大人開恩吧！

他生得很矮，却強健得和獾一樣。結實的闊肩。他的身子很頑健，但動作之敏捷，却和玩馬戲的一樣。他騎在馬上，也和一個專門家一樣。帶着鞍的馬，在他便和踏腳板之于肉鋪裏夥計一般，真是穩得利害。黑而硬的頭髮，便和密林一般。狹的前額，非常陰險。紫色的卷唇下面，生着一排獠猛的牙齒；當他狡猾地凄慘地微笑的時候，它便令人難堪地發出光來。他的樣子真和咬着人家的喉嚨吸着最後一滴血的一樣。哦，吸血鬼！在嘴唇上面，黑的鬍子在那裏發着光，樣子就像一個惡徒。在嘴唇下面，亂的硬鬚在胸前支出着，形狀便和公牛把頭碰在牆上的一樣。在東看西瞞的狡滑的黑眼睛裏，充

滿的是放縱的生命的歡喜，合着激烈的音律的勇壯的亂舞，瘋狂的粗鹵的剛胆，貪血吃的情熱的好戰性。卡拉娃耶夫同人說話的時候，常是非常匆忙，帶着輕視人的狡猾的微笑。所以同他談話的人，也不知道他說的究竟是真話還是笑話，是否含着壞的意思。他和培特洛夫兩人，煽動了兵舍裏的那些傢伙，在那一夜組織了赤衛兵，遺棄了旋條鎗，換了彈藥，派檢察隊到各方面去，跑去了要塞，做了這大騷擾的中心。

“共產黨員”契烏梭夫，也投了這個大隊，當了民兵指揮。暴徒雖然知道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却以為這種共產黨員是沒有什麼的，不妨把他利用了再說。

契烏梭夫敘述了自己的有用，民兵的不幸，和中央派來的上官如何如何不好，赤衛兵如何如何被他們酷使着，迫害着，無罪地被他們磨苦着；而和兵舍的那些傢伙一同咒罵了他們。這便是說，他做了他們‘一邊人’，並且是‘有用’的一邊人。

契烏梭夫的年齡，正是三十五至三十八左右。在黃色的毛臉上，冷的褐色的瞳子在鉛樣地閃着光。在廣闊的禿額上面，長着稀薄的灰髮。他的灰色的鬍子長得很漂亮，他有時使用手掌把它們從嘴唇那裏理向上去。他的動作很遲鈍很沉着，決斷心也很欠缺，但是一發起火來，却不得了。他的學問并不怎樣行，但他并不覺得什麼。他營生不靠學問，而靠由實際的見聞中得來的常識。對後者他是敏感的。契烏梭夫到兵舍去探悉赤衛兵到那裏去了之後，馬上便一個人趕去了要塞。到了那裏，他即刻着手工作了。演說，演說，演說，各種交涉，商

議，說明——一切都很順利，他馬上便做了指揮官。

他進去時候的多加更第二十七聯隊附屬的這大隊裏面，人員真是雜得利害——入城的人都把他們武裝起來；師團司令部附屬要塞司令官部下，當地駐屯中的第十五聯隊附屬大隊的一部，步哨大隊的一部。從步哨大隊脫走的人中，有烏伊奇奇和布金這樣兩個人。這兩個人在後來都幹了相當的事情。

在土耳其斯坦的炎熱乾燥的地方，有一種彎彎曲曲形似駝子的名叫“沙克斯阿爾”的樹。

烏伊奇奇便能令人聯想起這一種樹。——他便正是那樣的瘦而高，東彎西曲，樣子便和破誰折了，而沒有斷的一樣。真像是一根彎彎曲曲的鐵棒。

赤衛兵用的破爛骯髒的褲子，絆在他的瘦長的兩足上，樣子整像罩在棒上的布袋子；兩根繩子，兩條尾巴樣地掛在他的骯髒漆黑令人掩鼻的腳裏。短褂在他是太短了。——簡直剛剛才到底毀。兩袖也只到瘦長的手腕的肘際。在走路的時候，這兩條細長的腕子，便互相牽絆起來，好像蒞蘿或是什麼似的。他的頭有似小鳥的頭，非常之小，却非常敏捷，不斷地在活動着。頭髮既像是亞麻色，又像是紅色，生得非常之疏，便和用聯隊的剪刀胡亂剪過後一樣。烏伊奇奇的臉上，長滿着雀斑，兩頰既黃又粗，鼻子便和煮透了的馬鈴薯一樣，帶汗的髒頭，細得和鵝一樣，樣子似乎是生了肺病。眼睛一點神也沒有，便和死人一樣。它們的樣子常是不高興的，從來沒有像狼

樣的卡拉娃耶夫那樣的閃耀過——烏伊奇奇的兩隻眼睛，簡直和沉在骯髒的泥水裏的一般；它們常是無氣力的，像是兩個深坑，樣子似乎馬上便要落進眼窩中去似的。但是，雖說是呆而無神的，在那裏面却充滿着可驚的剛情和敵意，異常令人難堪。

烏伊奇奇的幫夥，便是貼格利亞多諾夫。他非常年輕，差不多剛剛二十五歲。他的臉子很普通，他完全是一個平凡人，沒有一個地方是特別的。敏速的動作，快的說話，有決斷的態度——這些都在表現着他的未曾消失的青春的力量。年輕——這是貼格利亞多諾夫給人的第一印象。他的精力也由他的年輕而來；他看來似乎充滿的是新鮮的力量；他有未被世間勞苦消耗的健康。貼格利亞多諾夫和烏伊奇奇，真是好的一對：他們一個人思索，一個人照着實行。這兩個人常聯結在一起。他們互相扶助着。

從步哨大隊裏脫走的一些人中，有一個名叫布金的。

妖精。怪物。他真是個巨漢。他的雙肩很雄壯，和他的全身很相稱。他的龐大的紅鬍子，簡直和風車的翅膀一樣，常是和活物一般地大動着。這完全不是裝飾的玩物，而是能完盡（把三歲左右的小孩不算一回事地載在上面半個鐘頭的）重要職務的鬍鬚。在鄉下，布金有一個小孩，名字彷彿叫做阿樂夏；布金常把他抱在粗笨的大手裏招他玩。但是等父親和他香嘴的時候，他便掉過臉去，大哭起來，因為父親的板刷樣的鬍子刺疼了他。這時候骨瘦的貧血症的妻子，便大大地吃驚

起來，差一點要哭出。——

——我的寶貝阿樂夏，我的寶貝阿樂夏，乖……哦，讓我來背你吧，別摔了，摔了可完兒蛋了……唔……狗養的……

他這樣說着，便把他的紅的翅膀樣的鬍子在阿樂夏的臉上擦着，表示親暱；而小阿樂夏呢，却怕得要死，因為疼的關係哭得更加利害。

若是站在布金的旁邊，那可倒了楣。——他會捉着頭把你提起來。倘若你伸手舞腳，他便要說——

——莫伸手舞腳！再動我便要打你了！你相信不相信：我只要吹一口氣，便可以把你的草鞋吹走。

布金的頭很大，並且很圓，面龐來得非常健康樣，兩隻手便同兩條樹幹一樣。在廣闊的笨臉上，倔強地橫着光皮樹幹樣的鼻樑。在鼻下面，便是被香烟燻黃了的龐大的鬍子，不住地嗅動着。他的牙齒真像是鱷魚的牙齒；在這一點卡拉娃耶夫真是差得遠，和他一比，便和鼫鼠與狼一樣。布金簡直可以把卡拉娃耶夫整個地吃了下去。以那樣的身子，當然無論什麼都能消受得了的。布金的眼睛看來像是暗綠色，但是看時候會發生變化。例如心裏痛快的時候，他的眼睛便是帶青的灰色，令人感得非常和藹可親；等他發怒的時候，便會像黑雲蔽日似的，令人感得昏暗和陰慘，同時在那裏面便包滿了餓着等血喝的野獸般的殘忍性。他說話非常質朴粗鹵，聲音簡直不像是人發出的，而像是野獸在咆哮。他的演說臨了總是這一套。

——宰……宰……宰……宰了！他……他……他……他媽……媽……媽的！……

——將……將……將……將他媽的撕……撕……撕……撕成兩片！混……混……混……賤東西！

所以布金的話裏，總帶着墓地的氣息。

在要塞那邊，還有一個名叫休丘金的。他是士官出身；但是這個士官，乃是一個自稱“愛國主義者”，一點用也沒有，却始終裝模裝樣的。他對什麼都感得不滿。他對要塞的戰友們，也感得不滿。他總是以爲，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事情，他們却幹得一團糟，令人不耐煩，因爲他們是不會幹得好事情的。

——啊，真是憾事！他們不讓我來幹。要是……

但是誰也不讓他去擔當工作，而他也不便一個演“獨腳戲”所以只是無所事事逍遙着。休丘金身子很小，面作灰色，眼睛不住地轉動着，像是受了驚恐一般。他的舉動非常匆忙，說話也不得要領，真像是魂不附體。——一言以蔽，他整個地是一個普通人。

他的兄弟娃夏——娃夏也是如此。（這位先生後來竟做了要塞方面的司令官。）——後來被我們捉住了的時候，我們把他喚做了“老頭子”。他在暴徒那邊，雖是一個軍事會議的幹部，其實却是一個無聊的人。他的膽量很小，小市民根性十足，常時夢想着安靜的生活——他在要塞和他的哥哥碰了頭。

後來——不是在暴動勃發的時候，稍為晚一點出現的，便是喬爾諾夫。要塞那邊，都把他喚做了費吉卡·喬爾諾夫。喬爾諾夫（黑人）黑得像墨一樣。漆黑漆黑，無論是臉，是頭髮，是眉毛，是鬍子，還是剃過的鬍子根。他的年紀約有三十左右。他走路的神氣真有意思，簡直像是在跑，也不像是在跑，而像是帶着圓的彈丸的皮球滾着。他從前曾在師團附屬特別部做過工作，所以就擺出特別委員會委員的架子來，幹了許多沒出息的勾當來，因此特別部裏的人，沒有一個不可惡他。現在他已自由了，而在準備着復讎，準備着對特別部復仇，用喬爾諾夫式的報復方法。喬爾諾夫是一個要塞的“委員”。他被選出來特管攻擊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後來被宣告了鎗斃的時候，他便像小嬌娘一般地哀哀哭泣着，請求替他作主，連路都不會走了。無賴漢種的喬爾諾夫，在要塞也和別一些傢伙一同咒罵着。真是鬧翻了天。開大“玩笑”，正是他的拿手好戲。

此外，還有一些可說是指導者的人；現在可以不管，等將來再說。現在講的，便是一些站在第一線上的首魁，和色彩最鮮明的一般傢伙。這些更是指導者！否，說指導者是不適當的，應當說是頭腦。這樣說是對的。因為指導者該有博大的見識；指導者該有偉大的計畫；他該知道自己做着什麼事，該做什麼事，將做什麼事。他該能夠看透未來。

但是這些傢伙却止是頭腦。他們只是將明天沒有他們也會勃發的事，今天做了而已。他們只是較為鮮明，較為狂暴地

反映了暴徒的真情緒而已。（當然在這一點，他們是有一般的興味的。）他們只是煽起了暴動而已。蜂起，破壞——他們的工作便是這一點。他們既無更大的思想和試鍊，也沒有更大的知識。他們的道路是暗而不明的。他們知道爲什麼而蜂起，却一點也不知道該怎樣處理它，組織它，重新創造它。倘有別的人，更健全的人——例如西契爾巴珂夫或安年珂夫之類正當地指導了他們，那末會是怎樣呢？不過，這暴動的特色却在‘沒有指導者’‘胡鬧’‘在混亂之中反映了不喜歡受任何人的干涉保護，願意自由行動的一般富農階級的興味’呀！

這些頭腦，只是不得已才站在前頭的；因爲前頭總要有人站着，大家都站在後面總不成一回事。所以赤衛兵之中一些屬於“富農系”的人——哦，他們是怎樣熱心地追隨了他們呢？！而另一方面，頑強的農民是怎樣呢？他們在一轉瞬之間識別了一切，偵悉了一切——所以他們把馬都牽去要塞，把馬料和麵包也運去那裏，而自己拿起旋條鎗來，可說是當然之事。——他們之中，有些人則去徵發各村，有些人則和他們一同留在這裏，留在要塞。

一晝夜間，集往要塞的有五千人！真是一個大勢力呀！他們都是懷着同一的憤怒和同一的反抗，抱着同一的欲求的呀！

培特洛夫和卡拉娃耶夫率領着暴徒進要塞的時候——已經非立起一個確固的行動計畫不可：這是極明顯的事。在他們正在圍着武器喊鬧着，亂跑着，監視着要塞和要塞附近，思

量着一旦有事該怎麼辦，……考慮着更好的場所，商議着準備着最後手段的時候——要塞方面開了一個大會，在那大會上，大家討論了應該即刻設置本部的問題。——

是怎樣性質的本部呢——還是一時的呢，還是永久的呢？該用什麼名稱呢？該任命誰呢？它該做些什麼事呢？該怎樣處分目下留在城裏的當局呢？

真是鬧翻了天——還是那一套。契烏梭夫司會，大家依次演說。演說的人有烏伊奇奇，布金，休丘金，等等。一開頭‘不該即刻設置永久的本部，應當是一時的’這問題便弄得議論鼎沸。

最後才決定：臨時召集一個地方會議，後來再設置永久的本部。

名稱呢？……本部的名稱呢？哦，又是無數個提議——革命的本部……革命本部……山鷺隊本部……自由平等委員會……一般革命會議……革命戰時委員會……

吵了一陣之後，才選定了——

“戰時革命委員會”。略稱——

——戰革委員會。

（當時大多數人主張叫做“戰時會議”，並且在第一次大會上可決確立了；“戰革委員會”這名稱，不知是否在後來的大會上變更的，不過總之是這樣稱呼着。）

契烏梭夫當選了委員長。這是已經公表了的。在這個之前，曾有一個小委員會，委員長是烏伊奇奇；但是這只是短期

間內的臨時的東西，好像并不怎樣重要。

要塞方面的司令官，也是一樣的情形。在休丘金當司令官以前，占着這個位置的便是斯珂珂夫；但是在暴徒被鎮壓以前的真正的司令官，却是亞力山大·休丘金。

當選為戰時委員會的，有烏伊奇奇，布金，培特洛夫，卡拉娃耶夫，以及其他幾個人。他們一點也不懂自己該幹什麼事。在大會完畢之後，戰革委員會在一間小屋子裏開過會，討論種種事情。——

目下究竟該做什麼事呢？現在是走到了這個樣子，但是將來却該怎樣呢？

第一，便是計畫和向當地開來着的第二十六及第四聯隊聯絡。

其次便是從新派步哨到各方面去，或增派援兵。

檢閱要塞軍，叫他們準備戰鬥。

推定軍事會議那邊的實力。

和各城鎮保持聯絡。

遮斷威爾奴伊地方的交通。

公布各種命令。

娃西利亞做了休丘金的秘書，整理雜多的提議，作成報告。而就要憑着那個報告，去從被委托的人那裏要求實行。

機械開始活動了。……但是在他們那裏，官署這件東西老是被輕視着；各種指令的署名，也是這樣地被解釋着——有一個委員長，有他的秘書，在秘書後面，有一些在場者說明着，

並且有兩個人署名，但是倘若一回有六七八個人署名，那末那個文書對那可觀的重量，便已有了重大的意義。

一般居民一知道要塞被暴徒占領了，各機關馬上便派傳令代表之類到那裏去了。他們這樣做，目的便在要知道事件究竟是怎樣，和在勝利者面前平身低頭，在高舉的手下乞求慈悲，傳達自己的蹶起的決心。只要看：趕來最快的不是一些健康者，而是一些病弱者和不具者失業者代表。

——事情就是這樣……直至今日，我們儘是受着蘇維埃當局的壓迫——也不叫我們做買賣，也不贍養我們——對我們採取的專是彈壓的手段。所以，此後，我們要加入大人們這一邊來，若有吩咐，我們便要拿起鎗來……

戰革委員會對新加盟者抱着馬虎主義，無論是誰都予以承認；所以也就有一些人，搭着從鄉下趕來的大的農民的貨車，向要塞內移住。

接着，從威爾奴伊×××也有傳令來。

——我們是所謂民族解放的戰士，但是我們却被關在監牢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在那裏，也有各種委員，但是他們一點事也不做，只是弄着錢，雖然面子上是說大家一個破碗片都不可拿。——馬上到×××去！——他，他，他，他媽的！……我們要施出一切暴力來；我們要夜以繼日地用鞭子沒頭沒腦地鞭打他們的每一個地方！……他，他，他，他媽的！！

契烏梭夫的灰色的眼睛，在濃的睫毛下閃着光，全身因憎惡而發抖。

看着吧，狗養的！奴奴……奴……奴才！！

他便照着戰線上的聯隊幹部的普通口氣，寫了一道給××的指令，交給了那個傳令。

給威爾奴伊×××

軍事革命會議令：威爾奴伊×××不得虐待現××；倘有未經會議承認擅自鎗斃情事，當予以嚴重處罰。

議 長 契烏梭夫

議長書記 （署 名）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要 塞

軍事會議後來繼續協議，決定碰到行跡可疑的人，便予以逮捕，不許讓他逃走。因此，契烏梭夫叫一個可靠的人送去卡張斯珂波果洛多斯珂耶村落了一道公文。這個村落，正是到塔休更去的必經之路。

給臨時卡張斯珂波果洛多斯珂耶

民兵軍事委員長

凡未持當會議署名之證明書而欲赴塔休更方面之人，應概禁其通過，即刻逮捕，報告當會議。此令。

軍事革命會議長 契烏梭夫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我們的最初的代表趕到這裏的時候，也一樣地不知道該怎樣辦才好，該從什麼說起才好。過了一會，才這樣決心了。

——害怕什麼？投獄便投獄好了！

所以便投獄了。但是到後來，我們又改變了宗旨，因為怕我們的代表被他們騙去了什麼祕密，被他們偵悉了什麼要塞方面有利的消息。

在極秘中會見了。

結果，決定互相遣派代表到軍事會議，和師團司令部。這便是後來演着無言劇的人，說來說去老是那一套的傢伙。——

——我們並沒有被委任全權……我們來此只是為的要鎮撫司令部這邊。……

那並不是代表，而是偵探。

後來，在做各種會見的時候，取的形式更是大膽了。出入要塞，也頻繁得很。

事件突發當初，我們只知道要塞被暴徒攻下了。我們還以為我們的當務之急，便是鳩合我們的勢力，把各機關完全統一起來。我們該叫還沒有對我揭出反旗的人決然而起。——但是我們叫他們起來將是非常困難的事，他們也許會起來反

抗起我們來。所以我們便想在于我們是有希望的情勢之下，給它一個解決。——只要于我們有一點希望，我們便要即刻——動員開始活動！！

我們對市黨部一點也沒有懷抱希望，但也期待着或種援助。所以我們最初便以地方委員會的名義發了指令（註十），命令黨委員會即刻召集黨員，把他們武裝起來，集合委員到軍事會議去。我們沒有工夫派人過去辦交涉，我們每一分鐘都要着手新的工作，我們要速速考慮，要塞方面來襲的時候我們怎樣擊退他們。

（註十）在這指令上面，有地方委員會委員烏耶爾美尼契夫署名。

地方委員會的指令被那邊接收了；但是我們一點也沒有設想他們會到我們這邊來。反之，和暴徒有了聯絡之後，他們即刻派代表到那邊去，並且叫他們列席了戰革委員會。十三日早晨，全黨機關在它的旗下“進”了要塞。在那裏，便開了一個歡迎演說會。這些青年們，後來都被告發，以倒戈的罪名嚴重地處罰了。我們一點也沒有期待這樣的地方中隊；我們最大的期待，便是“黨員”的受動性，胆小，對事件保守中立。

但是結果却完全反對。比什麼都快地，有四個“黨代表”列席了暴徒那邊的戰革委員會，參與了關於謝米列欠斯克地方蘇維埃當局的運命底決議。他們無論以各種“證明”掩飾自己，替自己辯護，總之下面這件事總是明明白白的。——

他們是暴徒一邊的人，和我們是反對的。

地方委員會議長多加爾波洛夫，竟給中央打了一個十足

小孩氣的電報，說——

可以不必派援軍到當地來……當地很平穩，別無變故……什麼暴動也沒有勃發……之類。

這並且是要塞已歸于暴徒之手，武器被搶去了，“會議召集以前”的戰革委員會成立的消息已經在這地方公布了，蘇維埃當局的實權已經顯著地減低了後的事。因為我們是知道大體情形的，所以就報告中央，說所謂“黨機關”代表的報告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在十二點鐘，即暴動勃發後數小時，有不少“黨員”跑去了要塞。在‘討論對於軍事會議的要求’之際，黨員培瓊金做了這會議的議長。要塞那邊決議了十二個要求。這十二個要求，便是我們後來在基爾吉斯旅團本部會見時討論了的。這次會見，在我們和要塞邊之外，“黨代表者”也列席着。——他們自己說自己是調停者，但是其實不知道說的什麼東西，簡直像是專來訴述怨言似的。——他們要求即刻解除特別部的武裝，猛然地攻擊了我們所說的一言一句。

在基爾吉斯旅團本部的會見，是正四時開的。雙方都按時到齊了——路都很近。我不由得又想起了當時的情景。那小小的廢屋，倒了一半的動搖的門，低的房頂，髒的屋子，起油的玻璃窗。皺而骯髒的壁紙已經破爛不堪，向下掛着，牆壁已經露出。桌子很長，上面一點東西也不放，似乎有死人在上面躺着。在桌子周圍，則有櫈子排着；那櫈子都是些鴛子，在不知有多久不擦的堆滿着灰塵的地板上搖動着，吱吱作響。我

們一起走進了那小屋子，馬上把它塞滿了，簡直氣都透不過來。窗子開了一些，完全開開是不好的，因為這個會見是“極其秘密”的。在街上，一些市民在來回地走着。我們在門口和房子周圍設了崗位。不過因為我們在激奮的時候，便不知不覺地發出大聲來，所以要叫守兵不把我們的爭論和怒聲漏到戶外去，總是絕對不可能的。要之我們是坐在差不多是關緊了門戶的小得悶人的屋子裏；而這間屋子，便和吸烟室一樣地烟霧騰騰。我們雙方互相用眼睛窺探着，心裏都想看透對方的心，知道他到這裏來到底是什麼打算。

雖然有各種要說的事和要約定的事，但是實際倒是企望從這個會見得到些什麼呢？到底會決定誰做首席全權呢？是不是培瓊金自己呢？抑是像吃了苦瓜似地皺着眉毛，在那裏踱來踱去的那個人呢？……倘若是那個傢伙，哦，面龐未免太要命了——那是一付卑屈而貪婪殘忍的面相。餓着等血喝的綠眼睛神經質地閃耀着，似乎在窺探着有沒有什麼。嘴唇邊上，泛出着惡毒的微笑。這種肉慾的淫蕩的下垂的嘴唇，便表示着下劣的性格。這倒是誰呢？這便是烏伊列茨基。他要算吵得最利害，樣子似乎是一個幹部。

還有，那裏的一個不住地切着齒的倭子，真和一個異種人一樣。……在他的舉動裏面，也似乎有些絕難和他人調和的地方；說話也很油滑。這個人名叫浮面珂。

坐在窗子那裏，又着手一意用冷靜的眼光看着大家的是誰呢？他很牢地交叉着兩手，似乎無論怎麼也不放下來似的。

臉子……很老實，是受動的。人看來并不危險。這是普洛辰珂。

和他并排坐着一竟看着我們這邊的，看來似乎很誠懇，很有自信，可不容小覷。他走進了這裏，便開始這樣那樣地說着；說的話很簡單，却很有系統，這能證明他是知道該怎樣做的。這樣的人也許很危險，也許比那討厭的烏伊列茨基之類都要危險。這是——涅烏洛托夫。好吧，我要注意着他所說的話！

其餘的傢伙，都是差不多。

我們漸漸籠統地談起話來，但是談得最起勁的還是自夥裏。頻繁的私語——這是將開的會議底私商。

要開會了——躊躇什麼呢？

我們這一邊，人數并不下于他們。在我之外，有坡士多奴伊歇夫，比耶洛夫，波加洛夫，別列斯涅夫，怕武洛夫，和斯沙寧（這是首席全權），阿波林，怕金珂，姆拉托夫。所以，剩下來的僅有五六個人。這當中有的人則來也不來，在幹着各種急務；還有的人則看了看這一次會見進步到什麼地步，便跑走了，心裏想還不如到別處去的有効。我們決定在會見的時候，做下面這樣的意思的一個煽動。——

……我們以為，集在這裏的我們的利益和目的，簡直完全是一樣的。不知諸位以為如何。我們應當連一點小事都一致起來。……我們原來是鬥士，……革命家。我們的見解的不同，只是很小很小。所以，我們是常能一致的，因為我們的共通的

標語，便是“一切政權歸于勞動階級！”等等。

我們做了這樣的意思的一個短的演說。我們這樣做，唯一的目的便是想柔和他們的敵意。我們在想把在心理方面有弱點的人，盡量傾向我們這邊來，使他們和我們避去敵視，互相融和起來。……

接着便是選舉議長。

結果是我當選了，秘書是尼基金（坡士多奴伊歇夫）。便是這一層，也是一種勝利啊！

——那末我們要以什麼為議題呢？

——我們要討論那十二條。——烏伊列茨基說。——我們的要求算是完全提出了。……此外還有什麼事要做呢？……

我們聲明了十二條。採決——全體對討論這事都贊成。我們這邊一個提議也沒有。總歸是一樣的——把這個問題當議題而討論下去，像是比較便利呢。

會議開始了。真吵得和打了蜂窩一般。——和這個問題關聯着的，便是火樣的反抗，充滿着憎惡的喊聲，威嚇，顫抖的憤怒，敲臺拍桌的喧噪。

這個喧噪繼續了四個鐘頭。我們竭力平氣靜氣地將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無事。因為現在吵起來是于我們絕對不利的。有些地方，知道目的不能貫徹，我們便竭力讓步。但是我們實在是戰取了不少東西。換句話說，便是他們的提議被攻擊得身無完膚，而完全改了樣。他們儘是做着站不穩的提議，被我們攻擊得一句話都說不出。我們問他們——

——諸位是革命家呢，抑非革命家？

——當然是革命家。

——諸位到底是勞動階級的權力底擁護者呢，還是它的敵人？

——哦，當然是它的擁護者。

——唔，所以諸位才這樣做呢！……

就是照這個樣子，我們用細的論理的網，撲取了不少不相干的問題。掛在這個網上，暴徒們便什麼法子也沒有了，只好贊成將他們的提議變更得如我們所要求，雖然本心并不願意。因為他們……“是革命家……在為人民的權利……為勞動階級的權力……為蘇維埃政權鬥爭着”。……

照理，他們早就應當把我們逮捕起來了。——由他們的觀點看來，是應當這樣的。但是結果還是在這裏辦着交涉消磨着時光。并且用的是“合法的蘇維埃陣”。這已經是他們的敗北了；因為在這裏是絕對不能夠對等地交鋒的。倘若不承認蘇維埃當局，便該把它的擁護者逮捕，投獄，鎗斃；倘若承認蘇維埃當局，便該把由我們“蘇維埃當局”者的觀點看來簡直是充滿着誤謬的無理放棄。我們在討論各個問題的時候，常把要塞邊的代表引進了論理的迷宮，而摘發了他們的行動底矛盾。于是，他們便馬上退却，不是儘着讓步，便是斷然撤回，一面還推托說“豈有此理，一定是打錯了算盤了”。

真是負傷的——功名啊！

這樣的沒有根底的暴動，可說是學個乖知道怎樣不應該

發生暴動的一個再好也沒有的機會。

要塞方面的代表生了氣，說了不少沒理的話。但是這是什麼用也沒有的，結局都是費話。

但是我們有一件難辦的事。便是：這樣討論着記錄着，雖是極好，但是要塞那邊的人，是否都承服在這裏說的話呢？哦，否——希望很少。第一，那戰革委員會，便不過是個名譽聯，萬事都須由要塞大會決定呢！……如此，我們的決議那有在要塞大會被“滿場一致”地可決採用的希望呢？哦，也許全是一紙空文。……不過，總而言之，該做的事總是非做不可的。而事實上我們也是熱心執拗從事了的。

第一條。

關於脫走者和存在于謝米列欠斯克的白系士官。

這一項並沒有費大事，進行得總算很順利，關於各種問題，有各個“說明者”說明着；不過到後來大家也就非常興奮，爭着要求發言，多數人幫着吵着。

——……那些士官爲什麼能自由的？——他們喊說。

蘇維埃當局，老實講是不該叫那樣的士官勤務的。這難道是蘇維埃當局應當幹的事嗎：叫那些哥薩克的士官老爺們在兵站部工作着，遣以給與，保障其生活？即刻把他們投于獄中——這便是要塞這邊的要求。倘若你們不將他們投獄，我們自己會這樣做的，到時候在場諸君也會跑不了。……我們不能儘是忍耐着，我們要親自來幹一切事，不假諸君之手。倘若爲釋放那些士官而派教官來，那時便會有忍無可忍的結果發

生！……

——我們不懂諸君在說着什麼。——我們大胆地詰問說——依我們看來，那是毫無問題的。因為那些士官既不是你們的同志，也不是我們的同志。

——不，此言差矣！他們難道不是你們的同志嗎？那末……

——不，不然。……問題不在這裏。

——莫騙人吧！——烏伊列茨基開始挑撥着。——口說無憑，不如試驗試驗吧，看看他們是不是你們的弟兄們。……是沒有議論的餘地的——倘若他們不是你們的同志，你們何不把他們監禁起來，饗以“衛生丸”呢？……

表面上看來，這是非常革命的。倘若不知道他們的本性，光是聽了這些話，也許會以為他們是對我們的敵人的擁護者——那些士官們抱着明瞭的階級的憎惡。但是實際問題并不在這裏——在這問題的背後，實躲着那些要塞邊的首領。這種問題，此外還有兩三個；但是要點都全不在這種地方，要點是在麵包專賣，蘇維埃絕對××，特別部，裁判委員會等等。——雖然，一些純粹的富農系和廣汎的範圍的赤衛兵，實際并非不對這些士官懷着憎惡；但是當然，那樣的暴動的大事件的發生并非單為着這事。

——讓那些東西自由——要塞邊喊說。——到底是什麼道理呢？

——但是，我們不是把那些士官和全體白軍在珂怕爾一

同逮捕了嗎？我們希望諸君不要把這一點忘了。我們已經把其中的一部分護送去了塔休更，剩下的，也打算陸續送去。……那些士官現在都當着農業家，在土地委員會工作着，做着諸君農民的事業底後援。……倘若今天馬上將他們免職了，那末從明天起該叫誰來代理呢？不久，中央便會有黨的吏員派來，和他們辦交代，到那時我們便可以把剩下的士官一齊放逐到塔休更去。……

——那些黨的吏員雖然很好，但是在那時以前，你們該給我們怎樣辦呢？……要塞這邊，是在要求着將他即刻免職呀！

——但是，一次完全免職，是辦不到的；因為我們不願意把工作破壞了。我們希望你門能給我們一個機會觀望一下形勢。……不然便是這樣辦也好：你們可把特別可惡的士官們——也便是曾在白軍裏面特別猛烈地活躍過的人的名單開給我們，由我們照着那個名單把那些傢伙即刻護送去塔休更，其餘的傢伙，則在不破壞工作的範圍之內，陸續地護送。……不知諸位以為怎樣？

折衝，折衝——討論完畢。

“師團附屬軍事委員會，決發出負責的指令，即刻將守備隊代表提出的名單上開的士官們，統統送去塔休更，至于剩下的，則在候補者確定之後，隨時罷免其軍事行政官職。”

第一條總算“大事成功”。第二條是——

關於戰利品武器的利用和配給，對一般居民底供給可能。

我們可以特別注意，他們要將一般居民武裝起來的目的究竟在那裏。我們不是剛剛在嚴罰主義之下，在這地方上公布了緊急命令，叫一般居民將各種武器悉數交出嗎？

真是“大相徑庭”呀！

——至于說爲何要使一般居民日常武裝起來，——涅烏洛托夫用很有確信似的口氣不慌不忙地說。——原因便是如此：因爲農民倘若遇到了敵人，沒有旋條鎗是不行的。

——所謂敵人倒是指誰呢？

——敵人嗎？哦，例如哥薩克也不能不提防，還有基爾吉斯人。……

——但是，基爾吉斯人不也是一點武器都沒有嗎？——武器是該統統交到我們那裏去的呀！

——基爾吉斯人？基爾吉斯人是什麼東西！——烏伊列茨基一下子嚷了起來。——你是不是把我和基爾吉斯人同樣看待呢？噫！你知道咱是誰？咱曾在軍隊中服務過六年呢！拼着命地服務過六年呢！真豈有此理，把咱和基爾吉斯人同樣看待！這那裏行！……以前你們把我賣給了士官，這一次是不是又要將我賣給基爾吉斯人了？你們是不是說把他們武裝起來而不許咱們武裝呢？是不是要叫我們束手待斃呢？去你的吧！我們要只顧幹我們的，至死也不要你們管！……

——烏伊列茨基！你所說的是不對的。——浮面珂說。——現在基爾吉斯人是不成問題的，我們要求的是全體解除武裝呀！……

涅烏洛托夫充滿着敵意，睨視着浮面珂，跟手插嘴說。

——你說的什麼！誰問到這些事了？要塞這邊的要求便是：師團司令部有很多很多的武器，所以希望能將它分給一般居民。……我是說，我們奪來了它，所以應當將它交給我們。

……

——并不是說給基爾吉斯人！——烏伊列茨基狠狠地插嘴說。

——在我們那裏，武器是一點也沒有的。——我們的比耶洛夫明白地說。——是沒有多少在庫品的。那完全是誤傳。現在這種程度的在庫品，在進行工作上絕對必要的。在咱做着師團長的期間，是絕對不許將那些武器取出的！……

比耶洛夫的這個斷然的態度，我們可以想像有喚起兩樣反響的可能。一個便是：也許會引起了暴徒那邊的激昂，而叫他們執取最後的手段；還有一個便是：和這個完全相反，也許能制止再往下的反駁。結果總算于我們是有利的。

——沒有武器？那末我們可不可以檢點一下呢？找着了輪樣呢？——涅烏洛托夫嘲笑地說。

——倘若找到了，諸君可以儘管拿去。——比耶洛夫笑也不笑，板着臉說。——但是，請你們記好着這件事吧：我曾武裝了一個部隊，——從前武裝了的，現在都來到這裏了。……所以實際沒有什麼可檢點，即使要檢點也是無從檢點起。——他稍為沉默了一回，這樣補足說。

我們于是提議，不管他事實無可點檢，總不妨設置一個關於這個的委員會。他們無可如何，只得贊成了。決議事項——

“關於若干在庫武器，師團長採取着以該武器武裝一個部隊的方針；茲決定設置由同志涅烏洛托夫，哈利托夫，普洛辰三人組成委員會，担任和土耳其斯坦第三師團長交涉這個問題。”

關於決議事項，我們抱着這個宗旨：他們堅決主張的部分，我們便適時予以修正。這不但能夠鎮止他們的激昂，並且還給他們一個印象，以為他們自己的主張是被肯定了。

但是，這樣做我們有幾許損失呢？

第三條——

關於赤衛兵軍裝的完備。

這個問題表面上看來雖像完全是事務的，而不像是侮辱的；但是實際他們的主張，却把我們視同強盜，以為我們只是自己很完全地武裝着，一般赤衛兵則叫他們光着身子，在他們身上剝着私腹，而這一次發生暴動，原因也在于此。——

我們將進一步而表示應該怎樣待遇我們！

我們在猛烈的否難和攻擊之中，發誓說我們絕對沒有強奪，倘有這回事，可處以嚴罰。我們在中央給我們的指令上調了印；我們使要塞那邊的代表承認了“定當絕對服從中央的這個指令”。……倘若不承認中央，諸君還算得什麼蘇維埃當局的擁護者呢？

第三決議事項——

“軍事會議關於赤衛兵軍裝至急完備問題，決採取非常手段，派員監視配給關係各機關，使支給得以均等；但爲滿足上司和同志起見，特以絕對支持中央發布的現在的指令，和告發違反者爲條件。……”

第四條和這個相仿——

關於赤衛兵的伙食改善。

在這裏也照例是盜賊稱謂，他們說：“你們也許在吃着臘腸，但是我們却麵包也沒有呢！……一方面有榨取的人，則另一方面一定有被榨取的人。你看大家都幫同着在劫取赤衛兵的東西呢！”

咒罵一場的結果便是如此——

“現供給關係各機關，和食糧配給機關，應取可能敏速的方法，以根本而革命地改善赤衛兵的伙食，特別是陸軍病院的菜賄，由第三師團附屬軍事會議派員監視其實施狀態。政治部委員應以援助經濟統制會議，爲其職務之一部；沒有這種機關的地方，應趕速組織起來。”

討論事項一共有十二條。他們專在可憐的“法律”問題上面做着工夫；至于惹起這次暴動的根本問題，則似一忘諸九霄雲外。剩下的問題，也和前兩條一樣，完全是一種文飾。他們是在想掩人眼目呀！

第五條已經是一種附屬品了。——

預審·公判·和禁錮中的赤衛兵的一切事件，須照其陳述

書而調查之。

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完全是別種問題。

沒有在陳述書上列名的傢伙，倒是在那裏呢？首魁們是不用說；在這裏的幾個人裏，沒有一個不被裁判委員會和特別部睨視着，沒有一個不會麻煩過他們。培特洛夫，卡拉娃耶夫，烏伊奇奇，布金，烏伊列茨基……都因鬧亂子的緣故，……

因此，這個問題是帶着很深的“個人的”色彩，——應當特別注意着討論才是。

——我們，——烏伊列茨基說。——對於你們的事件是一點也不能容喙的。所以我們要把現在拘禁着的一些傢伙帶去要塞大會，由赤衛兵自身來調查一切，——看看有罪還是無罪。……這件事做完了，便要將他們即刻釋放。……我們的意思是，想即刻將他們帶去要塞呢！……

——不，這可不行。——我說。——這是辦不到的。因為我並不以為那是裁判。你看那有這種事，要叫五千個人的羣集着手調查一個事件。那只是起鬨罷了——如此而已！……

——你們這些東西那裏懂得這一層？——要塞那邊有一個人（不知是誰）喊道。——我們是懂得怎麼裁判的，用不着你們指教！

——不過，聽清楚吧，守備隊之類裁判罪人，是毫無意味的呀！……究竟有誰委任了你們這樣的全權呢？究竟有誰給了你們這樣的權利呢？哦，“裁判機關應有一定場所，由一定人員主持之”，你們怎麼連這一點也沒有知道嗎？……今日守

備隊裁判，明天臨時市民大會裁判，後天又是農村……不是會弄到這個情形嗎？——因 他們也許都是想要裁判的呢！……請問，你們這種幹法能說是裁判嗎？提防着吧，會被畜生所嗤笑！并且，在你們一方面，究竟有誰來主持這假裁判呢？……

——什麼叫做“假”。你要知道這乃我們自己的…… 謂爲國民裁判亦無不可的東西呀！——對方執拗地反對說。——這是我們自己的呀！你們的裁判委員會，究竟何補于我們呢？不是光知道鎗斃，鎗斃我們的兄弟嗎？……

——不錯，我們是鎗斃着，不斷鎗斃着人。——我們反駁說。——但是要知道我們所鎗斃的，並不是“兄弟”（如諸君所說），而是我們的敵人——布爾喬亞，白軍兵士，無賴漢之類。……你們把這種人拉做兄弟，豈不可恥？爲什麼那些東西會是你們的兄弟呢？！當然，我們并不否定，在反叛者和無賴漢之中，也有我們的兄弟，工人，農民，基爾吉斯人，和哥薩克之類。但是總是一樣，我想你們也不就會把那些反叛者和無賴漢置諸不問，而加以憐憫，不予鎗斃。

要塞方面被我們說得一句話也講不出，靜默了。

我們繼續着說。

——更有，在被拘禁的一些人中，也有各色各樣的人。其中有的被拘捕完全出于偶然。

——還有無罪的？……

——是的，也有無罪的人。——我們贊成說。——但是，除此之外，便是一些有罪的傢伙。當然，我們一定要有這樣一個

人，來分別他們的無罪有罪；但是在要塞的人要一齊參加這件事，却是辦不到的。自然一定要選定一個專門的機關才行。而爲此目的被選定了的，便是諸位所知道的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

——什麼？裁判委員會總是非打倒不可的……——又是一個反對。——把那裏的沒用的忘八羔子絞死了吧！——他們除鎗斃之外，什麼也不知道。……

——哦，哦，我們倒是在爭論着什麼呢？那個機關，是無論怎麼都不會倒的。……要知道那是中央承認過的，所以無論怎麼，都不能讓諸位打倒的。並且，我們不是決議過，要服從中央的決定嗎？……打倒是不能夠的，改造倒可以。……例如再追加幾個新的委員之類。……我們要一同……

——不，我們的“一言以蔽”，便是要在要塞設立我們的裁判委員會。……

——不，不，——這一層我們是決計不答應的。——我們只要改造現在的裁判委員會就好了，要另設一個是不行的。
……

——呵，你看叫你等上一年的吧！他……他……他……媽……媽……媽的！

——不，用不到一年的。……但是我們却也不能保證明天就能成功。……不過總之我們要趕速辦理此事，命令一體趕速辦理。……

終於，決定——

“特別部和革命裁判委員會應從速調查關於赤衛兵的各種事件，且應努力在法定期間內完了之。”

第六條——

排斥事務滯滯和形式主義。

這才真是蘇維埃的問題。只要是一個布爾塞維克，大概決不會不反對這“事務滯滯和形式主義”的。這真是一個愉快的進言。

但是，一到討論的時候，它却完全變得不同了，簡直成了這樣一個怪物。——

——辦公處等等，是不用去的。……什麼話也不用講。……現在無論那裏都專講形式。但是我們却非做自己的事情不可呀！現在是春天，我們非從事耕種不可呀！但是軍隊裏却不讓我們走。……這是怎麼回事呢——這便是所謂秩序嗎？但是我們的田地不是荒棄了嗎？……我們已經打完了哥薩克，為什麼他媽的你們不放我們走呢？……

排斥“形式主義”，結局便是這麼回事——

——讓軍隊回去！

“一般的”決議。——

“雙方俱認事務滯滯和形式主義為我共和國之惡弊。

黨委員會，勞動組合，以及其他負責官吏，應注意勿墮入此惡弊中。倘或違反，當予究辦不貸。”

第七條——

關於出入或種官廳時需要的許可證。

這個表面看來好像不是什麼危險的條件。并且問題自身便是第二義的。但是他們在這裏却毒罵着，露骨地中傷着。

——赤衛兵這些忘八羔子，你們是什麼地方也不能去的呀！——要去司令部，也要許可證；要去裁判委員會，又是許可證。……爲什麼那樣的東西能進去呢？你們一定是在幹着什麼好事呀！……我們無論去那裏，都是……

——沒有許可證無論地方也不能去，哦……這不是很平常的事嗎？……諸位在戰線的時候——不是無論是誰都能去本部嗎？在那裏，司令官在準備着戰鬥命令，而諸位的生命，便懸在那命令上。……無論什麼，本源都在那裏。……倘若沒有許可證無論誰都可以隨便進去的話，不是白軍會乘機潛入嗎？不是也許會將那命令盜去嗎？我們不知道諸位是怎樣想，諸位難道不以爲會發生這種事情嗎？

——我們絕“不以爲”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烏伊列茨基破壞着說。——白軍不是一看就能看出嗎？

——哦，那裏能看出！……他們是裝得叫你也看不出的呀！……所以什麼都完了。……這是絕對不能輕易放過的可怕的事，關於官廳出入，是斷斷非嚴重取締不可的。——要到處隨便出入，是斷斷不行的，無論怎麼也不行的。——先不先我們的身子就危險。固然，沒有許可證而能自由出入的處所也不是沒有，例如衛生局和社會保險局……

——這也只是你們的……

——不是的，不是的，且慢……

——你們不管什麼時候都是這樣一手，“不是的，不是的”。——要塞方面搶着說。——只要有了什麼事，你們便是“不是的，不是的”。要知道事情不是什麼“不是的，不是的”就了結的，須得“想個辦法”呀！……

折衝，折衝，——結局，可憐的決議——

“對或種官廳，司令部，裁判委員會及其他，非有許可證不得出入。至不必要的官廳，則廢止之。”

第八條和第十條，決定併在一起討論。

革命裁判委員會在訊問被告之際適用着的脅迫形式，是否應當容許？

關於非威爾奴伊地方不能存在的特別部和革命裁判委員會的各機關底專暴的言動和苛刻的判決。

像特別部的那種性質的刑事警察，應完全取消。

關於帶着這樣的最不逞的性質的問題，“黨委員長”培瓊金陡地起來開始了他的說明。在攻擊了“惡魔般的”我們的刑事警察和裁判委員會的綱紀紋亂之後，結論着說——

——要塞方面要求解除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的武裝，是絕對對的。……是應當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將他們趕向什麼地方去！……

“黨員”還說着這樣的話，旁的傢伙當然是可想而知了。

這個問題引起了一個絕大的喧噪。烏伊列茨基像是鬧得最起勁。

——裁判？那是國民的裁判嗎？哼，那便是蘇維埃政權嗎，把人家關在地窖裏，用手鎗對着他，“招不招，狗入的！不招就要打死你！”？

——這倒要請你說說看，究竟是什麼地方曾經有過這樣的事？

我們搶着喊道。

——到處！——烏伊列茨基昂然說。——到處都在恫嚇着，強問着我們的兄弟。……你們是不是以為所謂訊問，只是不招使用手鎗對着他便行了呢？這樣做便是所謂訊問嗎，嗯？應該打死的正是那些不中用的訊問官，這些東西却倒反磨苦起赤衛兵來！……現在大家都知道，誰被怎樣虐待了。……

塞方面真是鬧翻了天。一些人幫着起着哄，嚇使着烏伊列茨基。所以他便愈加頑強地威嚇一些目不能見的敵人起來。——

——我們一定要把這種訊問完全革去了！……

——但是倒是誰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做過這樣的訊問呢？

——誰嗎，你們！什麼地方嗎，——烏伊列茨基回避了答辯。——我們當然知道。誰也知道是在什麼地方。……

——但是，理應是沒有什麼和我們在這裏爭論的事的。——我們柔和高喊家說。——在做了這樣的訊問的時候，我們便要把那不懂事的人交給革命裁判會。所以，請你們把那些人的名字說出來試試看，……說吧！……

但是一個人也沒有舉出名字來，而喧噪地講了些別的事情，刑事警察的事情。——

——赤衛兵便是要打也沒有鎗，而裁判委員會却裝模裝樣地，專在殺害着我們的兄弟。……狗才赤衛兵們，那裏也不許去，一定要靜靜地站在那裏等刑事警察來巡視。……不但如此，一些渾賬的居民，都持有着武器。……隨便什麼人都持有着武裝，而我們便是要在戰線上打仗，都不容易弄到。……××和×××，非馬上將他們放逐出去不可。我們一刻也耐不得。將他們放逐出去以後，武器便要交給赤衛兵，要塞。……

這時候“黨員”培瓊金也發言，要求解除特別部和委員會的武裝。形勢險惡。預感着“支持”，要塞方面的代表愈加鬧得很起來，斷斷然地主張了自己的要求，並且列舉了不少罪惡，否難了威嚇了我們。而我們也就儘量發揮了我們的煽動的才能，對“革命家的良心和理性”發言了；我們一一顛覆了要塞方面的提議，而得了一個非常佔優勢的結論。

但是他們隨後又提出了一些任性的事。——

——即刻檢束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的那些狗才們！

——將特別部長和裁判委員長帶去要塞，讓要塞方面來裁判他們！

——我們要中止這個會見，一齊跑去那裏，把能發見的武器完全拿到要塞去！

完全是這一類的提議，並且越來越要不得。這一條的決議是——

“同志烏伊列茨基和別列多珂夫參加着的特別武器問題調查委員會，作為它的調查方法，要和革命裁判委員會的工作保持聯絡，報告污辱蘇維埃政權的無賴的姓名。”

在這種要人命的問題而有這樣的決議。真應當說是意外的收獲。所以我們便更有自信地，趁着勢兒向第九條突進了。

應即在謝米列欠斯克各地方，樹立依據憲法的代表的蘇維埃權力機關。

在這裏，問題的本質究竟在什麼地方呢？當然，是不會在“依據憲法的”的。……所以要附加上這幾個字，便是要叫那蘇維埃像一個蘇維埃。——這地方的各機關的作成，都最忠實地“依據着憲法”，為什麼要特別向我們提出呢？

事情的本質是這樣。

謝米列欠斯克地方，常有戰禍勃發，完全是戰時狀態。所以和在其他戰線附近和戰亂地方一樣，在那裏設立的不是代表的蘇維埃機關，而是革命委員會。在整理的時候，當然代表的蘇維埃機關的組織在我們乃當務之急。這個依據憲法而實現為一種自然的秩序，照理已經不怎樣遠了。但是在設立這代表的機關之前，總非先準備一下不可。我們應當先從農民，哥薩克，士民，分別出富農和投機事業者不可。

這在謝米列欠斯克樣的未開地方，尤其是一個大事業。而他們却要不讓我們有一個期間完了它的事前準備，而馬上設

立“依據憲法的”代表的機關。他們是在夢想着也許自己能够握些政權呀！

富農階級熱望着獲得法律的權利。這便是我們所以要對這個問題開始猛烈的抗爭的緣故。——

——這個要求事項，要即刻，起碼一禮拜之內，實現是斷斷辦不到的。……并且，事前還須經過中央的承認。但是，便是沒有這件事，這地方會議也被非常注目着。所以諸位的要求簡直毋寧是過晚了。……

——你們只知道苦老百姓。——要塞方面的代表答說。——那有再叫你們幹下去的道理！一般老百姓在要自己幹，而你們却隨便委任了幾個不相干的人——那些忘八羔子究竟有什麼屁用呢？自由是每一個人所欲求的。老百姓也需要自由。而現在的老百姓却嘆氣的工夫也沒有，只是被鞭撻着。誰不渴求自由？但是真正的政府却委實是沒有呀！……我們，是不能再儘是老等着了——我們要自己來組織一個政府！……

——哦，不，這種事情是無論怎樣也辦不到的。——我們說明給他們聽。——不是早就有了一個代表的地方委員會，在行施着職權嗎？……這一回是什麼呢？還有不久了——大家不用這樣吵。……

折衝。費了很大的勁，才得到了下面這樣一個決議。

“在兩三禮拜中，要召集各種地方會議，以討論代表機關設立問題；這各種會議要和土耳其斯坦中央執行委員會交涉一切。”

第十一條。——

廢止鎗斃問題。

簡單明瞭。——

一般地廢止鎗斃。——無論誰幹了什麼事。

反抗，侮辱，威嚇，否難，——瘋了般的憤怒的咒罵，——

——完是些渾料。……躲在裁判委員會。……只知道鎗斃人，……弄錢。……我們流着血。……我們一定要把裁判委員會根本剷除！

——但是這個問題的——我們的解釋却是——

——減輕工人農民的犯罪底刑罰，這倒是有幾分道理。……這是明白的。但是倘若遇到白軍兵士，也不管危險不危險，放了他去，那末我們的善良的同志也許會倒得更快，而無論那一村，也許都要變成一片焦土。——而你們還說非把他們饒了不可嗎？

這一下真可絕對斷了氣，他們一個屁也沒有能夠放出。

這樣地可決確定了。——

“革命裁判委員會，特別部，及非常委員會，對反革命家可處以嚴罰，但在判決工人農民之時，則非加以特別注意不可。”

終於是，最後的第十二條——

對列普辛斯克地方及其難民底救濟事業，應樹立一個斷然的方針，同樣，應傳訊網紀紋亂到極點的同地方特別部代表。”

這已經簡直和開玩笑一樣。——

他們關於列普辛斯克地方救濟的實際，一個字也沒有提，只是拚命講着那飢饉地方上的掠奪，一意暴行的特別部代表的事。

——請舉出事實來說吧！——我們要求他們說。——倘有眼見的事實，我們要將那些無賴斃了！……

但是，事實一個也沒有。他們只是無意味地吵着別的事。

——忘八羔子哥薩克，真是封了王——我們真是吃了老苦。倘若殺了那些哥薩克，那可又是不得了。……這難道是講理的嗎？我們家裏的人，簡直和餓鬼一樣。叫你們說來，又是想吃好東西。但是莫胡說霸道吧，這裏總還能夠勉強驅驅肚子，而那些餓鬼們，却要吃也沒有吃的呀，媽的！……

——不，照理講來是不會有這種事情的。——我們說明。——因為我們的專門委員會，應當早已在飢饉地方開始活動了。……

——什麼烏委員會！……

——莫這樣說，哦，且等着吧！……

——等什麼？這樣的委員會，會有什麼利益呢？

——利益嗎？當然有。——我們給那地方的麵包，已經有相當的數字。只是你們不知道罷了，而或許是不想知道。……而那條路——沒有一滴水的熱砂，魔之道，你們知道嗎？……要吃也沒有可吃的，因此我們的一隊的馬匹就完全餓死

了，真要人命。……所以我們就利用了駱駝——現在是叫駱駝在運輸着呢！……這你們難道也不知道嗎？哦，諸位，我們以為在否難攻擊之先，應當把那件事充分理解才好。……因為在這地方，有些事就是要快辦也是辦不到的呢！……

——但是，我們却非叫你們快辦不痛快的呀！

——不馬上送麵包到那地方去，是不行的。在那邊配給部有的，要全數散去，由我們自己拿去。……

因為對這件事沒有反對的理由，所以我們就贊成了下面的可憐的簡單的決議。——

“地方軍事革命委員會和社會保險局，應即重視疲弊的珂伯爾及列普辛斯克地方的食糧配給，保障由同地方避難來當市的難民的生活。……”

在最近期間保障！

說來容易，而實際我們已經在好幾禮拜中在這工作上盡了全力，而終沒有能辦到呀！

在這地方——最近期間內！

好吧！關於這種正經的工作，是絲毫也沒有變更的必要的。

十二條統統討論完畢。

——那末，諸位，就請你們把我們在這裏討論得的結果，報告給要塞吧！此外若更有什麼不滿的點，這樣的紛爭是非完全解決不可的，還有，要塞也非趕速解散，大家回到各自的兵舍去不可，並且應當照着現在我們所協定的，而開始友好的

協同事業。……

請在議決書上署名吧。

——再請你們誓約一定要完全實行這協定事項吧！——

涅烏洛托夫主唱說。——請補記在那議決書的末尾！

同僚支持着他，吶喊了起來。

一回兒，他指定了，我們補記了。——

“第三師團附屬軍事會議，以革命家的無偽的言詞，誓約實行以上所有事項。”

再在那下面署名。——我們和要塞方面的代表。我們以一片誠心，自動地署名了。倘若這決議是于謝米列欠斯克地方有益的，那末我們便要熱心希望它實現，而準備參與這個事業。

這“無偽的言詞”的字句，在我們是什麼意思呢？當然，是不至于非盲從這個不可的。這祇是一時的便法——如此而已。

倘若，它的實行會攪亂當地方的秩序，那末也不至于非把這個視為偶像，予以絕對支持不可。

會見完了。大家分別了。但是，當然，我們並不以為這就算大功告成。要知道那些代表和議決——和要塞全體，是完全另外一件事呀！要塞全體聽不聽那些代表說的話，還是疑問呀！那些代表，完全是屬於第二義的。在要塞方面，真的統率者一個也沒有。

和來此時同樣懷着深切的不安，分別去了。

在我們和暴徒代表在基爾吉斯旅團本部會見的時候，馬美留克曾在在“自由之家”開的“大會”裏，對那些出席者熱心主張了應當和我們攜手同進；但是謝赤列欠斯克“黨員”及一般大眾，却持着反對意見，未爲所動。

* * *

歇加布托吉諾夫終日被拘禁在要塞。戰革委員會裏有人主張利用他一下。并且就這樣決定了。

——你能不能和我們一起工作呢？

——倘若諸位不是反抗蘇維埃當局的，那當然可以。……
……

——反抗什麼——我們不就是蘇維埃當局嗎？……

歇加布托吉諾夫加入了戰革委員會。過一回，他密使阿吉多爾林跑去司令部，報告他爲什麼要加入戰革委員會，在那裏面幹着什麼事。他叫阿吉多爾林報告司令部：他在計畫着將回回赤衛兵集合團結在自己周圍；和可能廣泛的部分抗爭；形勢是怎樣怎樣的危險。

我們叫阿吉多爾林轉達他，說我們對他這種工作是非常贊成。戰革委員會不久委任歇加布托吉諾夫做了委員長書記長。照理，他在那樣地位是該對我們做非常多的事的，但是可惜他做政略家極不適任，他沒有知道應當冒着危險跳過去的境界。他加入戰革委員會，全是爲着我們的利益，但是同時他却忽遽地陷到可怕的深處去了——他在要塞令第一號上署了名！他的名字是亂用在這種指令上面了！

所謂要塞令第一號，便是指的這個。——

要塞令第一號

臨時謝米列欠斯克地方軍事革命會議。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二日。威爾奴伊。

第一章

爲改善擁護蘇維埃政權，即工人農民、一般貧民、以及赤衛兵的政權的人底生活，爲改善在撤廢人種差別下的當地方一般勞動大衆的生活狀態，爲解決從西伯利亞戰線上捉來而在蘇維埃各官廳擔任着有責任的職務的士官在當地方引起的特殊情勢，并且爲防止勞動大衆和赤衛軍一部分的衝突于未然，今六月十二日午後六時，由威爾奴伊守備隊赤衛軍各部隊代表者而成立了一個臨時地方軍事革命會議；其議員席次如下：臨時地方軍革會議長同志契烏梭夫，地方軍革會議書記長歇加布托吉諾夫，各議員同志克利辰珂，休枯金，普拉梭洛夫，烏伊奇奇。本會議將自本令發布日時起至蘇維埃非常大會召集日止，執行全權。

第二章

蘇維埃文武各官廳，自本令發布後，即應絕對服從臨時地方軍革會議的一切指令。本會議對不絕對服從的各官廳，

容或執取非常手段。

第三章

蘇維埃各官廳，應在十三日十二時以前，將曾在安年珂夫手下供職的士官，全部免職。又本令應即時實行。

署	名。
軍革會議長	契烏梭夫
書記長	歇加布托吉諾夫
議員	克利辰珂
	休枯金
	普拉梭洛夫
	烏伊奇奇

這是十二日晚上作成，明天早晨發布的。

＊ ＊ ＊

暴動的第一天過去了。要塞還在鬧着。誰也不睡。在嘶喊之中開始的那一天，同在嘶喊之中完畢了。赤衛兵們將預先藏在那裏的酒樽拉出來，瞞過了歇加布托吉諾夫和沙拉耶夫配置着的警備兵，大喝了一場，臨了都喝醉了，一個個走到街上去，唱着歌，吆喝着人，真是鬧得“不亦樂乎”。……放了喝醉了的偵探兵，——舉着喊聲，非常鹵暴不祥，令人害怕。市民早已躲了起來。各家都緊閉門戶，全市和死了一般，一聲不響地躲避着醉漢的亂暴狼藉。我們的警備兵，全數站在各

十字街口了。——那是黨立學校的青年隊。暴徒的一隊，很怕觸犯這個警備兵——因為他們相信在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還有相當兵力屯藏着。……暴動第一天過去了。夜裏將是怎樣呢？明天將是怎樣呢？

那一晚上，要塞那邊的人在監房樣的——鐵窗下，暗室裏，開了一個戰時革命委員會。人是這幾個人——契烏梭夫，歌加布托吉諾夫，休丘金兄弟，烏伊奇奇，布金，等等。他們協商了種種事情，——要塞這邊的兵力，司令部那邊的兵力，實際開戰時是否有得勝希望？是否能弄到武器？……

深夜。喝醉了酒的培特洛夫和卡拉娃耶夫一闖人喧噪地湧了進來。——

——大家在這裏做什麼？照例是在協商着什麼嗎？你看你們，實際的工作却一點也不做！你們是不是就這樣讓敵人去，不管他們呢？……媽的真不知道在打着什麼主意！

一些人從細開着的門那裏接聯着湧了進來；小屋子馬上塞得滿滿的了。在窗子下面，大羣集在嘶喊着；聽着從窗口傳來的咒罵聲，喝醉酒的頭目感得非常興奮和共鳴。

卡拉娃耶夫開始了演說。他用神經質的特別的聲音喊了起來，並且學着激烈的演說的樣子，不住地揮着拳頭。

——怎麼你們光是協商着呢？……他媽的，吹牛的不要臉的東西！我和培特洛夫曾做了三個月的這個暴動的準備，而你們這些東西却在幹着什麼呢？你們只是嘴裏空嚼，至于實際工作，則一點也不知道做。要知道已經三個月了呀！簡

直便和賊一樣，躲在馬房和兵舍裏。……監視得真嚴重。……自己的勢力一點也沒有。……周圍全是些偵探。……後來好容易得了布金和烏伊奇奇的幫助，步哨大隊也變成了我們一邊人，……現在，第二聯隊和第二十五聯隊，都落在我們手裏了，第二十六聯隊，我們也派了代表去。現在正是應當開始活動的時候，而并不是空嚼着的時候！——你看你們除說費話之外，竟一點事也沒有做！要知道烏士翁·阿加丘，卡斯開列那，塔爾加爾以及其他各地的兄弟，都是我們一邊人呀！都在準備着呀！……這個機會倘若失去了，那可真是萬事全休。現在我們不應當踟躕，我們要即刻占領特別部，把那些東西趕去他們從前趕我們去的地方！“枯姆魯休卡”（註十一）已經逃走了。我們應當即刻將其餘的傢伙一齊捉起來，一個也不要叫他們再逃走了。我們趕快幹起來才好，不然要嫌晚了！……

一羣赤衛兵興奮起來，以高喊和卡拉娃耶夫共鳴。

（註十一） 裁判委員長孔多魯休金，當時帶着要務，在巡視着鄉間。

——真是怎麼回事！……我們應當幹了再說呀！莫再遲疑不決吧！……

空氣因這個喊聲而白熱化了，事態變得非常急迫。

——你看！——羣集中有人喊道。——那裏有奸細呀！！！！爲什麼要讓他在那裏呢？拉到這邊來吧！把這東西打死！……

雖然誰也沒有說出名字，却馬上大家便曉得是指的誰了。羣集顫抖着，磨着牙齒——似乎觸了電一樣。真是一瞬間，萬事皆休呀！

培特洛夫像獸一般地跳了上去，用鎗柄狠狠地打歇加布托吉諾夫的背。歇加布托吉諾夫呀地一聲，便倒在地上了。

——你是什麼東西？

一瞬，一瞬的沉默後，又是新的一擊。——興奮的羣集，也許會跳上去把他殺了。

但是契烏梭夫高叫說——

——喂，怎麼了，培特洛夫？將他放了，將他放了！…歇加布托吉諾夫是我們一邊人呀！他和我們一起在幹着工作呀！

培特洛夫弄得昏頭昏腦，一聲不響地倒退着；同時，羣集也軟了下來，像是失了彈力的彈璜。……

——喂，請勿見怒吧，我，我……

歇加布托吉諾夫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他，儘是動着痛的背心，屈曲着發紫的嘴唇。

培特洛夫打破難堪的沉默，以激越的口氣喊道——

——我對卡拉娃耶夫說的話，是絕對的同感；他的話一點也不錯。……我們老早老早就開始準備着，真是煞費苦心，所以，所以最要緊的便是要趕快幹起來。……我們一定要馬上幹起來才是呀！

接着，又是卡拉娃耶夫的熱辯。——

——我和培特洛夫一同去切斷電線。……在路上，被司令部的探兵捉住了，他們要把我們關起來，我們給他們許可證看，他們才將我們放了。……那真不算什麼呢。……

卡拉娃耶夫以狡滑的眼光，看了看周圍的一些傢伙，笑了一笑。

——這是真的呢！——他接着說。——我們切斷了電線。“那些東西”已再不能和誰通報了。我們只要趕快幹起來，莫放了一個就好了。……

卡拉娃耶夫像在要求着大家的贊成，用他那狡滑的眼睛看了看周圍的人。

——卡拉娃耶夫說的是真話。——布金喊道。——我們一定要趕快幹起來才好。而一些赤衛兵也在說幹了再講呢！……

——他們在說馬上就要動身呀！——造謠生事的烏伊奇奇插嘴說。——他們在說馬上就要到司令部去呢！

契烏梭夫很神氣地捻着美鬚，很有自信地說。——

——是的，現在便是幹也可以了。戰時會議已經準備好了。……

歇加布托吉諾夫儘是沉默着。一來，在吃了一槍柄之後，若再要在這裏多說費話，那末他的“地位”會馬上因而掃地，二來，料來誰也不會相信他說的話，像卡拉娃耶夫和培特洛夫說的話一般。但是，現在正是一髮千鈞的時候呀！——他們已經做了最後的決心了呀！——要塞一邊的人已經贊成出發，

開始着準備了呀！……他們已經決心了呀！……倘若司令部因而壞滅了，那末將是怎樣呢？反對這些東西，正是現在！正是現在！

——諸位！——歌加布托吉諾夫開口說。——諸位說要跑去司令部，但是我却有一件事要忠告諸位。……

——還是那一套，唉！

羣集中發了這樣一個喊聲。

——我要忠告諸位的，——他接着說。——便是，我們不如先去交涉一下。——馬上進擊是不可以的，應該先交涉試試才好。因為那邊總要算是憲法上的當局呀。……

——我們才是當局呢！——有人很狠地喊道。——到這時候，我們是不以為那邊有憲法上的什麼的呀！……

——這樣，便不免要戰爭了。——歌加布托吉諾夫搶着說。——因為，諸位若是去打司令部，司令部便會集合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的全勢力來對付你們。——大概你們也知道對方是有機關鎗的呀！……

不吵了起來。契烏梭夫打頭動搖起來。——

——我也是這樣想。……我也是以為，唔，總不如先交涉一下為妙呢！

——當然是應當交涉試試的。——侏丘金支持了他。

此外，還有四五個人支持了他。接着，大家便開始討論要用什麼方法，在什麼時候，派代表到司令部去起來。先打了一個電話。

培特洛夫和卡拉娃耶夫很不高興，一聲不響，也不加入討論。烏伊奇奇和布金使個眼色，走了出去。因為若是他們不在，代表的事便要完蛋，所以在那裏的人也陸續走了出去。剩下來的只有契烏梭夫，休丘金，和歇加布托吉諾夫。……那是晚上三點鐘。……在他們三人躺在地下正要入睡的當兒，門又開開了，烏伊奇奇一班人又喧噪地湧了進來。

——現在，成立了一個新的戰時會議。——培特洛夫并不一定對誰講地，高聲報告說。接着便向契烏梭夫，——現在，赤衛兵新把我們選了出來——我是議長，此外還有喬爾諾夫，布金……

——但是我們怎麼呢？——契烏梭夫吃驚地說。——我們不是大會選出的嗎？……

——不，……所以我就擔任了司令官一職，——培特洛夫不管契烏梭夫在說什麼，儘是接着說下去。——再，布金當了副官，喬爾諾夫當了委員。到這時候，已經不能再猶豫一分鐘了，我們馬上就要幹去。……

——諸位，——歇加布托吉諾夫對他們說。——你們也許不相信我，但是我總以為要成立新的戰時會議，是非從新開一個要塞全體大會不可的。……現在，實際上軍事上的事情，非由培特洛夫君來幹不可；所以會議這方面的事，還是要由我們幹下去。……

培特洛夫並沒有反對。他的心裏似乎又有了什麼新的主意。——

——嗯，好吧。那末就請你們先出一個要塞令，說我做了司令官吧！——他陡地對靜默着的戰革委員會說。

——那是一定的。——歇加布托吉諾夫確認。

——第二，司令部即刻給我……

——就一同辦理吧！——歇加布托吉諾夫答說。

——司令部等一等也可以，要塞令請即刻……

要塞令即刻作成了。原文如下。——

要塞令第三號（註十二）

臨時謝米列欠斯克地方軍事革命戰時會議。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午前五時。

第一章

茲任同志培特洛夫為謝米列欠斯克地方軍司令官。同副官，同志布金。前者應即執行職務。此令。

第二章

茲任同志喬爾諾夫為謝米列欠斯克地方軍司令部附屬軍事政治部委員長，應即執行職務，此令。

臨時謝米列欠斯克地方

軍革戰會議長 契烏梭夫

同書記長 歇加布托吉諾夫

議 員 休枯金

卡拉娃耶夫

普拉梭洛夫

烏伊奇奇

要塞司令官

休丘金

培特洛夫和卡拉娃耶夫和另一些人，都想要出去。

——我們一定要把他們一齊喊到這裏來。

烏伊奇奇說。

——喊誰？

——師團司令部的那些東西呀！我們要盡情告訴他們，我們在要做什麼。

烏伊奇奇屈曲着嘴，漏出了令人難堪的微笑——他似乎在想着和他所說的完全不同的事。但是大家都贊成了這個意見。所以即刻派人打了一個電話給師團司令部，提議即刻派比耶洛夫之類到要塞來。

——媽的，他們會駭着不敢來呢！——卡拉娃耶夫喊道。

——不，會來的，打去好了。——契烏梭夫笑道。

（註十二） 要塞令第二號，我沒有保存。究竟是什麼時候，以什麼理由作成的，我也不清楚。

＊

＊

＊

我們大家在師團司令部蹲了一夜。我們打電話到塔休更去，報告了各種消息。夜裏，阿吉多爾林從要塞跑來兩次，第

一次說歇加布托吉諾夫快被打死了，第二次說要塞方面已決定卽刻出發。他興奮地說述了之後，又跑了去。我們的偵察隊每三十分從各方面回到司令部報告一次：什麼吃醉酒的要塞邊的探兵在什麼地方奔跑着呀，打了誰呀，在什麼地方闖了禍呀，無許可地搜索了民衆呀之類。……我們一分鐘一分鐘地注視着事情的推移。過後要塞那邊打電話來，——

——請卽刻派比耶洛夫到要塞來！

那是上午三點鐘。我們熟慮了一番之後，便告訴比耶洛夫，叫他莫去。——

——且等到早晨再說吧。現在且莫去。

早晨，又是電話。

——派來呀！這是要塞這邊的要求呀！

——還是讓我去吧！——比耶洛夫說。——怕武魯休卡別列斯涅夫也同去吧。不然，他們會以爲我們是害怕着呢。

……

這時候，事態已經不同。那是早晨七點鐘。

夜裏三點鐘，和醉漢辦交涉，那是危險萬分的。

而現在，天已經亮了呀。

和比耶洛夫一同去的，有波加洛夫，克勞丘克，怕金珂。在出發的時候，我們交代了他們不少話。

——別列斯涅夫！——比耶洛夫吩咐別列斯涅夫說。——你在要塞，知道嗎，費話要少說才是呀！把我們的現在勢力說了出來是不行的呀！倘若他們問起，你應當誇大三十倍左右

才是呀，知道嗎！……

——是。就是你不說我也知道的。

接着，大家都不作聲。別列斯涅夫尊敬着比耶洛夫，他相信比耶洛夫是能在中央和特別部方面“幫他的忙”的。

到了要塞。

卡拉娃耶夫在城門口迎了出來，帶了不少同志。

——下馬，把武器交出來！——他對來人說。

——卡拉娃耶夫，莫這樣說吧！——比耶洛夫斷斷然地講。——要知道問題并不在我們帶來的四管手鎗上。我們總是因要塞方面的招待而來當代表的呀！所以莫對代表這樣吧！

——不，我說這話，完全是為諸位設想呢。——卡拉娃耶夫露着奸狡的微笑，分辯說。——我不過是提醒你們一下而已。因為，知道嗎，現在大眾是非常硬化着，連“將這東西殺了”都不難喊出呢。便是說，要將你們殺死。……熱狂之餘，諸君也許會被狙擊，也未可知呢！……

一羣暴徒緊緊地將來人包圍起來了。簡直毫無辦法。而備戰又據說是不利的——這是什麼原故呢？來人一句話不說，拔出手鎗，向着大家。

羣集一聲不響地倒退着。卡拉娃耶夫用大家都聽得見的大聲詰問比耶洛夫說。——

——比耶洛夫君，你這是怎麼說吧？這不是你們常說的白色恐怖嗎，嗯？提防着吧……

卡拉娃耶夫的樣子像是要用一隻手揮拂前方。似乎在要

說：

“哦呵，真是好買賣呀！”

比耶洛夫沒有作聲。卡拉娃耶夫便用更尖更尖的聲音說。

——比耶洛夫，這不是白色恐怖的勾當嗎，嗯？

不慌不忙，很堅決地，比耶洛夫回答說。——

——我是不懂這一套的，知道嗎，我是不懂這一套的。真在那裏亂說吧！——比耶洛夫停一停，更堅決地接着說。——那末，就請你們把我們領去戰革委員會吧。他們在那裏等着我們——他們叫我們來真不知是因爲什麼！

卡拉娃耶夫爲比耶洛夫的這個不慌不忙的口氣所動，呆在那裏，不知說什麼才好；後來看見比耶洛夫悠悠分開靜默的羣集向前面走着，才似乎陡地記起了一般，急急跟在他的後面，領着他去戰革委員會。

戰革委員會的屋子裏擠滿着人。委員完全集在這裏了。他們很心焦地等待着司令部派來的代表到來。在桌子的正中，泰然坐着契烏梭夫。比耶洛夫跟着同僚走進來的時候，契烏梭夫對他說——

——哦，等你半天了。你以師團的主人公的資格來到這裏，是不是？

——我不是什麼主人公，我祇是師團長而已。——比耶洛夫訂正契烏梭夫的話。

——這完全是一回事呀！——契烏梭夫推託說。

——那末，——比耶洛夫說。——你們叫我們來，是爲的什麼呢？

一些赤衛兵都儘是伸長着頭，專心致志地傾聽着。……總之這些東西是到了手……

——我們有點事情要詰問詰問你們。——契烏梭夫開始說明。——例如，我們派代表到司令部去了，你們也派代表到這裏來了，兩下結了非常友好的關係。……我們相信，你們也是竭力想避去流血之慘的，知道嗎，……但是，你們後來還是由司令部派步哨到各處去，並且對着要塞安設了機關鎗，那倒是什麼原故？

——這話是不可靠的。——比耶洛夫斷言。——我們絕對沒有對着要塞安設機關鎗。這話是不可信的。至于派步哨到各處去，這，你們也是一樣的。——事態既至此，我們也就非守護自己的本部不可了。……

——唔，既然如此，也就行了。——契烏梭夫拈着自慢的軟鬍子說。

他端坐在椅子上，樣子很悠然，好像在得意着這不意的新職。他這時候似乎并不以爲自己單是一個訊問者，而是一個高等法官。——他那姿態，眼色，尊大的口氣，誇大妄想的架子，真是觸目得利害。

——唔，好吧。……但是……那是因爲什麼呢？——他睨視着比耶洛夫，接着說。——二三日間把武器堆在車上，那究竟是什麼原故呢？……尤其是，爲什麼要運去怕利哈休湖，

而不運到別處去呢？

——是在想叫他媽的基爾吉斯人武裝起來呀！——有人在牆那裏喊道。

——什麼話！這是毫不足信的呀！這是開的玩笑呀！——比耶洛夫一竟看着契烏洛夫，說。——你們倒是從什麼地方聽來這話的呢？

——我們親眼看見的呀！

——親眼看見什麼呢？

——看見裝上車去。哦……就是那個呀！……

——好，那末，哦……——比耶洛夫說，張開兩手。——我要公言，——他陡地抬高了噪音。——我要在這裏公言，我們最近絕對沒有將武器裝上車去，運向怕利哈休。這，這完全是謠言呀！

卡拉娃耶夫陡地拍着桌子說——

——莫聽這些東西的話。這些東西竟說着瞎話。……什麼！我們只要即刻去到司令部，將一切東西都拿來，不就行了嗎？……

——算了！算了！卡拉娃耶夫！——契烏梭夫抑止着說。——算了吧，莫提這些事了！

卡拉娃耶夫被這樣吆喝了一番，便沉默了。

——卡拉娃耶夫，你等一等，但是，哦，——他轉對比耶洛夫說。——你能不能再回答我們一個問題呢？——你們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倒是有多少架機關鎗呢？

——唔，我們那裏知道。他們一點也不聽信我的話。——比耶洛夫像嚼着吐出來似地說。——請去問問他們好了。爲什麼這裏有本部呢？……

——放什麼屁！——又有人喊道。——沒有一句真話說。打他娘的！……

——我看真不如，——布金用沙嗓子說。——我看真不如不和這些東西說費話，將比耶洛夫以及一些同來的人暫且關起來再講呢！……

他跟手便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到比耶洛夫那裏去，捉着他的肩頭喊道。——

——到獨房去不去？蹲在那裏面吧！事情要先由我們幾個人來辦妥了它。

比耶洛夫憤憤推開布金的手，高聲說。——

——你說什麼？駭虎是沒有用的。知道嗎，把我們綁起來，或是鎗斃了，革命也不會就因此而動搖的。……并且，這樣做于你們也是無益的。……如此，事件便會變得非流血不能解決。——特別部，裁判委員會，師團司令部的幹部，是決不會輕易放過你們的。……知道嗎？——戰事會因而發生，會弄得非見血不能完事的呀！你們不是自己派代表來提議了避免流血的事嗎？

大家都靜靜地傾聽着他的激烈的演說。

——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比耶洛夫接着說。——我們一同到司令部，打電話去塔休更，請示總司令官看看；倘

若總司令官下了解除武器的命令——那末我們便要這樣做。

……如此，就會不流血地完事了。喂，怎麼——去不去呢？要不要這樣做做試試呢？……

這一套話給與了一個異常的影響。接着比耶洛夫，別列斯涅夫說——

——我——我怕維爾·別列斯涅夫保證。我早就認識比耶洛夫，這個人是一個好人。唯有這人說的話，是不會假的。他這樣說着。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他的話是不可以不聽的。……

他這樣站起大聲說了一套之後，便陡地停住了，坐下去，用兩隻大手抱着頭。

當時，地方革命委員長梅爾林也在場。

——諸位，請看我這雙破鞋呀！——說着，他便將穿底破鞋舉了起來。——請莫苦我吧，請相信在謝米列欠斯克工作了很久的我吧。這比耶洛夫我早就熟知着，他真是一個好人喇！……哦，哦，諸位……

梅爾林列舉了些莫明其妙的事；但是這時候當場的空氣，已經完全改變了。——早先的激怒，連影子也不見了。他們贊成了派代表和比耶洛夫一同到師團司令部去，個人地參加和中央的交涉。

契烏梭夫和卡拉娃耶夫被選出了。

但是，爲了這個，並沒有怎麼，只是波加洛夫和克勞丘克留在要塞當人質而已。怕金珂和比耶洛夫一同跑了回來。跟

手，便是契烏梭夫，卡拉娃耶夫，以及帶來的沿途保護用的三十名騎兵。到了師團司令部，契烏梭夫和卡拉娃耶夫便叫比耶洛夫在前面走，自己心裏害怕着怕被擊，用眼睛四面溜射着，跟隨在後邊。進廣場的時候，他們簡直沒有以爲他們還在人世。

走近了電信機處。留在師團司令部的我們，也跟隨着。
我們拍電給了戰線革命會議。

* * *

那一天，十三日的早晨，市黨機關在委員會附近集合了。黨員被交付了叫到軍事會議出頭的地方委員會底指令。但是他們却沒有想到這件事，——他們擁着黨旗，奔向了要塞。要塞方面，所謂來得正好，也就大鼓大擂地歡迎了他們。黨員代表，經過戰時會議的贊成，便和暴徒一同工作了。要塞那邊，在某一方面，很自以爲是“革命的”。并且，實際也真是“革命的”呢！

既可以和共產黨員相同的調子高呼“放逐共產黨員”，又可以鎗斃食糧給與委員；既可以要求解除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的武裝，又可以廢止所有文武官廳，而宣言樹立要塞邊反革命的政府——這些辦法，不都是和共產黨員一樣的嗎？

所以歡迎市黨機關的時候，要塞邊也是非常得意的樣子

——

●

——終究是我們一邊人呀！——要塞邊的判斷真不錯呢！

在入城的時候，他們又做了一個祝賀演說，互相交歡了。
在歡迎會席上，黨方面基爾坡有了登壇的“大的光榮”。

他們并且交換了鄭重其事的公式聲明書。要塞邊寫的是：

給市黨委員會

臨時軍事革命會議，提議將黨員四名，加入本會議幹部。

臨時軍革會議長代理

議	員	休枯金
議	員	克利辰珂
		布拉梭洛夫
		卡拉娃耶夫

市黨委員會寫的是——

市黨委員會聲明叫同志梅尼珂夫，傑姆欠珂，基普洛，多布利茨基，參與臨時軍革會議。

九名署名

要之是遵守了一切當然的“形式”。當幹部中之一人多布利茨基，非常起勁，即刻着手工作了。他即刻出席戰時會議，對着地圖，幫同暴徒們計畫了襲擊特別部的策戰。這是當然的事，因為他還只有十九歲呀！後來，在付之裁判的時候，

他懺悔了自己的錯誤和罪過，但是依舊儘是幹着歹事。——不但是在這件事上，在別的事上他的行爲也很可恥可恨。總而言之，要塞邊雖感着和市“共產黨員”保持着接觸，却進一步開始叱咤了他們。

例如要塞邊對在“自由之家”開的最可尊重的大會，曾發了這樣一個很分明的通牒。

通 牒

臨時謝米列欠斯克地方軍事革命會議，相信對在“自由之家”開的全機關聯合大會，有通告叫在上午八時之前派代表到要塞來解決赤衛軍各種問題的義務。倘不在本會議出頭，當作爲不服從以臨時謝米列欠斯克地方革命戰時會爲首班的蘇維埃當局論，而處以相當科罰。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上午六時。要塞。

臨時謝米列欠斯克地方軍事革命戰

時會議長 (署名)

同書記長 (署名)

祕書 (署名)

威爾奴伊地方“黨員”，也只有完全聽從着，別無他法。總之要塞邊的壓迫，是陡地加重了。所以市黨委員長打電給塔休更地方黨委員會說“平穩無事”“不需援助”，也不是

沒有道理呢！

實際，是爲了什麼，要求了什麼援助呢？他們是混亂得一塌胡塗，整像釜中之魚呀！

現在，在契烏梭夫在要塞對比耶洛夫做不當訊問的時候，他們黨員代表也不加以反對，而是樣子像十分同感似地，和暴徒一同坐在那裏，一面笑着，一面聽着比耶洛夫的答辯。

只有梅尼珂儘是從他的“破鞋子”上說了各種話；但也只是含淚地，基督教徒地懇願了而已。

做人質的克勞丘克和波加洛夫，即刻被關在監獄裏了。黨的同志雖被關了起來，“黨的代表”于囚徒有利的話却一句也不說，只是掉過臉冷笑着。這些事于自己是沒有關係的——因爲“黨員”就還沒有結交過呀！

在打直通電報的時候，在場者有契烏梭夫和卡拉娃耶夫，和要塞方面的代姆欠珂，梅尼珂夫，多布利茨基。塔休更是去了。

在此之先，昨天我們在基爾吉斯旅團本部一會見完了，我們便把十二條決議事項報告了中央。并且警告了。——

決議雖是決議了，但是我們却不相信這決議本身是有三文價值的。因爲要塞邊代表和要塞全體的意向并不見得一致，他們也許把各代表視爲無足輕重的玩意，也未可知。

現在，在師團司令部，在打電報之先，我們先提議開一個糾合報告中央的“共通的意見”的會議。會議的空氣，還是一仍其舊，暴徒邊的代表照例在說着玩笑話。但是總算是達

到了某種程度的“諒解”。我們打了電報。那時候的會話的記錄，完全沒有被保管。其他的會話，留下的也只是一些斷片。(註十三)根據這個，我們可以明白，在我們一起人打電報之前，我們的某個同志曾和塔休更方面做了下面這樣的一段會話。

——

(註十三) 並且因為有些地方文字疊在一起的關係，所以只能夠寫一半。

——請叫諾維茨基來說話，至急！

——我便是諾維茨基。土耳其斯坦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伊布拉吉莫夫和同執行委員長比耶洛夫，以及其他的人，現在都不在這裏……

——我是被委任了全權的秘書。……事情愈來愈急。自稱戰時會議，在最後通牒地要求着，要我們把軍事上的全權交給他們擁立的司令官。——他們正想逮捕我們的有責任的吏員呢。……暴徒在通威爾奴伊的所有要路上，都有步哨。……事態真是緊急得很。我在拚命弄着酒。可悲的最後，可說是在漸漸逼近着。……請你告訴我們，究竟我們還是應當在這裏等他們逮捕呢，還是應當趕快到山裏避難去呢？……

我們並沒有命令過交涉這些事，當然尤其不至做“還是應當就捕呢，還是應當到山裏避難去呢”一類的蠢到極頂的質問的。

這些事當然不是從塔休更所能知道的。應當蹲在這裏到那個瞬間，什麼時候避難才有利：這些事，我們應當懂得最清

楚才是。但是那時候大家是在興奮的漩渦中，所以向各方面瞎打了這種電報，做了這種無責任的會話。這事我們開頭還不知道；因電報技手的廢話，才知道了。

——真忙死了，——完全打了。……

——什麼“完全”？——我們吃驚地問。

——唔，正是如此，——發出了，發出了。

塔休更方面的一些好事的人，還訊問了各種各樣的事。

——有什麼亂子沒有？情形如何？

這時候，在旁邊的人便胡亂地作了答信。無論怎麼，要一次看出所有的事，總是辦不到的。

這“到山裏去避難”的交涉，并不就這樣斷念了；還有下面這樣的斷片保存着。——

——革命軍事會議員枯伊布伊歇夫和伊布拉吉莫夫，土耳其斯坦中央執行委員長比耶洛夫，委員會議長留比莫夫，同志孚侖傑，馬上就要到這裏來。……

——威爾奴伊方面有人忠告塔休更，叫固執比耶洛夫做赤衛軍司令官候補。——還有剛在說過的問題（便是到山裏去避難的事），請給我們一個回答。

——馬上回答你們吧，諾維茨基。

——好的。我們就專在這裏等着吧。

——在這裏的一些人正在看着諸君的報告，諾維茨基。

——好的。請給我們一個回答吧。……

——非等大家看完是不能回答你們的。……諸君叫出了不少人，所以非等這不少人完全看完不可。……

正當這時候，我們開完了會。在那裏談着話的那些東西知道了，慌了起來——

——會開完了。……倘若你們不能回答，我們就要走了。……

塔休更也很急地——

——孚侖傑來了。我們馬上就可以回答你們。……

但是時候已經晚了，威爾奴伊這邊的說話的人，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地——

——請等一等。……孚爾瑪諾夫和比耶洛夫快要來了，還有暴徒方面的代表。這事請暫勿說起吧。回答到後來再給我們就可以。

——可以吧。——塔休更回答。

接着我們便打電報去塔休更——

——你們是誰？請都告訴我們吧！

對方回答說——

——請你們先說吧——現在坐在那裏是誰？

——我們這邊是孚爾瑪諾夫，比耶洛夫，波士多奴伊歇夫，特別部長馬沙爾斯基，地方革命委員長兼要塞方面組織的自稱革命軍事會議員契烏梭夫，歇加布托吉諾夫，以及師團特別食糧委員會的馬美留克和官吏數名。現在在說着話的是我，孚爾珂諾夫。在會議上，我們討論了這件事，——便是在暴徒

方面算得頂頂重大的問題——解除特別部和革命軍事裁判委員會的武裝而將武器完全交給要塞的問題。在剛剛開完的軍事會議和革命會議的交涉會裏，我們做了兩個約定。——

〔第一〕 特別部和革裁委員會，只讓有十五名留在那裏；其餘的幹部，可以拿着所有武器（但是機關鎗却要即刻交給要塞）去做師團司令部幹部的補充。至于特別部所屬的機關鎗，則已被逃去要塞的機關鎗兵搶走了雷管。

〔第二〕 倘若要塞方面的大眾不受諾這個提議，而要求解除所有幹部的武裝和交出所有武器給要塞的時候，——在現在的情勢之下，我們要完全答應那些要求，而從步哨大隊派步哨到特別部和革裁委員會去，使從事那個任務。軍事會議和革軍會議，要固執第一要求到底。非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贊成第 。

下來的重大問題，便是關於文武兩政機關的問題。現在當地存在着兩個發布相異的命令底相尅的機關。第一被考慮的便是軍事會議和革軍會議兩機關的妥協，第二便是我們和大眾妥協。

我們當局達到了下面這樣的一個協定。——革軍會議要和地方革命委員會及軍事會議合併。第二十七聯隊步哨大隊，“只許”在要塞留下不得已的警備隊；其餘各歸原防。將這事告訴給一般居民知道。倘若這提議不為要塞方面的大眾所答應，則應把非法的革軍會議放在全文武機關中的最高地位。應把非法的機關和合法的國家機關的區別，對大眾說明一下，和

對一班代表說明了一樣地。代表倘有奪取合法的國家機關情事，則中央將即刻命令塔休更的軍用鉄甲車和由一竟支持着“自己的”合法的國家機關的勞動者農民組成的，目下駐屯在列普辛斯克地方的西伯利亞軍出動。請回答這兩個問題吧：第一，解除特別部和革裁委員會的武裝問題；第二，政治機關組織問題。孚爾瑪諾夫和此外一些人。你們是誰？可不可以驚動特別部長和革命軍事裁判委員長一下？……

——這邊是戰線總司令官孚倫傑，革命軍事會議員枯伊布伊歇夫，伊布拉吉莫夫，以及留比莫夫，土耳其斯坦中央執行委員長比耶洛夫，和戰線特別部長。在給你們說話的是總司令官。從在戰線革命會議提出的材料，我們可以知道地方上的文武兩政機關是包含着若干錯誤。尤其，由守備隊的聲明裏也能見出，威爾奴伊地方居住着些變節白軍士官，此外還有特別部的活動。這些錯誤在戰線上已能見出；我們爲俄國的今後的方針，已經發了這樣一道指令，叫把變節白軍士官護送去塔休更。至于特別部的問題，則一禮拜之前，塔休更方面已派新特別部長梭珂洛夫斯基到來。既有關於顯現在守備隊的聲明上的各種實行方法，當然這種了解不充分的地方是非充分加以一番說明不可的。關於新政治機關設置問題，戰線革軍會議起着絕對不許可的方針（這是考慮地方情形底結果）。爲改善地方機關事務所必要的實際方法，同時一定也要是爲改善那地方的一般狀態所必要的方法才是。——第一，護送變節白軍士官至塔休更的事，應當再一度被確認才對。第二，關

于一般居民武裝問題，則應當遵從戰線命令；本來一般居民的一部分，是根據那個命令組織起來了的，那組織團體，一方面擔當着同地方的警備，同時做着戰線部隊的預備軍，但是一般居民的未組織武裝，却是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絕不能承認的。第三，因為地方上的蘇維埃政治機關乃土耳其斯坦蘇維埃政治機關的前衛的部署，所以這個問題應當在同地方和中央的各種緊急會議上提出才對；我們希望結果能建設一個土耳其斯坦的正當的勞農政治機關。第四，關於地方當局機關事務改善問題，則該在最近完全實施才好。第五，因戰爭而弄得不堪設想的列普辛斯克地方的救濟問題，乃蘇維埃當局最緊急的事業之一，所以對這個問題，應該照我們的最近的指令而加以特別的注意才是。特別部和革裁委員會的問題，唯有在剩下的部委員完全携着所藏武器和師團司令部合併的時候，戰線革命會議才會予軍事會議以承認。政治機關的問題，應照我們發的指令而解決，並且一定要經過中央當局的裁可。新機關應由和戰線上人熟悉的一些人組織，並且這時候，軍事會議應當從能博得守備隊的信任的人物之中指出它的候補者，而同樣地經過戰革軍會議的承認。至于地方革命委員會，也完全一樣。無論怎樣，我們都應當在我們的共和國的勞農大眾面前，保持發布法令和負擔其責任的秩序。一切實際行動和一切指令發布的權利，都在師團長比耶洛夫的手裏；這和地方革命委員會的指令由現任委員長發布是同理。革軍會議應該監視起那些企圖予蘇俄以打擊，企圖引起和波蘭白軍的交戰，

以達擾亂的目的，和想把這事給赤衛軍說明的人的行動。我相信，勞動者農民不久將勢不得不清算一下根據着這種說明的一切過去事件。尤其，叫把若干部隊開去費爾干地方的我們的軍令，一定要死守才對。同地方的勞動者農民，一面忍受着無賴漢橫行的苦楚，一面在等待着謝米列欠斯克同志的救援。我們要再一度嚴命秩序恢復的實現，關於這個——當實施該命令的時候——無論怎樣的追求都是不許有的；倘有不實行同命令而反叛蘇俄的人，一經發見，則這些東西將和俄國的死刑執行人一樣，沒有一言的餘地。俄國的勞動者和戰線上的赤軍，和他們的代表一樣，在想着我們的共和國的事。最近我想以戰線總司令的資格，和謝米列欠斯克之子的資格，到威爾奴伊地方去。戰線革命會議，期待着他們所提出的要求底即時回答。戰線總司令官弗倫截，革軍會議員枯伊布伊歇夫。

——這邊是孚爾瑪諾夫，在軍事會議和要塞一方面的革命會議的代表會同之下。一切指令，我們要在最近着手實行。接着我們要即刻開一個文武兩官的合同大會，審議各種問題，而給要塞方面的赤衛兵說明一切。其結果容後報告。在我們的意向，最好是在你們的電報室裏放上一個革軍會議員，使回答能以加速。

——好的，我們要放上一個人。同志馬利諾夫斯基或是同志諾維茨基要做我們的代理，和你們談話。接着我們要報告你們，據從莫斯科發出的無線電話說，基耶夫已經落在我軍

之手，戰況于我方有利地展開着，而正當這時候，波蘭系白軍破壞了同市的大部分——工廠，變電所，更有基耶夫·別契爾斯基大寺院。還有，我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這件事，便是波斯發生了××主義革命，成立了一個臨時革命政府，一些英國人和商人階級統統跑了。這種情勢，使我們的注意特別集中在了阿夫干尼斯坦·波斯國境。無論從常識上講來，還是從第三師團的名譽感上講來，同師團都受着這種暗示，便是說他們應當加入光榮的勞農軍隊的隊伍。……

此外還講了一些別的話，但是記錄却僅止于此。我們談完了話，就在師團司令部和要塞方面的代表開了一個臨時會議，關於塔休更的意向做了種種協議。結果決定回到要塞去，開一個要塞大會，并從我們司令部這邊推選一人，上台做一個一般的報告，報告昨天在基爾吉斯旅團本部會見的終始，說明剛剛接到的中央指令。

我被推選了出來。大家都充滿着友情，祝福我們的前程。青年隊很大胆地很神氣地完畢了裝填，似乎已經知道事件將是怎樣着落的樣子，歡勇地擔當着警衛。在我之外，去要塞的還有馬美留克，和怕登珂。契烏梭夫和其餘的人，和他們先走了。而我們則留在後面，商量着應當怎樣進行這次大會才好。

歇加布托吉諾夫決定留在師團司令部；他并不想跟契烏梭夫回到要塞去。此後，在暴動終了之前，他一步也沒有邁出軍事會議，一次也沒有到要塞去過。

在我們到要塞大會去之前，我們留在司令部一點半鐘到

兩點鐘，和皮休皮耶克交換了電報。在皮休皮耶克，當時有孔多路休金滯在着。至于其他地方的中央，則一處也不能和他們持取聯絡，——因為我們不知道該信用誰才好。

只有一個皮休皮耶克。我們打了一通電報給那裏的臨時特別部長歐珂托夫。他是一個可信賴的有望的青年。——

軍用。至急。東部。

發生暴動的第二十七大隊，和其他小守備隊合併占領了要塞，意欲聲明臨時政府成立。塔休更用運貨汽車，派第三十八鐵甲兵分隊和前面中隊來救援我們。他們到了皮休皮耶克，請即用暗號電報來報告我們。但在特別指令下來之前，應叫他們駐電在皮休皮耶克莫動。這通電報意味着當方的命令，所以要請你們照着它行動才好。在你們那邊，最好也請執取一個這一種警告方法。請將這事報告給吉諾維耶夫和其他同僚。NO. 900.土耳其斯坦戰線革命會議全權委員孚爾瑪諾夫。

歐珂托夫即刻召集同僚開了一個非常秘密會議，大家都在下面這一張血書上面署了名。——

申 告 書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午後八時，列席臨時特別部

長召集的非常秘密會議的在下面署名的這一班人，關於其會議內容和指令內容，誓守絕對秘密。倘有洩漏情事，當即處以死刑。

一，歐珂托夫。二，波爾士諾夫。三，夏坡娃洛夫。四，不明。五，吉馬諾夫。六，不明。七，愛大爾別珂夫。八，維·梭坡夫。九，布拉文。十，卡拉·慕爾札。十一，孔多路休金。十二，不明。十三，不明。十四，斯多洛金。十五，不明。十六，吉諾維耶夫。

接着便設立了一個實行機關——秘密本部，作成了它的議定書。

議定書第一號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在歐珂托夫議長之下開會的俄國共產黨皮休皮耶克地方各機關官員大會。在歐珂托夫報告大會召集的原因之後，便有秘密本部員的選舉，同本部長有決定一切問題的最高權力。為補佐本部長，特設秘書和副官二人。

選舉結果：本部長，同志歐珂托夫；部長秘書卡拉·慕爾札；副官，果魯比。

會議從晚半天一直開到深更半夜。

作成指令——早晨布于全市。

讓我們把這可紀念的文書的全文，抄在這裏吧。——

指令第一號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四日

即時在皮休皮耶克全市布告戒嚴令。

當市的所有權利，應歸我本部之手。同本部長歐珂托夫，同秘書卡拉·慕爾札，同副官果魯比。從各地方來的指令，不經同本部檢閱，一概不得予以實施。

未有特別命令，禁止一切會議，集會，和歌舞音曲。

在戒嚴令布告期中，教堂不得打鐘，并不得祈禱。

未有同本部的許可證而擅自離開當市去別地方的人，捉到當場鎗斃。

茲委同志夏坡娃洛夫為皮休皮耶克，那爾因斯克，和普爾傑娃利斯克諸羣的全武裝軍司令官。他所下的一切指令，一定要由我本部長或同秘書的署名。

茲委同志斯尼吉列夫為當市民兵指揮官。委同志傑娃金為守備隊長。

未經我本部裁可的電報，無論發信受信，均在禁止之列。

皮休皮耶克市，和皮休皮耶克，托克馬克，那爾因斯克，普爾傑娃利斯克諸羣的所有軍隊，均直屬於皮休皮

耶克市本部。

疏忽步哨任務的人，攪亂秩序的人，不服從我本部的人，不服本指令所指示（即使是一部分）的人，當即予鎗斃。

所有共產黨員和所有蘇維埃當局者，應各在其位，而絕對服從本部的指令。

在戒嚴令解除之前，革命委員會只可遵從本部指令，但實施它所指示的。

本部長歐珂托夫，祕書慕爾札，副官果魯比署名。

我們雖和皮休皮耶克取着聯絡，——我們已經不記得問質了他們什麼些事，警告了他們什麼些事了——但是我們却把戰時會議放在一邊，而進行了自己的工作。而一方面戰時會議呢，却也是如此。

一個是和我們的公式交涉，和各種會議；另一個是性急的他們一霎也不停地進行着的事務。尤其是要塞方面的“委員長”培特洛夫，要算最不鎮定了。——在於他，無論什麼會議和會見，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他一點也看不起這個，常是輕視着一切決議。這些會議，他是不很出席的。他和卡拉娃耶夫，布金，烏伊奇奇合起夥來，被暴徒們所包圍着，不斷地亂幹着。

他竟在決定着要塞的那個部署非更改編制不可，那個部

署非解散或補充不可這些事。

他一切事情都管，他決定了各部署和它的指揮官。一言以蔽，他是做着要塞方面的組織機關的實際上的中心。所有種類的人，從所有方面集攏到這裏來。——列普辛斯克和珂怕爾地方的難民，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的脫走者，從×××逃來的人，遠近各城鎮的富農，告發“蘇維埃當局紋亂綱紀”的人，要求武器的人，企圖乘火打劫的人，來訪問近親的人，吃了蘇維埃各懲罰機關的苦頭的人，病弱不具者，……等等等等。——一言以蔽，這整像是一個和在火藥庫裏點火一樣有一粒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發的物質底集合。這些人是非特別予以注意不可的。——一個不小心也許會鬧出大亂子來呢！

這些充滿着忿恨的羣集，是在令人難堪的興奮的漩渦中。他們想起了各種事情和“蘇維埃委員的掠奪”（在這裏又是食糧配給制度問題！）的事，不安的空氣可說是到了最高頂。總結賬像是一分鐘一分鐘地逼近着，拚死命的暴行像是這就要開始似的。

培特洛夫，卡拉娃耶夫，布金，烏伊奇奇，喬爾諾夫，結成了這個自稱“積極行動”者們的集團。——他們一絲一毫也不想和人家交涉或妥協，他們專門在想恣意地行動。

他們想是想的，但是……最後的決心却沒有。他們可以說是缺少着一把螺旋的筊子；有這一把筊子，全要塞的機械便能運動起來。他們非常不滿意戰時會議，因為它老是和師團司令部辦着無聊的交涉，並且似乎還是有所顧忌似的，而他們

之所以似“類聚”起來的，也就是因為這個不滿咒詛的感情。戰時會議的大部分人，都和他們不十分親近，——涅烏洛托夫，浮面珂，普拉梭洛夫之類。這些傢伙在第二十六聯隊開到之前，似乎是繫了所有的希望，並且將實際行動放在一邊了。而事件的本體，也便在這裏。

在這期間，他們接連着發出了不少指令，唐飾了人家的眼睛。

要塞令第三號，是關於司令官任命而發出。這個由軍事會議公布了。接着，那“司令官”本身又公布了第四號。……內容是——

要塞令第四號

給全謝米列欠斯克地方軍。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

第一章

全聯隊幹部，全中隊幹部，和各位中聯隊長，不得發布專斷的行動命令，并應將這事通告給自己各部隊。違反者當付諸公判。

第二章

茲任同志鮑羅廷為軍司令部長。

第三章

茲任同志堯路古洛夫爲軍司令部副官。

第四章

各位聯隊長，應即刻命令自己各部隊，做戰鬥的準備。

軍 司 令 官	培 特 洛 夫
軍 事 委 員	喬 爾 諾 夫
軍 司 令 部 長	鮑 羅 廷
署	名

看吧，在這裏已經對各聯隊命令了戰鬥準備。這也便是說，“積極行動者”們在做着實際行動的準備。此外，還有一件這一天的最可注目的文書被保存着。那是培特洛夫給一個青年的文書；這簡直不是什麼“戰鬥準備”的事，而只是食糧供給……的問題而已。它的內容是——

令 狀

茲派赤衛兵伊沙炎珂率同兵員五十名，去逮捕爲實施最大限的徵發而駐在威爾奴伊羣和札伊契夫羣的蘇維埃委員。

茲在下署名捺印，予以確認。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

威爾奴伊市。

謝米列欠斯克 地方軍司令官

培特洛夫

軍事委員

喬爾諾夫

軍司令部長

鮑羅廷

“司令官”的權能，簡直就這樣的廣泛。和食糧配給制度的……鬥爭——攻擊力組織！

當時戰時會議長契烏梭夫，爲使已是非常圓滑的和各村落間的關係更爲緊密起見，而拼了死命。例如，這裏有最好的例則保存着。那便是戰時會議和阿列基舍耶夫革命委員會的交換文書。要塞在十二日便寫了這個。——

極秘。至急。非公式。給阿列基舍耶夫村革命委員會。
臨時地方軍事革命戰時會議。茲報告你們：當市平穩無事。貴村狀勢如何？請即報告我們。又，在我們有通牒給你們的時候，盼你們全村能一齊結束武裝，舉起事來。至要至要。

署 名

“阿列基舍耶夫村軍事委員會”給了這樣一個回答。那回

答這樣寫着。——

關於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二日的你們的無許可地引渡武器，和奪回被一些農民拿了去的武器底要求，我們在這裏報告你們：我們已經用和平手段奪回了同武器，計旋條鎗五枝，子彈三百七十五個，手擲榴彈二個。卡拉斯克村革命委員長由斯坡夫及其同僚，已于夜間逃走了。——聽說是到威爾奴伊去的，帶着手鎗五枝，旋條鎗二枝。全村很平穩。我們有下面這一個消息，便是說：我們是不怕什麼的，我們的組織已足夠了。倘若你們需要的時候，請即來請救，我們當派預備隊前來。其餘的事情，都有同志列夫金來給你們說明。

阿列基舍耶夫村軍事委員會（署名）。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

阿列基舍耶夫村一三二號

威爾奴伊羣阿列基舍耶夫村軍事委員會。

呈

謝米列欠斯克地方軍事革命會議長

要塞那邊，擴大了勢力，取了聯絡，組織了起來。他們是在做着“戰鬥準備”呀！他們的勢力，時時刻刻地增大着。而我們這邊呢，却完全分散了。我們只剩下了僅少的人——實際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但是這僅少的人却有一個唯一的價值，

便是他們一點也不慌張、意氣也不沮喪、也不懂什麼叫做疲勞地緊密地團結着做着工作，認清楚了暴徒的心理而拚命做着工作。便是這一點。這“一點”是非常被人家承認的。

* * *

時候到了——我們要到要塞去。同志和我們握手作別，祝福了朋友的成功。——我們動身了。在走到要塞之前，我和馬美留克商議了該怎樣進行的事。我們決定：在我做了一般的報告之後，更由他上台報告一下師團的經營問題，食糧問題，還有昨天在自由館會合的情形。

我們沒有能和伊凡奴伊奇交談，——因為周圍的情勢，所以不好說話。

進了要塞，便有戰時會議的傢伙迎了出來。他們很嚴重地檢查了我們的身體。我們並沒有帶武器。我們故意沒有帶。因為我們知道就是帶了來也會被他們搜去的。我們進了要塞。決定馬上就在要塞中央開一個大會。要塞馬上吵了起來。開大會的事傳遍了所有人。他們即刻開始向要塞的中央集攏去，都想在靠近代替講台的運貨馬車的地方占一個位置。

看這成千的武裝着的羣集吧！他們像餓着等血喝的猛獸樣的哼哼着，呻吟着。真是極度的……“不平”呀！你看他們每一個人對蘇維埃當局咬着牙。

倒是誰硬把我們從村子裏拖到戰爭裏去的？是誰幹的徵發？無論到什麼地方也找不到一個不恨裁判委員會和特別部

的人。你們一竟在欺騙着我們。自己什麼也落不着；你們倒是以爲誰在歡迎着這種新制度呢？——講都不用講，只有那些狗才們占着便宜。

這些狗才，來，把他們拋到火裏去！

頭腦們來了；他們圍着運貨馬車坐下。布金爬上運貨馬車，用大嗓子喊道。——

——我們要開會。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便是由塔休更方面提出的問題。……在那裏有總司令官和革命會議的一些人。茲許師團附屬軍事會議長發言。……

他叫了我的名字。我站了起來；挺起胸來，睨視了一番興奮了的成千的腦袋，再看了看站在近處的一些傢伙的臉色。——他們都是敵人，他們的臉都是懷着惡意的歹人臉。……

如何才能將這暴徒弄到我我那邊去呢？我們要怎樣借着這公式報告演說于我們有利地做煽動呢？

第一便應當在暴徒前面拿出架子來。我們不應當這樣想：站在他們面前的，是不幸的孤獨而可憐的軍事會議的代表——我們垂着馬上也許就要飛去的有罪的頭跑了來。……我們豈是來乞求他們的慈悲，來歎願什麼的？哦，否！站在他們面前的，乃是有絲毫不能搖動的絕大權力的最高地方軍事機關的代表。我們來此，不是來乞求你們的慈悲，或是來歎願什麼。我們以教師的資格來此。我們以有權力的人底資格來此。我們要把它的意志，軍事會議的斷乎的決意，傳達給你們。

總而言之，便是要用堂堂的充滿着決心的態度，拿出強者

的本色上台才是，一點也不可以遲疑逡巡。這是第一要緊——要用充滿確心的一步也不退讓的態度。

第二要緊的便是要儘是注視着全羣集，一瞬也不把眼睛離開他們。——說話歸說話，但是一方面也要細心傾耳于聽衆的種種哄言。留心他們還是懷着好感，還是懷着敵意；這還是大多數的意見，還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無用的嘶喊。倘若那是大多數人的意見，那末便應當再加勁；倘若那只是一部分人的嘶喊，那末便應當專心向他們進攻，弄得他們連一個屁也放不出。並且我們要在那個瞬間判斷全體的空氣，倘若知道羣集之間已經發生了一種新的空氣，那末便應當馬上拿出自己的當初的利害勁兒來，應着那空氣使用威嚇的言辭，或是後退的話頭。總之一定要像豹樣的剛柔自在，鼠樣的敏感靈捷。

倘若羣集是激昂着，最後的暴發是逼近着，並且感得氣息是非常興奮而急促的時候，——這時候我們便要緊緊地捉抑住心臟，用思想的解剖刀去開道——不是通過正面的鬥爭的廣道，而是通過有些小小的障礙物，有些不提防的石頭，有些不意的轉角的不大好認的小道——以走在在發着唵聲奔狂着的大浪上面戰搖着的小橋上面的意境，細心地，注意地，提防着周圍，看着首，心，和全身。因為這瞬間雖短，却是一個最大的危險：不懂得這一層，不認清這個時，便會“萬事皆休”。倘若逃過了這個運命，倘若覺得激昂的羣集的忿怒的狂波已經發着沉重的聲音退走了，——這時候我們要從新走出剛在的祕密的小路，而跨上堂堂的廣道。但是，這事說出來是不

可以的。——無論在聲音裏面，言辭裏面，或是興奮的臉上，都不可以叫任何人注意到我們剛在在祕密的小路上躲避了逼近着的可怕的災難。除去自己之外，一個人也不可以讓他們知道。等到暗雲過去了，黑暗的危機逸去了，將不再有剛在的瞬間的暴發了。羣集的熱度將漸冷下去，被我們的確乎的勝利的言辭所打動，而一點點，慢慢地退却，莫逸去了這微妙的瞬間，莫逃去了這微妙的瞬間！於是我們要更牢牢地將羣集捉住；我們要牢牢地將風頭弱小的當了俘虜的羣集捉住，捉住着帶上我們所願意叫他們去的地方去。帶去，和羣集面對面地，刺入地睨視着他們的渾濁的眼睛！一瞬也不可以將注意離開他們渾濁的眼睛；我們要從那眼睛裏面看出羣集的意境是在轉換着，在那裏有一件東西已經完成了並且永遠去了，現在在它的深處有一件新的東西在要被完成，馬上就要一準完成。倘若看漏了這一層，那可完了。我們的牢固而充滿着確信的步伐，一定要給命令給那像被電氣打了似的羣集的心；我們的重要的銳利的言辭，一定要刺進他們的頑固的腦子裏去，而在那裏開始自己的工作。總而言之，——

臨此重大的試鍊，我們一定要像花崗岩樣地剛頑不屈，小貓樣地優柔溫和才可以。

第三，記着這件事吧！

第三，便是要知道羣集所需要的東西是什麼，在他們最切身的利害是什麼；并且把這個說出來。倘若站在激昂到極點的暴徒的面前，面着火燄般的反抗而專講些于他們沒用的話，至

于他們激昂的原因則一句不提，那末我們是完了。我們要講的話，和我們以為重大的話，我們可以儘管講；但是在講的時候，一定要講得和羣集的利害有關係才可以，講得和他們吵噪的根本問題有關係才可以。

我們不是站在什麼節日的演說台上，而是臨着戰場，——并且和兵士樣地武裝着。認清暴徒的心理吧！我們一定要知道羣集的種種堅決的要求——羣集竟至于將有最後的情熱的爆發，他們究竟欲求着什麼。我們并且要敏感地聽出羣集的利害的喧噪和嘶喊的調子之類。我們要注視着羣集的惺忪的醉眼，知道它的眼色反映着怎樣的內部的暴風。不但如此，我們還要理解羣集因為什麼而激昂，用什麼力量才能統御他們，用什麼力量才能鎮壓他們。不論我們是怎樣的名人，不說和羣集有關係的話，是決不能捉着他們的。要講和他們沒有關係的話也可以，這不過要預先交代過，說這并非不相干的事，是有關他們的特殊利害的。如此，便能捉住他們了。

還有第四。

第四便是要從他們的臉，眼睛，動作之類，看出該對他們說什麼話；要說得能進他們的心（像把解剖刀刺進腦漿裏去一樣）該怎樣說才好。倘若不能辦到這一層，那末事情是失敗了。這樣便會弄得你們無論怎麼說，他們都會不來聽你，正如同東風之于馬耳。我們要將他們能懂得很清楚的獨特的言辭，刺進他們的心臟。非這個是不行的。不是這個，又要另一個時候，另一個場所，另一個羣集了。

下來便是第五。這也許是一個意外的忠告也未可知。——說奉承話。……在這裏，這是必要的。

在這裏吵噪着的，并不是勞動者羣。倘若是勞動者，那末便是直道他嚴肅地講，也能捉住他們了。并且即使會因此而釀起百倍于此的令人窒息的空氣，一起頭便講出這苦的真實話，也不一定就是壞事。但是，要塞的這些傢伙們却不是這樣的人。這些傢伙們說直道的苦的真實話，是再也捉不住的。

我們即使要講那真實話，要無論什麼都說，也只有到後來再可以——一起頭便拿出來是不行的。我們要先在他們的腦袋和魂靈上面塗上一層甘甜的奉承的蜜，此後再走進本題——再叫他們吞有苦刺的真實處。要叫他們吞進真實話，簡直要和給病人丸藥吃一樣，一定要叫他們吃不出苦來才可以。要得到這樣的結果，爲了自己的目的，我們要採用這個方法——也奉送一服奉承藥。這一服藥是會現出非常顯著的效能來的。至于這方法是好是壞，則應當看它所獲得的結果如何了。總而言之，我們要向着目的前進。我們要講出他們願意聽的話來，叫他們聽了身心都軟化了，怒也息了，懷疑也解了，對於我們和我們的工作底不信用和猜疑之心也去除了才是。但是那時候——應當一度空手前進。知道嗎——要像預審判事樣地辦——最初用第五個方法將他們攝住，將他們的注意力和猜疑心完全去除，那末氣也緩和了——只要不是石頭，什麼話都可以說出來了。但是這羣集是石頭嗎？胡來——這不是一個力量，只是情熱的狂波而已。

我的忠告，便止于此。最後便是兩句分別的話。——

倘若無論採取什麼手段，無論怎樣做都失敗了，那末就斷然離開那兒吧，和走進去時同樣大胆地。反正是完了——我們要盡可能地有效地死去！便是一邊在被打死，也莫忘去利用那死去有效地煽動他們吧！我們應當有用地死去！

莫周身作抖，泣求着慈悲，白白地死去！

好好地死吧！我們要拿出我們的全身的勁兒來。總動員啊！——無論是腦漿，還是心臟，……都莫愛惜 Energy 的消耗吧！——這不是我們的最後的總動員嗎？哦，好好地死吧！……

再沒有什麼說的了。止此了。

＊

＊

＊

我和馬美留克，站在打着漩渦的暴徒之中。暴徒發着可怕的唸聲，圍着我們。看吧，他們就在那裏呢！——板着臉的布金，不是在那裏用可怕的充滿着憎惡的眼睛忿忿地看着我們嗎？契烏梭夫不是在那漂亮的鬍子下面在那裏對我們發着狡滑的嘲笑嗎？卡拉娃耶夫的小眼睛，不是在那裏狡滑地向四處看着嗎？……無論向那裏看，都是充滿着敵意的忿恨的微笑。無論向那裏看，都是威嚇。

我們是在忿恨的火的海中。……我們會像狂浪中的木片一樣，馬上被捲走。

——同志諸君！戰線總司令官命令我到這裏來，和諸君做一番談話。諸君和我們的雙方代表，昨天開會討論了要塞這邊

吵嚷着的各種問題。我們把決議報告了中央，而從那裏得了回覆。我們現在要對諸君講的，便是昨天會見的結果和中央的回答。我們將不把各個小事來當問題。我們要這樣做，便是挨着次序說一說：我們昨天討論了些什麼問題，我們怎樣解決了它們，關於那問題塔休更是怎樣回答的，他們還對我們和諸君雙方命令了些什麼該做的事。……第一個問題，可要約如下……

我對他們敘述了事件的本質。接着第一，便是第二；接着第二，便是第三。……

開頭數分鐘，要算特別難辦。——他們只是吵嚷着，也不想聽；只是這裏走到那裏，那裏走到這裏地；或是把鎗挑戰地卡卡作響；時時用大聲嘲笑着，喊叫着，吆喝着，吹着口笛，不聽演說而有意大打呵欠。……

但是，這樣的引起了他們的注意的字眼接連着像大浪般湧向了羣集之中。——

——食糧配給制度……特別部……鎗斃……軍隊移動……

這樣的字眼，誰也不願意聽漏——這是他們所願意聽，願意知道的事。

——在那裏嚷着的事，是應當好好聽着的。——他們似乎大家都這樣想。

過了五六分鐘，羣集頓時的靜了下來，直令人不以為站在那裏的不是成千的人，而只是十個左右的人，並且簡直不像是發氣的暴徒，而像是傾耳細聽着的好友。……這樣，話就好說

了。——而我也頓時有了精神。……

誰說諸君是反抗蘇維埃當局的呢？用肉和血填了珂怕爾·列普辛斯克的山野的光榮的赤衛兵諸君，那能站起反抗蘇維埃當局呢！說諸君是蘇維埃當局的敵人，那完全是流言。諸君乃蘇維埃當局的真實的朋友。因為，蘇維埃政權是建立在爲了它而捨命奮鬥了的我們的赤色英雄——諸君的弟兄們的白骨之上！

這並不是什麼假話。兩年之間他們繼續了苦戰，這是能夠保證的。但是到了發生了暴動的今日，當然這也非打一個對折不可了。但是現在是不可以提起這個問題的後半的。現在只可以說到謝米列欠斯克軍的功績，把他們煽動起來，使他們感到慚愧，叫他們自己想想，他們現在的行動還是出于自發還是由于被迫。

非常安靜，羣集被關在深的沈默之中了。他們熱心地傾聽着浸到心裏來的話句。……

我已經說了兩個鐘頭。……

陡地烏伊奇奇跳上了運貨馬車。

喂，……我們要散會了，整壕那邊不知道因爲什麼在吵嚷着。……是基爾吉斯中隊來到了，他們帶着機關鎗。……而軍用鐵甲車也向要塞這邊開進着!!!

羣集哇地嘶喊了起來。真是像做夢一樣。那深的沈默被撞破了，成千的唸聲，喊聲，指令，指揮……混亂。

兩三秒鐘之前還安靜地站在那裏的羣集，陡地像發了瘋

一般地發着喊聲奔跑着。……

——到戰時會議去吧！——契烏梭夫說。

我和馬美留克弄個眼色，便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地分開混亂的左擠右擁的赤衛兵之羣前進。……走進了屋子，烏伊奇奇馬上走了來。

——像是弄錯了。——他也不看着我們地這樣說明。——只是謠言罷了。……鬼也沒有來到。……真是空鬧了一陣。……

接着便是一陣歪笑。

于是我們察覺了一切。

是暴徒首魁們安排下的這個流言騷動！他們不把這大會弄糟是不行的。他們竟以為預先煽動過了的羣集會把大會破壞了；那知羣集非但不破壞，并且開始非常熱心地老實地傾聽了。

所以，我們軍事會議代表開頭雖只是“誘惑”了羣集，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到後來也許竟會有得了他們的好感和同情的危險呢！……

照這種情勢，我們也許能在這熱心的聽衆心裏種上了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意志，也未可知呀！……

——哦，這是再危險也沒有的事了。斷斷不能就讓它這樣下去的！

于是首魁們決意要破壞我們已經給了的好印象，把大會弄成了一團糟。受了驚的要塞邊人，忽忽忙忙地拿了武器着手了不能看見的敵人底迎擊。

但是等大家知道了是流言之後，是否能讓提議再重新召集大會呢？這個誰願意呢？……不是那樣地破壞了嗎？我們列席戰時會議，討論着的乃無聊的、變的第二義的問題。我們現在在這裏已是無用廢物了。這個，馬上便能分曉。

圍着桌子，坐滿着人。軍事會議是完全白費的——并非非開不可。尤其烏伊奇奇是在神經質地忙着。——一回兒什麼事情也沒有地跑了進來，一回兒又跑了出去。停了十五分鐘光景，他又和貼格涅利亞多諾夫一同跑了來，兩人一直向着我們走來。——

——喂，知道嗎，——烏伊奇奇說。——赤衛兵在要求着解散蘇維埃各官廳呢！他們……他們命令我們來逮捕你兩人。……“在全赤衛兵之名下”，……是這樣的……他們叫我們來逮捕你兩人。……

此事非“全赤衛兵”的要求，乃再明白也沒有的事。——要逮捕我們的，只是一些無賴漢們罷了。但是事至今日，有什麼辦法呢？

我對契烏梭夫說——

——同志契烏梭夫，這倒是怎樣一回事？戰時會議是否承認了逮捕我們的事呢？這是否是你們的決意呢？

——不，不是這樣。

他困惑了起來，明明是完了。——

——我們一點也沒有知道。……這……這真是哦，倒是爲了什麼，我們一點也，哦……

——那末，請你問問他們吧！——我對契烏梭夫說，指着烏伊奇奇和其餘的人。

但是，貼格涅利亞多諾夫吆喝了起來。——

——好吧，我知道了，那末就請你們滾蛋吧，費話且莫說！他轉到我們背後，連打帶踢地，把我們推到門口；契烏梭夫和其餘的人，則一聲不響地看着。這完全是戰時會議安排下的好事，裝不知道也沒用的。

走了出來。……在廣場上走着。路上碰到的赤衛兵，都神奇地看着我們——大部分似乎一點也不知道我們被逮捕的事。但是到這時候又不能求助於他們。來到了地窖裏。他們把我們關在一個狹而暗的小屋子裏了。在那裏已有十五六個人被逮捕監禁着，大部分是師團政治部員和黨立學校學生。在監房的儘裏頭的一個角落那裏，我們五個朋友聚在一起了——波加洛夫，克勞丘克，怕奎珂，馬美留克，孚爾瑪諾夫。

——總是不行……

——這種事情是不能有的……

——倘若再被捕五個十個，那末師團司令部會是一個人也沒有了……

——那時候將是怎樣呢？……

——那時候是再也沒有辦法了……

——這裏不知道能不能夠逃走？

我們竊語着這些事。——

我們於是摸開了牆壁，爬開了骯髒的地板。在獨房之中做

了種種摸索。……

——總該有什麼法子想吧？……

——是的，總該有……

——禁聲，禁聲……保不定沒有密探在此呢……

——對的，對的，該放靜些。哦，看那裏，有人在窗戶外面向裏面看着呢……

赤衛兵從鐵窗外面向裏面看着。但是監房裏很暗，所以又像是不能夠看清楚。起初向裏面看的是兩個人，後來又另外來了一個。——我們能夠聽見他們竊語的聲音。——

——頭腦被捕了……被關了起來……

鎗時時發着卡卡的聲音；他們從鐵窗外面向裏面看，是想監視我們。他們有的則竊語着，有的則罵起街來，恫懾我們起來，說要把我們殺死。我們儘是坐在那裏大家用小聲說着語。在這種時候究竟說了些什麼話呢？一切都是決定的了。——我們落入了暴徒之手，被關了起來。既不能逃走，又不能和誰人說話，向誰人作託。——在我們救援是無望的了。這時候我們能做的最大的事情，便是他們要殺我們，我們便只有從之而死。

那是確實的，我們大家是預想了不好的結果。不過話又要說回來，到那時候要作別種預想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既能像那樣無由無故地將大會破壞了，也不再開，並且又無由無故地將我們捉了起來——當然要殺我們也是極其便當的。我們完全在他們掌中。只有我們——師團司令部還有十個人——做着

他們的政府樹立底唯一障礙。……要怎樣才好呢？他們不會以為只要把我們拉出去鎗斃了就可以了嗎？我們自身在白軍的勢力範圍地方發生暴動、將白軍的首魁逮捕了的時候，也就“不會將他們送去裁判委員會”嗎？當然，這是會的。但是這裏的暴動是野蠻到極點，差不多毫無統制。既無一定的主義主張，也沒有一個健全的指導者。他們一定會以為只要殺了就可以的；我們這樣預期。於是我們沉默了起來。在我們旁邊的人，也漸漸住口了——他們大概是想了和我同樣的事。……監房之中，就像死一樣的靜寂，漸漸黑下來。我爬到窗子那裏，脫了皮鞋，伸開着腳，取出小的記事冊，開始寫了在這異常的瞬間的我自己的思想。因為暗得看不見寫的關係，所以我寫得很亂，行都分不出來，不過我還是寫了下去，因為這時候，這人生中的整個地異常的瞬間，我是想寫些什麼下來呀！……

這樣，兩個鐘頭過去了。……陡地，在門那邊，走廊那裏，有了一種嘈鬧的聲音，不久便有五六個人走到我們的監房這邊來，對守兵說了些什麼話（在門那裏，是有兩個持着旋條鎗的守兵監視着我們的。）於是沉重的門便“卡拉”作聲地開開了；有一個不知是誰的聲音突破了監房的黑暗。——

——孚爾瑪諾夫在這裏嗎？

我駭了一跳，豎耳細聽着。我的心臟，那一瞬間就像凍了起來一般。嘴裏就像滴着冷的薄荷水一樣；下唇顫抖一回抽起筋來；手足就像觸了電樣地痙攣起來；視線像凍了起來一樣地向着聲音發出的門那邊。——我的全身硬了起來，凍得和石頭

一般。

我不作聲。於是那聲音又喊了起來。——

——孚爾瑪諾夫在這裏嗎？

——在這裏。——我在暗角回答，一邊努力不叫聲音失去健康結實的勇敢氣概。

——與我走出來……

——走到那裏？

——走出來……

——我正光着腳呢……

——光着腳也不打緊——就光着腳與我走出來吧……

事已大明——

“是要鎗斃我呀！”

我和同志訣別了。——

——他們要殺死我了。……我們再會吧。

——哦，說什麼話來！……他們一定是要訊問你呀……——馬美留克安慰我說。波加洛夫和克勞丘克，也說了些安慰的話；而胆小的怕登珂則駭得抖成一團，一句話也沒有能說出來，只是緊偎着牆壁，用害怕而神奇的神色一覽看着我的臉。他似乎是在說——

“當然如此。……但是我也會跟着你去呢”……

但是究竟如何是好呢？如何是好呢？

我先握了馬美留克的手。——

——再會！……

但是，這樣的想頭掠過了我的腦袋。——

“要好好地去死才是呀！……莫像胆小鬼樣地死去呀！……但是，哦，我真是怎樣，怎樣，不願意死去哦！”……

——要我出來辦不到。——我陡地說出了這自己也沒有想到的話。——請帶一個戰革委員會的委員來吧！——我非和他一同去，是不去的。……

但是那時節，不知怎地，有一件神奇的事情發生了。便是，在門口站着的剛在的一些傢伙，竟非常神經質地慌了起來。……並且就在那時節陡地一闖逃出了這地窖。……而接着便有別一個人趕忙地走了來。有一個新的脚步聲音傳到耳朵裏來。……

——哦，是姆拉托夫呢！……

他除去了鼻眼睛，忽忽忙忙地說。——

——馬上就可以放你們出去了。

——究竟是怎麼回事？……放我出去究竟爲了什麼？

——沒有什麼。馬上就可以放你們出去了。……

他雖這樣說，我們却不能這樣信。

——究竟爲了什麼，姆拉托夫？請你告訴我吧！

——等後來再，等後來再……

他急忙地走出門去，停一回又回來了。跟着守兵，我們被帶出了監房，同到戰時會議去了。戰時會議是全員出席。——

——請和我們一同開會吧……

契烏梭夫奇妙地笑說。

我們什麼也不知道。却竭力保持着威嚴。——

——開什麼會？倒是要和我們交涉什麼？

——哦，那完全是錯了。……真對不起得很。……我們戰時會議一點也沒有知道那件事；因為事出突然，所以竟一無辦法。……哦，真對不起得很。……後來我們大家商量了一下，決定把諸君放了出來。……哦，這次的事情真完全是出于錯誤，所以要請特別原諒。……

我們一句話也沒有回答。我們到那時候也還一點不知道我們是因為什麼才被釋放的。——後來我們回到師團司令部，才知道了。

——我們要討論一下，目下當地應該確立怎樣的當局……

…

——很好……

於是我們大家圍着大的桌子坐了下來。要塞邊的人坐左邊，我們坐右邊，中央則是“黨委員會代表”。

會議開會。

在這裏我們要說一說我們那樣地被釋放，究竟是為了什麼。這事是的因是在全體戰時會議員，并不都像烏伊奇奇，布金，卡拉娃耶夫，培特洛夫樣的亂來，熱望着固執着要鎗斃我們。即使在他們首魁們之間，也沒有一致的意見。為決定我們的運命，他們決心召集要塞軍全體三十餘中隊的代表，諮問他們，照他們所說的去做。這是到後來我們才知道的事：赤衛兵大衆自我們在那次大會上做了一番演說之後，非常地動搖了，

他們棄去了把我們當作“最大敵人”的見解，而把我們當作了可以說話的人，並且以為連繼續交涉都可以。總之，在各中隊的三十名至三十五名代表集合的時候，他們是一致主張了即時釋放我們，再開交涉。（“反對”和“不服”的，僅有兩三個人。）……戰時會議的“積極主義者”（絕對反對和我們妥協，主張即刻鎗斃我們的一些傢伙，這樣自稱着），對各中隊代表的提議，慌亂到了極點。而如我們所預期，實際那些積極主義者也曾想在我們尚未被釋放之前，把我們帶出地窖鎗斃了！而有一個漢子跳進來叫我們跟他去，光着腳也跟他去，用意便在于此。那漢子後來聽見了來釋放我們的姆拉托夫和其餘的人的脚步聲音，馬上便逃走了。——這件事，最是雄辯地在說明着一般人對於這一次我們的處分底意向。

但是，不管怎麼，危險總是過去了。

我們列席了戰時會議。

又是一個運命的問題——政治機關的問題。

要塞邊的人是這樣——

——我們是想和諸君合伙，不知諸君以為如何？……目下，實際上的當局乃是我們這一方面，……我們并且將這事公布了。……所以我們要對諸君提議，……不如把諸君的軍事會議和我們的戰時會議合併起來。……

——你們的提議真豈有此理！——我們說明給他們聽。——請你們想一想吧，照這樣做，結果會是怎樣？——把要塞當局做最高機關：這是什麼話！照這樣……

——不，不單是要塞。——他們猛烈地反對。——司令部也在一起。……便是說，軍事會議。……

——這樣到了還是一回事。你們對我們提議和你們合伙，意思乃是：最高機關是要塞邊的當局，第二義的機關是從前的當局，現在要叫後者和前者合伙。……但是，哦，知道嗎，記得嗎，那從前的當局是經過中央承認的呀！……

——這是怎麼說？——要塞邊的人兇了起來。

——“這是怎麼說”？哦，我想你們大概不至于想建設一個謝米列欠斯克共和國吧？——和塔休更沒有關係，和中央沒有關係的謝米列欠斯克共和國吧？

——當然不是這樣。……

——那末你們以為你們推翻了經過中央承認的機關，樹立一個中央不知道的新的機關，中央放任不管嗎？

——我們不是說要和司令部一同嗎？……

——哦，不是這樣的。既由你們提議叫我們合伙，那末我們是不便合作的。……因為這樣一來，知道嗎，那塔休更會把我們完全離棄了。——到時候會誰也不來承認你，誰也不來聽你的話，而衝突又要不免了。你們想是不是？……

暴徒似乎被這邏輯降服了。他們失去了辯駁的餘地。我們心裏想，此正其時了——但是我們又注意到，一下子什麼都說出是不行的，所以暫且止于下面這樣的範圍之內了。——

——那末，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呢？——我們向他們提議。——軍事會議乃國家機關，是不是？塔休更會把軍事會議當做

自己的機關而和我們談話，所以我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你們的戰時會議歸併在軍事會議裏（而不是把軍事會議歸併過來）？——這樣，中央也會承認我們了，而事實上你們的機關也參加于國家機關之中了。……

——但是在實力方面我們却比你們強呀，所以不是應當把軍事會議歸併到我們這邊來嗎？……要不要這樣呢……

但是我們馬上就說服了他們。并且，馬上一切都說完了，討論也告終了，而照我們所提議般地決定了。

這時候，坐在桌子正中的青筋暴露的瘦小的休台開爾突然站了起來，她是黨底女代表。——

——歸併是不可以的呢。雙方不持有平等的權力，選出同數的人員而合同起來，是不行的呢。——她突然說出了出人意外的話。

暴徒邊的人贊成了這個提案。實際，便是這樣辦，中央也不至于不予以承認，戰時會議的威信也不至于失掉的。……

又是鬧翻了天。到現在已經什麼法子也沒有了。只好以“合同”（不是“歸併”）來妥協了。

我們心裏實是說不出的不願意，但是沒有辦法，終于取了那個方針。折衝。決定八員。……我已不記得人員還是當場決定還是到後來才決定的了。問題已經研究完了。已經是晚上。但是我們還是繼續討論了五六個鐘頭。夜已深了。——我們決定到師團司令部去，用直通電報將一切報告給中央，要求他們承認我們這一次的決議。

我們走出了戰時會議的狹小悶人的屋子。空中充滿着新鮮而寒冷的空氣。我們騎着馬跑到了師團司令部。我們，和三四個戰時會議員。

米 米 米

一方面，在我們不在的時候，師團司令部發生一個戲劇的(dramatic)事件。在我們到要塞去的時候，師團司令部只剩了十個職員。他們不斷和要塞方面取了聯絡，打聽了我們的工作底進行情形，和它的結果。他們指定了幾個可靠的青年，叫他們和阿吉多爾林取了聯絡。阿吉多爾林在這方面是有特別手腕的，他決心注意着，使得一分鐘也不至于看漏我們。

第一個傳令，只報告了些模糊的事。——

——平安地走到了要塞，他們似乎要幹什麼事似的。……

第二個傳令，則比較正確。並且是一個很有望的報告。——

——大會開了。……我們的代表在做着演說。要塞邊的人都安靜地傾聽着。……

……是午後六點鐘左右。聯絡突然停斷了。一個人也不出要塞來。什麼報告也沒有。……是怎麼了呢？

——喂，喂！——打電話。

——喂，你們是要塞不是？

——是的，怎麼？

——大會怎麼樣？可否請你們使我們知道？

——怎樣地……

是的。孚爾瑪諾夫，馬美留克，和其他的人到那裏去了？
可不可以叫一個來和我們談一下呢？

沈默。

——喂，喂……聽不見嗎？

沈默。一個人也沒有。要塞那邊是不想回答我們。

我們又向要塞打了兩次，三次，五次電話。總是：先是有人答話的，等到我們請他去叫誰誰誰誰來說話，便什麼回答也沒有了，便是難堪的沈默了。

好容易從要塞方面的傳令來到了。——

我們的代表被捕，并且鎗斃了。……

——怎麼了？是爲了什麼事？

——什麼也不知道。總之大會是被破壞了……他們說基爾吉斯人到要塞來了……因此把我們的代表一齊押起來了。

……

師團司令部可就鬧翻了天。即刻全員武裝。實際也只是知道的那一套罷了。但是總之是安放了機關鎗，做了交戰準備。起初他們還以爲他們會就這樣襲來呢。

——既然逮捕了我們的代表——他們一竟這樣想。——并且將他們押了起來，那末他們也許會即來襲擊司令部。

司令部邊的全員——坡士多奴伊歇夫，比耶洛夫，那亞，克勞丘克的老婆，馬沙爾斯基，阿利特休·勒，珂洛梭夫，阿樂夏，利多丘卡，阿克斯曼，果利亞契夫，路邦奇克，尼基特欠珂，和此外幾個人。他們賭了死，活着交給敵人是不可行的呀！

——同志比耶洛夫，——馬沙爾斯基喘着氣說。——反正沒有勝算，我們不如把這些特別部的秘密文書燒去了吧。

——燒去了吧。——比耶洛夫照樣說了一遍。

一回兒，廣場上吐了紅的火焰的舌頭——馬沙爾斯基將“極秘”的箱籠完全燒去了。

這不幸的一天的黃昏時分，火片掠過廣場和民衆的屋頂亂飛着。黑煙濛濛升起。那是一個沒有晚霞的黑暗的夕暮。這裏那裏奔跑着的人們的黑的身子，被紅的火焰照出着。也有人將政府發行的鈔票，藏在堆物屋的簷下。在焚燒秘密文書的聲音中往來着的人底亂舞！——在師團司命部的窗戶附近，在廣場上，在房頂上，在籬笆那裏——向司令部。馬吃驚地看着周圍，神經質地掙動着大的身子，用馬靷拉着搖動着的籬笆。準備炸彈。帶起手鎗。將旋條鎗裝填起來，列在廣場的一角。令人難堪的機關鎗的鎗口突出在那裏。——他們是在等待着啊！……

司令部真是拼着死命。……

披士多奴伊歇夫打電報到塔休更去，報告軍事會議代表被要塞逮捕，暴徒的襲擊一分鐘一分鐘地在逼近着。塔休更叫比耶洛夫和他們說話。比耶洛夫跑了來。那一邊說——

——我是諾維茨基。戰線總司令命令我，叫我向你打聽消息。……我們有枯伊布伊歇夫和同志孚倫傑在此。（這兩個人似乎是偶然來了的。孚爾瑪諾夫記。）

——喂，我是比耶洛夫。情勢是如此：除去我和披士多奴

伊歇夫，師團軍事會議幹部都帶着你們那邊的命令，到要塞守備隊那邊去了。他們，公式的報告一個也沒有給我們。但是，第一次傳令的報告，說他們正在解決着紛糾；第二次，則說我們的代表一齊被逮捕了；第三次，則說要塞守備隊正在進軍。——現在大街上便可聽到軍歌聲音。據我們派出的偵察隊報告說，他們正在市上行軍着。我們本想對守備隊說明，告訴他們我們已經盡了一切方法，派遣了專門家；但是要之在這個緊急時期，公式的命令之類他們是不想實行的，倘若過了一點鐘我們沒有電報給你們，那末那時候我們已經全滅了。特別部的祕密文書已經完全焚燬了。但是總要請你們給我們一個這時候應取的方針才好。即使紛糾不能解決，命令的實行……也要……（此處落字。孚爾瑪諾夫記。）現在，我們不能再報告什麼給你們了。現在司令部，只剩二十個負責官員。……叛徒向市中亂跑着。全市是在包圍狀態之中；要脫走是很難的。我很想偷跑出去，接聯隊來。比耶洛夫。

——我是孚倫傑。守備隊到了沒有服從：從現在這個狀態判斷起來，你該逃去多加更·珂怕爾地方，將駐紮在那裏的各部隊收于我們手中才好。所以你該發出命令，使得他們能做你們的負責的協力者。你該帶着電報機去，找一個適當的地所，愈早愈好地和謝米列欠斯克聯絡起來。我已命令布拉傑維奇，叫他趕去威爾奴伊。照我想來，要脫出市中，是很可以辦得到的；并且也非想一個方法脫出不可。只要能夠逃跑出去，那末我以為便能防止殘餘各部隊底暴動參加于未然。皮休皮耶

克地方，可由我們這邊去進行。請你發出通牒，叫各部隊莫服從自稱要塞會議的指令。還要請你對北部各部隊發出通牒，將他們從威爾奴伊移于謝米列欠斯克聯合軍司令官布拉傑維奇的管下，並且叫他們要完全聽布拉傑維奇命令。普爾傑娃爾和皮休皮耶克地方，可直接歸我指揮。這個命令，應當想盡方法，傳去北部地方。以目下的情勢而言……（此處落字。孚爾瑪諾夫記。）我們不能給你詳細的指示。一句話，便是你們該脫出威爾奴伊，在另外一個地方（地方由你選定）設立一個中央文武當局。辛侖傑。……喂，你是比耶洛夫嗎？

——唔，是的。我們要盡力辦去。讓我們想盡方法脫出威爾奴伊吧。我們要照着你們所決定的做去——如剛在所說。——全市是在包圍狀態之中，非常難于脫出，但是你們不——是說照現在的情勢看來，脫出的機會還很多嗎？所以我要把當師團的指揮權，比方說，交給地方軍事委員會的歇加布托吉諾夫，而我本人則脫出威爾奴伊跑到珂怕爾方面去。

——要之我很希望你能直接到你的師團管轄各隊去。至于說把指揮權交給歇加布托吉諾夫，雖然情勢我們并不怎樣清楚，但是總之以目下的情形而言，是不能承認的。在不得已的時候，你可把指揮權交給師團司令部長，而你則照着剛在的命令，脫出威爾奴伊。師團司令部長該絕對服從你的命令。要之問題的解決，是由現在的情勢來判斷，而告訴你的。你那邊的師團司令部長是誰呢？辛侖傑。

——師團司令部長是亞奴歇夫。我所以不願意把指揮權

交給他，是因為……在他乃未知的人，便是……（同上。孚爾瑪諾夫記。）也許會煽動得士官起來指揮也未可知。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不知道這樣辦好不好——將多加更和皮休皮耶克地方軍歸你們管轄，直接放在你們的命令之下……

——喂，什麼地方軍？多加更軍不是不在嗎？

——哦，對不起得很，我的腦袋真亂極了。——我說的是普爾傑娃爾和皮休皮耶克地方軍。其餘的部隊，不知道歸第九旅團長管轄如何？這不知道是個好辦法嗎？

——可以的。但是旅團長該受布拉傑維奇的指揮才對。那末旅團長的名字叫什麼呢？孚倫傑。

——第九旅團長的名字，叫斯卡丘珂夫。旅團本部是在加武利洛夫村落。此後我們這邊也要多多愈善地將情勢報告你們，使得事情不至于因我不在而弄糟。關於一個時候一個時候的情勢的變化倘若不能收到報告，則當隔了一定的時候，規則地報告一次。時候就以每一點鐘也可以。

——即使情勢好轉了，你也該隨便將指揮權交給誰，到北部地方去。還有一件事我要問你，歇加布托吉諾夫究竟是怎麼回事？孚倫傑。

——我要在這裏詳細地報告你。——照我的意見，他回到這裏來從我們這邊說來是很沒趣的。他，照我的意見，在要塞常阻止赤衛兵酗酒等等，發揮了很大的勢力。比耶洛夫。再見請你出了電報室，將情形給他們說明一下吧。比耶洛夫。

——好的。我們將暗號決定一下吧。作成一個頭兩句我們

雙方相同的吧。……

接着似乎便是交換了暗號句的作例。塔休更那邊說話的人，既不是枯伊布伊歇夫，也不是司令部長布拉果維希欠斯基。總之雙方是成功于了暗號底判斷。後來過了一個鐘頭，比耶洛夫又用暗號做了一次情勢報告：“要之只要這一層能辦到，倘使不能當場將他們完全逮捕……”

此外，還保存有另一個慌亂到極點的會話底記錄底一部分。至于是誰，在什麼時候做了的——則不得而知，因為沒有寫在上面。有人從威爾奴伊——

——請把諾維茨基，枯伊布伊歇夫，孚侖傑，和其他塔休更全體當局叫來。……

——別的人不在這裏，我是諾維茨基。請開始吧。

師團司令部似乎又要求了一遍“塔休更全體當局”。諾維茨基回答說——

——一點不錯。我也知道你要叫全體當局。但是怎奈大家都被召集到本部去了，這裏一個人也沒有；所以不知道這樣辦可以不可以——先和我做預備會談，抑欲更把土耳其斯坦中央執行委員長叫來？……地區委員會的……

——不，要之這邊是——最高機關全部的……

真是強硬得很。接着諾維茨基問說——

——什麼最高機關？——是軍部，還是文官？

——當然是軍部——要文官做什麼？比方說，枯伊布伊歇夫，諾維茨基（孚爾瑪諾夫記）。請把土耳其斯坦中央執

行委員長和其餘的人統統叫來吧——知道沒有？馬上！

——要知道土耳其斯坦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文官而不是武官呢。——諾維茨基說。——你自己矛盾着呢……

威爾奴伊方面更是激昂了，儘是固執着“全員召集”的要求。

——知道嗎？——諾維茨基又重新說了一遍。——馬上要全員是辦不到的，不如就請把事情原原本本道來吧……

究竟說沒有說，則不清楚。因為那一段的現字紙破去了。有人這樣亂說着——真蠢！那會話也許是暴徒假造的呢。也許是在師團司令部知道暴徒要襲來而燒燬特別部的重要文書，正在鬧得起勁的當兒，暴徒渾了進來幹的好事呢。

但是，總之——這事的究竟是不得而知。

比耶洛夫以爲事態很緊急，所以應該即刻離開威爾奴伊。他和師團司令部長亞奴歇夫協議了一番，和坡士多奴伊歇夫協議了一番。但是，由司令部的打開的窗子外面，有騎馬隊的可怕的聲響從大街上傳來。這時候美多維吉奇陡地由要塞跑了來——他從我們被拘之後，便一直在我們的監獄周圍徜徉着。

——大家都被釋，拉去開會了。……一定是他們的戰時會議。……

師團司令部一班人都喜歡得發抖了。“會無事地停當”的希望，掠過了大家的腦袋。重新打電話——

——是不是要塞？

——是的，怎麼？

——請叫彼釋的孚爾瑪諾夫來接電話。……

我那時已到戰革委員會議室去了。他們叫了我去，把受話機交給我。

——喂，是你嗎？

——是我。

——據說你已被釋了，真的嗎？

——當真。

——不知道他們肯不肯放你回來，師團司令部來。

——不知道。我想他們會放我回來的。詳細情形容後再談。現在我們正在開着會議。……

師團司令部的情勢，完全改變了。大家都很緊張地注意着，武裝也不解去，非常鎮定。他們是在等待着我們。而一方面，我們則在繼續着會議。我們夜裏很晚很晚，才垂着因用腦筋、不眠、和塵土而變成灰色的面龐，非常瘦憊地，跑到了師團司令部。……

同志高興到極點，到門口迎接了我們，和我們緊緊握手，幾乎嫌疼地。——

——還是活着呢。……還是活着呢。我們還……

大家吵噪着，一同進了屋子，在那裏開了一個緊急會議。

問題只有兩個。

第一——便是使師團和這地方安定起來。

第二——和塔休更的交涉。

在這裏已沒有怎樣議論的餘地。——我們很快地做起了告示文，設法趕快將它發布出去。

告 示

土耳其斯坦第三師團戰時會議

威爾奴伊市守備隊，本當設立一個中央機關，管轄所有文武機關；後來要塞被守備隊占領，于是有戰時革命會議組織起來，和師團附屬軍事會議、要塞邊戰時革命委員會、和其他各機關辦了種種交涉，結果知道這次事件的原因，便是現在已經被完全解決了的種種不滿。師團附屬軍事會議、要塞邊戰革委員會，和地方革命委員會，在完全友好關係之下，滿場一致地通過了這個事項：當師團最高機關，照舊是師團軍事會議，這師團軍事會議，此次改由要塞邊戰革委員會合同組織之，而另一方面則使守備隊派代表五人，參加地方革命會議會。

秩序攪亂，掠奪行爲，流血慘事，以及其他流言飛語，皆出于我們的敵人底煽動；一般善良的市民諸君，該不斷地和他們鬥爭。而散布此等謠言之人，當即付諸軍法會議。

軍事會議長	孚爾瑪諾夫
副 議 長	契烏梭夫
秘 書	休丘金

我們該快把這個告示，公布給一般大眾才是。他們，因為不明真相，而益加興奮起來了。我們該叫他們知道，“妥協已經成立”，“情勢非常平穩”。因為，從遠隔的地方，已經有這樣的謠言傳來，說威爾奴伊發生了暴動，不斷地有大虐殺，兩軍時常發生衝突，……之類。並且這些謠言衝動了一些灰色的們伙傢，使本來就易于緊張的空氣，例外緊張了。

還有，塔休更的交涉。要塞那邊的人主張，“新機關”應當立刻打電去請求中央承認，不然……不然要塞便不能開始工作，並且也是斷斷不開始的。

——我們，——契烏梭夫主張說。——光是在一件公文上面調印，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我們應當把這機關實際弄得像一個機關，使得大家都能予以相當諒解，並且說出的話能夠辦到才好。……在未被承認之前，是斷斷不可以開始工作的。……

在我們這邊，和他們保持圓滿的關係乃最緊要的事。因為我們可以乘這時候使第四聯隊開近山的方面，並且塔休更發來的救兵也許會趕上了，而暴徒也許會在這個期間內平靖下來亦未可知。……稍欠圓滑，或是我們自己尊大起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強硬起來，形勢便會馬上弄糟糕了。——那末……那末將如何是好？

那末什麼也完事了。

所以我們對於要塞那邊的主張，是不可以妄加反對的。我們只告訴他們說：中央不一定會“當場——用電報”來承認我們的機關；塔休更方面也該協議一番——總而言之，回答稍

爲晚一點亦未可知。……

——“稍爲”當然可以的。——要塞方面搭架子地說。

我們用電報說了這些事情。——

——我們這邊是孚爾瑪諾夫，和其他一些人。而說話的則是我——孚爾瑪諾夫。我們接到了你們那邊的指令。曾開了一個會議，審議了你們那邊提出的議題。後來我便出席要塞大會，坦負說明各種事情。但是那是失敗了，——大會因放謠言起哄而破壞了。……後來曾開了一個會議，我們當場便被捉了起來。過了兩個鐘頭，我們才被釋放，而重新開了一個會議（和戰革委員會。孚爾瑪諾夫記。），結果滿場一致地通過了這些決議。——

“戰時會議和師團軍事會議的兩個會議，要以全員合同起來。（要塞方面并得選出——孚爾瑪諾夫記）五個同志，參加地方革命委員會。又此決議應即着手實行，并應即將此事告示軍隊和一般住民，報告中央”。我們相信這個提案要算是最後的了，并且足以解決這一次的事件。所以我懇請了這決議底承認。并且我想也許能因此而完全鎮定暴徒，所以遍在當師團管區，告示了同機關組織的事；在那告示文上面，我們簡單地說明着這一次事件底經過情形。——孚爾瑪諾夫。

——你們一幫人是在那兒被他們逮捕的？理由是什麼？

——什麼理由——我們可不知道；但是這却是確實的事，便是：我們的被捕，是在戰時革命委員的面前。

——請你告訴我軍事會議底新議員。

我告訴了他十二個議員底名字。——軍事會議七名，地方革命委員會五名。我並且說明給他聽，說要塞那邊的一班傢伙，很想工作，很有這一點黨人氣質。並且——

——戰時委員會會員保證了我們個性底絕對不可侵犯。從明朝起他們便要着手工作。

塔休更似乎沒有聽見這一句話，問我說——

——那十二個人是從那兒拉出來的？五個人倒是什麼時候決定的？

我們的回答——

——關於這一層，要請你們那邊再審查一番。不過我們總以為因為這一點而保留承認是不很好，因為他們是出于守備隊底推選。告示文的內容，等重印成功，再報告你們。……

——我們這邊也有些報告。請你等一等。

用電報說着話的戰線革命軍事會議長走了出去。我們等着。大家站在那裏一句話也不說。因為大家已經疲倦到了極點；已經有三個晚上不睡覺了啊！便是這一晚，也已經又算完了：東方已經吐白。但是我們還儘是站着。——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大前天晚上，我們也是這樣極度興奮地站着，一睡也沒有睡。有的人坐在窗子上就睡了過去；有的人靠着牆壁就打起鼾來。司令部靜得和死去了一般。因為是晚上的關係，所以覺得有些冷。……塔休更有了回答。——

——革軍會議的報告：回答等明天再說。……

要塞邊的代表歪着嘴，在暗喊豈有此理。但是在我們，塔

休更的話却是有絕對權威的，絕對非遵從不可的。要塞代表又提議叫我們對塔休更說，他們並沒有想到要等“這麼久”，他們並不能保證大眾之類。我們費了很大的力，才說明給他們。我們停止和塔休更通話，走出了電報間。

要塞代表回去了。我們——坡士多奴伊歇夫，馬美留克，比耶洛夫，我，波加洛夫，和其他——在師團司令部討論了情勢方面的事。和要塞方面的這個“妥協”，只是一種欺騙，一種拖延時候的手段啊！

但是無論怎麼，事件總沒有就此終決。並且也沒有就此終決的道理的。雖然新機關被“承認”之後，要塞方面也許可以一時不鬧了，而暴動也許可以被防止于未然了，但是事件底終局的解決，總該取別的方式才是啊！總不應該這樣就算了啊！……

我們疲倦得要命，到快天亮的時候，都死了樣地睡了過去——有的人俯伏在桌子上，有的人靠在窗子上，非常骯髒地，非常感得寒冷地……

市上很安靜。要塞也很安靜。在師團司令部——到處都躺着人體，便和戰場一樣。——大家都死了樣地進了睡鄉。

＊

＊

＊

比耶洛夫將和拿侖傑交涉的內容報告了我們。我們仔細討論了一番。——

還是應當脫出呢？還是不應當脫出呢？以目下的情勢而

論，倒是怎樣做有利呢？結局，大家都以為不如叫比耶洛夫留在這裏。

第一，要在威爾奴伊地方以外的任何一個地方設置文武中央機關，結果不是會否定了威爾奴伊當局嗎？威爾奴伊當局雖完全是一個鬼魂當局，但是就是這個，在要塞那方面也是成着某種意義的呀！——別的不說，我們不是靠着這個鎮壓了要塞四晝夜嗎？但是倘若我們脫走了，那末要塞那邊便會一以得到了訴之于最後的斷然的手段底暗號。這樣做，不是和把威爾奴伊置于無政府狀態一樣嗎？換句話說，不是自招戰亂嗎？但是我們的方針——却是不取軍事行動呀！（這是我們底最後的手段了。此外還有什麼可取的方法呢？）塔休更這樣說是很有道理的——在塔休更，那一瞬乃是該啟戰端底最後的瞬間。那時候我們被捕了。師團司令部切迫地等待着開戰。真是“千鈞一髮”。但是現在，也許不至于衝突底希望却在閃耀着，雖然是微微地。這是第一。

第二，塔休更的援軍已快要開到，騎兵第四聯隊已快要開到威爾奴伊。有這些兵力和暴徒對抗，他們想來也是難啟戰端的。這時候我們便不難收服他們了。

第三，比耶洛夫倘若不在，我們便失去了第一號的辦交涉的人，因為他說的話要塞那邊都是聽的。

最後，怕會生起“師團長拿了錢逃跑了”“師團長駭跑了”之類的謠言，而予要塞那邊的人以絕好的材料。他們到那時候便會開始逮捕起剩下的人來，使我們一個也逃不走；結

果便是——懲罰，辦罪。到那時候他們便會不顧我們，計畫實現他們自己的“綱領”起來。而那綱領呢，便是——顛覆蘇維埃政權。

因此，我們沒有放比耶洛夫走。

他把這事報告了塔休更。塔休更並沒有反對，——他們是默認了。

那一晚上，馬沙爾斯基和果利亞契夫避到山上去了。這兩個人再不能留在這裏了，因為被攻擊得太利害了呀！美多維吉奇給他們預備了馬匹，將他們藏在山間了。到晚上將他們帶去了什麼地方。而他們的妻女呢，則拿着假造的證明書，到塔休更去了。

她們在路上遇到了種種危險。她們走到威爾奴伊那一邊，遇到了敵人的探哨，他們向她們要證明書看，而那證明書却是假造的。他們將她們帶走了，嚴重地盤問了她們，再也不相信她們所說的話；但是至于大的惡意却沒有什麼。——結果她們被護送了。當晚是在一個交叉路口的飲食店裏過的夜。我們的同志就在那夜從雪車上解下馬來，騎着逃走了。那天晚上怎麼能逃走呢？事情是這樣。安托尼那·孔多魯休基那等大家都睡着了之後，偷偷爬起來，叫自己的馭者解下馬來，以備逃走。馭者起初不答應，到後來終于一聲不響地解了下來，牽上道去了。因此她們便逃去了枯爾代。飲食店方面似乎過了很久很久方才發見——這完全是因為他們睡得太死了，所以被俘虜逃走了，她們拼命跑了兩三個鐘頭，生怕有敵人追來，她

們跑過了一個似驛站非驛站的站口——誰也沒有攔住她們。到了下一個站口却不對了——那裏有很多人站着。她們心想離開站口還有一段路，不如不去管它；那知那些人擺着手喊了起來。怎麼好呢？——是非去不可呀！走到了站口，——

——你們是誰？

——我們是去皮休皮耶克的。

——是從威爾奴伊來的嗎？

——是從威爾奴伊來的。

——有許可證沒有？

那時候伊亞——安托尼那底女孩子——低聲對安托尼那說。

——媽媽，你看，那不是珂士洛夫嗎？

安托尼那一看，馬上發見珂士洛夫就站在那裏，他是裁判委員長。——

“啊，混賬東西，混賬東西，連你都入了他們的彀了嗎？”：她輕蔑着心裏想。

但是她還是裝得沒有看見他。

而珂士洛夫却對她說——

——你倒是因為什麼？哦，哦，好吧——我要即刻打電報給他。

——打電報給誰？

——哦，這個，打給孔多路休更君。他現在在皮休皮耶克，非常混雜——連你的生死他都不知道。

——但是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她興奮地盯着珂士洛夫。

——你說“怎麼”嗎？要知道我是關守呀！——珂士洛夫給她說明。——我們是從皮休皮耶克派來的。……

真是歡喜到了極點。這種歡喜，唯同志夥裏能領會到。珂士洛夫竭力款待了她們，給她們換了新馬，將她們護送去了皮休皮耶克。

* * *

一早，步哨大隊派出的一個基爾吉斯赤衛兵從要塞跑了來。——

——歇加布金在什麼地方？歇加布金倘若不來……

——怎麼啦？

——歇加布金倘若不來……

看樣子像是出了亂子。——

原來：由于培特洛夫的命令，他們把駐屯在要塞的回教徒赤衛兵統統解除了武裝。

他們問說“怎麼會這樣的？”；只是一句話——

——是培特洛夫的命令！

情勢極度地惡化了——解除武裝之類，決不是什麼平常事。我們非常興奮，心想到現場去探聽探聽情形；那知正在這時候，要塞那邊的代表來到了。——卡拉娃耶夫，多布利茨基，和其他十名左右的騎馬隊。

——休塔更有回答沒有？

——還沒有。

——機關的事倒是怎麼了呢？——好嗎！設立是想設立的，承認却不想承認！不是這樣嗎？……不知道你們心裏倒是在打着什麼算盤——你們以為我們就能這樣老等下去嗎？……倘若回答再不到來，我們便要什麼也不管了。……我們已經不能再等了。……喂~~~~~！你們倒是怎麼！！

我們對卡拉娃耶夫說明，說他應當再稍為等一等，我們已經打電報去叫他們快些答覆，我們是在專等着那個回答……；那知我們正在這樣那樣說着話的當兒，多布利茨基弄破了燒剩在廣場的箱籠，開始搜尋了特別部的祕密文書底殘燼。

一切都到後來才知道；原來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竟將師團司令部的暗號電報弄到了手。——因為被他弄去了的這些文書的原故，我們差一點吃了大苦。

要塞那邊的代表回去了。回教徒赤衛兵武裝解除事件，問誰也不能知道它的真相。接着頭一次的代表，要塞二次三次（每隔三十分鐘）地來催問中央的回答，並且對我們說要塞方面已經鬧翻在那裏，已經不能再忍耐了；他們已經在準備出動；而所以會弄到這步田地，也就是因為這邊欺騙了要塞；不讓他們執務；……等等。

我們知道暗中煽起要塞方面最利害的，便是休丘金。——

——這是我的話——我們馬上出發好了！這是我的話……等什麼回答！——那些東西有什麼鳥用！我們的機關應當

即刻開始活動！因爲——我們不是有這樣大的勢力嗎！？

要塞方面積極地支持着他的話，真是鬧得“不亦樂乎”。即時活動底欲求，一分鐘一分鐘地擴大着。這個達到最後——那時候……

我們催促了中央的回答。我們報告了他們暴徒是如何激昂着，是如何在借着回答遲延而做着煽動；而強硬地要求了即答。

塔休更和我們之間對這次事件底感覺是如何不同，這時候不意暴露了出來。——我們感到一分鐘，對方只感到一點鐘。……回答是十一點鐘到來還是十二點鐘到來，在我們差別是很大。在我們，便是一分鐘也是非常非常貴重的。所以爲了這個“回答”，塔休更和我們之間幾乎發生爭端。再不能等了；要塞那邊終於給了我們最後一個鐘頭的猶豫，催迫了“回答”。——我們知道，“倘若再延遲一個鐘頭，便會和瓦解一樣了”——所以我們給中央打了一封最後通牒的電報。——

給土耳其斯坦戰線革命軍事會議。至急。

我們是否能在一小時之內接到謝米列欠斯克地方機關承認的報道，請即答覆。倘若是不可能的，那末我們將必不得已而設立一個臨時機關，以等中央的承認。因爲不然守備隊那邊的兵力和一般人心，會惹引一個不可收拾的事態。

軍事會議長 孚爾瑪諾夫。

回電真把我氣死。

給威爾奴伊師團軍事會議長孚爾瑪諾夫。

革命軍事會議對於回答底期限指定案，恕不能欣然受諾。革軍會議的回答，須經充分審查，今日大概可以發出。

革命會議秘書 沙文。

這時候雙方互相猜疑——是很不幸的。應當叫一切冰解才對。我所以打了一封回電，那封電報措辭雖然激烈，說的却全是心上話。（註十四）

給塔休更打的回電是這樣——

給塔休更土耳其斯坦戰線革軍會議。特別至急。軍用。

戰線革軍會議對謝米列欠斯克地方機關設立案底回答期限底請求，非常誤解着。這問題既不是我孚爾瑪諾夫一個人提出，也不是軍律提出。而是軍事會議和要塞戰革委員會合同會議員的大多數所提出。讓並正確地說明一下做着這些提案底原因底情勢吧——軍隊全體武裝

着，武裝兵在全市橫行着，事態極度惡化着，因回答延遲也許會引起重大的結果。中央關於這個問題取的態度，乃完全立足在誤解上面底淺慮至極的誤謬。一切到後來自會分曉。總之請你們記着這件事吧：現在十五個中央黨員，正在爲防止逼近目前的流血慘事于未然，爲死守國家機關的存在（雖然形態是不完全的），做着絕望的鬥爭；而那鬥爭的對象，便是在革命名下實行武裝叛亂底成千的赤衛兵大衆。請相信我們吧！請對事件再加些注意，給我們一個回答吧！因爲不注意的回答，會根本破壞了好容易才弄成功的協定，而化威爾奴伊或是全謝米列欠斯克爲戰亂之巷。我們已經警告過你們不少次，叫你們對此問題加以深甚的注意，而用實際的理解對付它；并且我們想中央的輕卒的解釋底不對，中央自己也能知道。自〔我們——孚爾瑪諾夫記〕從要塞釋放回來之後，事態愈加緊急了；所以和我們共通的各種問題，不論那問題是多末微小，都應當加以最深的注意才好。

孚爾瑪諾夫

（註十四） 我們打這個回電，是在和要塞那邊的代表開了“會議”不久以後。關於這個會議，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

塔休更對這封電報的回電，是很簡明的。——

給軍事會議長孚爾瑪諾夫

由于革軍會議的委任，我在這裏通告：回答期限不許可案，對你并無任何個人的關係。

秘書 沙文

這個覆電是過一天才收到的。內容很明瞭，這使我們非常快活。

便是這樣，我們給塔休更打了請求即答的電報；但是就這樣袖手而聽其自然，是不對的。倘若這樣做，事情也許會弄得毫無辦法呢！

我們該做點什麼才是——但是到底做什麼呢？

是不是要到要塞去說服他們呢？這是不行的，這是一點用也沒有的；我們的話他們是不會聽的。

我們有了一個異想天開的主見——便是通告要塞那邊的頭腦們，叫他們即刻到師團司令部來開一個緊急會議，以解決各種重大問題。——總之只要叫他們到這裏來，和他們空說說話，消磨消磨時候便行了。是的，除此之外，是沒有別的逃路了。是的，我們要叫這個會議繼續幾個時辰，直至塔休更有回答來到。議題是沒有問題的。只要和他們談些地方機關問題呀，特別部問題呀，裁判委員會問題呀，武器問題之類便可以了。這樣他們便會上了我們的圈套。至于他們來不來，却是疑問。

我們寫了一封信，叫人送去了要塞。因為那時候已有一部份要塞邊的人來在師團司令部，所以我們也不等後來的人，便和他們開了一個毫無目的的弄鬼會議。

議題是——從前已經談判過了不少次的地方機關問題，食料配給制度問題，裁判委員會問題等等。

我們像煞有介事地圍着桌子列席了。我被推為議長。姆拉托夫是秘書。

我們會損失什麼呢？一點也不會的。我們把從前已經來回討論了好幾百次的種種懸案像和他們練習接球似地拼命地向他們拋去。我們審查討論了不少提案，弄上了不少空命決議。……我們的主眼，并不在這無聊的討論和決議——而在來救助我們底塔休更底裝甲兵和騎兵第四聯隊。但是因為閑着沒事做，所以才開始會議的呀！所以我們才這樣拉牢着他們，一竟瞎討論的呀！一點鐘過去了，兩點鐘過去了——塔休更方面依然沒有回答。所以我們便從列席要塞代表中選出一人，叫他到要塞去，報告他們正在師團司令部進行着的“秘密重大會議”底大體情形，叫他們莫着急，且靜候着結果。

要塞方面意外地做了一個友好的回答。——

——若是如此，那末便是等到明天早晨也可以，用不着着急。……

我們繼續進行會議——繼續了整整四個鐘頭！到這時候簡直弄得沒有什麼可說了。正在開着會議的時候，一班醉鬼闖進室來——打頭的是卡拉娃耶夫和多布利茨基。卡拉娃耶夫匆忙地好像晚了不行似地用大嗓子喊了起來，很像是在發一種暗號。……但是即刻他又從事于了別的事情。

大家的注意都集中了于多布利茨基。

——喂，看這個！……這是暗號呀！……他小孩氣地暴躁地喊道，樣子像是要找人打架。他喊的時候，一面將手裏的一卷紙頭抖給大家看。——哦，這便是你們的暗號吧！……——他把舌頭搭了一響，接着又敲那一卷紙，兩隻眼睛緊緊盯着我們，態度非常得意，像是對我們說“如何！”。

“阿哈哈！這一下你們可是我們的東西了。叫你們活叫你們死都要聽我們的便呢！”

——暗號嗎？是什麼暗號呀！？——我們吃驚地問道。

——就是這樣的暗號——都到了我的手裏了。我是在道兒上檢到的，在這裏……

——唔，上面倒是怎麼說的呢？

——怎麼說的？——卡拉娃耶夫高聲說。——我們就爲着這個來的。……即刻與吾道來，上面倒是怎麼說的……

——即刻將暗號給我們說明了吧！——多布利茨基也叱說。

——唔，想來又是什麼中傷吧？

——哦……哦……如此我們就要……——卡拉娃耶夫本來還想接着說下去，但是終於不能忍耐，用鞭子鞭打了自己長靴的脛皮。

事情可弄糟了。在我們打給塔休更的電報上說着什麼呢？當然總是這一套。——

“請派救兵來。……我們一定要使暴徒絕滅。……我們的行動計畫決定如此如此。”……等等。

總而言之，解明暗號——不啻是自己宣告死刑。因為如此，我們的所有的計畫，所有的企圖，所有的秘密期待，便都要曝露出來。並且——那上面每一句話都是使暴徒不快活的。要怎樣對付過這個難關呢？

最最重要的事，當然是竭力保持態度的鎮靜，半點也不可以叫他們看出我們着了慌，不知所措，難于分辯。一定要叫他們覺得我們別無忿怒，他們的敵意的抗議乃完全出于誤解，那誤解後來要慢慢地一點也沒有什麼地解明給他們聽。

保持平靜的態度——這是第一閃耀的標語。我們便要用這個態度和他們戰鬥。

——哦，那末且給我們看看看。——隨後我們看了看多布利茨基拿着的一卷紙，說——唔，原來如此——這一定是軍用了……知道嗎，這是軍用！這個……

——說什麼話來！你們……你們……——多布利茨基急躁地說。——唔……即刻給我們解明吧！……這倒是怎麼回事？

——對的！即刻給我們解來！——卡拉娃耶夫也急躁地說。若不給我們解來，我們就要到要塞去……要求得那裏可以就行了，要知道這不是什麼鬧得玩兒的呢！……

——我們再不想受你們的騙了。——多布利茨基接着卡拉娃耶夫說。——那倒是怎麼回事？——昨天晚上有人從伊里斯克偷偷打電報叫比耶洛夫說話，那倒是怎麼回事？……我真不懂。而我當時也就命令了他們，叫他們莫喚他去。至於為

什麼要打電報給他，我是很知道的呀！……

——我們離座吧！——卡拉娃耶夫突然用寬大的低音說。
——要塞邊的代表全體退席吧！……我們要開一個秘密會議。
……因為這裏情勢很不好呢……

大家拋開椅子站了起來，到另外一間屋子去了。他們只商議了一回兒，便走了回來——即刻質問我們說。——

——怎樣，回答不回答？

——回答什麼呢？

——是不是噤號呢？——我們問說。——是不是問我們能解明不能？

——倘若是的，——我們低聲和氣地說。——那末且請在那裏坐一回，聽我們講吧！只要五分鐘就可以了，請靜靜坐在那裏聽我們講吧！我們應當冷靜地判斷一番；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非常重大的事，所以輕易決定是很不好的。我們應當熟議一番。這事件在這……

這時候馬美留克偷偷走出了會議室，打電報報告了塔休更。——

——目下我們在司令部和戰時會議進行着合同會議。……會議的形勢非常險惡。……我們也許會在這會議上全體被捕，並且我們這個預斷是很充分的根據的。……

一方面我們和要塞邊的一些傢伙繼續說着話。——

諸位，我們要先討論關係重大的問題。——便是，蘇維埃政權于你我是否是不可侵犯的？

——這些事情怎麼都行。……我們并不在說着這些事。
……我們是在說着暗號的事呀！

——當然理應是說暗號的事。但是我們要先請你們回答，
我們這一班人是不是擁護蘇維埃政權的？

——當然都擁護着！——卡拉娃耶夫生氣似地叱說。

——但是赤衛軍是死守蘇維埃政權的呀！……

——歇住吧！我們并不要聽你講道呀！——暗號的事究竟
怎麼說呢？……

——是死守蘇維埃政權的呀！……——我們將最後這句
話重說了一遍。——我們要把這謝米列欠斯克地方的白軍徹
底肅清，要叫一個都不剩！

要塞邊的一夥似乎不愛聽這一套，樣子都很不耐煩。

所以我們趕快說到了暗號事件。

——這封暗號電報，便是爲了這件事打的。所以那上面
寫的是要怎樣徹底肅清白軍底殘部。……對諸位是不用說明
的，因爲諸位自己便是兵士，并且你們曾在全謝米列欠斯克戰
鬪了兩個整年。……諸位可不可以把什麼都直統統地說出來
呢？……卡拉娃耶夫，就作算是你吧，——作算你就是師團長
吧。也許有一天真會如此呢！（卡拉娃耶夫的一張面龐便同被
狐狸抓了一樣，向一旁偏着嘴，樣子似乎了不起似的。）這時
候比方說在你面前來了一般敵軍，當然，你就會下戰鬥命令。
——那時候，你是不是打普通電報呢？我想大概不會的吧？你
會保守秘密的吧？那時候你會同樣打起暗號電報來，是不是？

那末，師團長下了祕密的戰鬥命令，難道就是值得驚怪的嗎？
如何呢，是不是不對的呢？啊？……

門突然開開，有五六個人跑了進來。

——我們是黨代表，——他們對我們自己介紹自己說。
——是派來做電報檢閱官的。……

會議的空氣整個地改變了。我們乘着這個機會，強硬地說。——

——你們看吧，這一下可不要每一個字都受你們的檢閱了。問題到這裏不是竭了嗎？

列席者于是都諒解對作戰命令保守祕密乃不得已的事，並且這只有師團長和委員關知；所以便不再說這一件事了。獨有這一封電報，便是新設的檢閱科也不能動的，因為——
是軍用呀！

多布利茨基拿出來的暗號電報，就是這樣當作“軍用”電報了結了；大家不再提到這個了。

大家都把注意集中于了檢閱機關設置問題和出于黨的派遣的同科員的審查問題。這審查是歸卡拉娃耶夫擔任的，他馬上便提議將它分做兩個。

——是什麼緣故呢？——我們詰問說。——要知道他們是黨裏派來的呀！

——我也知道他們是黨裏派來的，——他說。——但是回回和基爾吉斯總非將他們分開去不可。……

于是我們激論了民族問題。……電光，雷鳴，強硬地對

抗。軟化。又是固執。兩者都贊成參加檢閱科。

這時候，電報科有了這我們望眼欲穿的報告——
——革命會議有電報來！

哦！討論等等真被我們拋去了九霄雲外。我們趕忙跑去了
電報室。塔休更說——

祕。威爾奴伊市。給土耳其斯坦第三師 團軍事會議。

六月十四日。戰線革軍會議決定事項。

第一 爲趕快實現各部隊聯合大會和威爾奴伊守備
隊大會底合法的實際要求起見，使守備隊方面派代表二
人參加師團軍事會議。此二人須得革軍會議底承認。

第二 以同樣理由，使代表三人參加地方革命委員
會。此三人須得中央底承認。

第三 改造軍事會議和改造地方委員會，執行那個
權限，直轄關係各官廳。

第四 應絕對服從戰線命令。軍隊移動，也屬於此
種命令之內。

第五 實行這決定事項底責任，由師團軍事會議及
要塞守備隊會議全員負之。

第六 不服從此命令者，概作反叛革命和勞動階級
論，交革命裁判處以嚴罰。

第七 戰線革命軍事會議，相信師團軍事會議及要塞會議有實行此命令之充分權威。

第八 關於這問題，不得有任何變更決議的事。

第九 應將這命令底接到時間，和爲實行同命令所採用的方法，報告當方。

總司令官 米海洛夫

戰線革命會議 枯伊布伊歇夫

就是這樣。這就是塔休更對我們底最後的訓電。

“關於這問題，不得有任何變更決議的事。”

是的，革命會議是對的。——再有什麼遲疑底必要呢？！

若將這命令要約一下，也便是說——

“讓步是讓步的，却是……嚴命！”

一接到這最後的訓電，而

“我們的最後決戰”

也開始了。

再下去想是要開始武力行動的。……

我們等待着這個。武器……等待着這個，但是——武器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不久——我們也許會被殺死。——要塞那邊想來是不會永久這樣好說話的。

——哦，諸位，——我們溫和地對要塞那邊的代表說。

——這便是最後的訓電，請你們仔細看一下吧！諸位倘若果真

不欲有流血之慘，那末就請助力于我們吧！因為沒有諸位的助力，我們便什麼事也幹不成。請和我們協力吧！我們要坐下來，最熱心地討論討論塔休更所說的話。此後我們便要將這個報告給要塞。要塞方面究竟怎樣，那是那時候的事。總之除此之外，是沒有別的辦法了。不管怎樣，……

於是我們便圍着同一間屋子裏的同一張桌子坐下來，熱心地解釋討論了塔休更的回答底每一句話。我們在談話之間，露了這樣的口氣，便是說——

塔休更的裝甲兵是逼近着……

騎兵第四聯隊快開到了……

第二十六聯隊及卡拉·布拉克守備隊的決議也是反要塞……

我們對他們講出這些消息，已經不知有了多少次，但是這一次還是足以軟化了他們的蠻橫的態度。

我們還對他們講：我們在皮休皮耶克底本部已開始活動；皮休皮耶克托克馬克，那爾因斯克，普爾傑娃利各部隊都在同本部指揮之下；所以諸君要塞軍差不多是陷入了孤立狀態，此後再也沒有誰做你們同夥的人了……等等。

會議告終。決定明天上午十點鐘，由我到要塞去做重要報告。

要塞方面的一羣首謀者答應了援助我們的事；他們說一切會和平解決。……答應是答應了我們。……但是這個答應究竟有多大價值呢？並且，培特洛夫，布金，烏伊奇奇，貼格涅利

亞多諾夫，喬爾諾夫，休丘金不是都沒有來此地嗎？而他們乃是站在暴動的第一線上的一羣呀！他們不來此地，一定是在陰謀着別的事。來司令部的是一契烏梭夫，卡拉娃耶夫，多布利茨基，烏伊列茨基，涅烏洛托夫，浮面珂，培特連珂，和其他。

……

哦，各人幹起各人的事來吧！明天的事到明天自然會知道。現在我們要盡最後的努力，展導情勢有利於我們！

＊

＊

＊

我們在師團司令部開着會議的時候，培特洛夫以要塞軍司令官的名頭，發布了種種指令，揚揚得意，以為自己是左右着情勢。——任命各種官職；叫“第一聯隊長”占領白軍兵房，派馬孟托夫去刑務所，委任他以‘釋放白系士官以外底同志赤衛兵’底全權。刑務所當時收容着一百五十個左右的犯人。馬孟托夫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自己做委員長，“審問”了犯人。結果只留了五個人，其餘完全釋放了。——并且大部分馬上就叫他們武裝了。他們叫犯人取了自由的行動！同一天，雷平斯基（他是混成陸軍病院底委員）在培特洛夫下面提出了八十個在那病院勤務的人和赤衛兵底人員名簿。在那名簿的頭上，寫着這樣的肉麻話（這明明是雷平斯基寫的）——

“倘若辦得到的話，請讓在威爾奴伊陸軍病院勤務的人償了他們的夙願吧！讓他們償了拿着長鎗為擁護世界的勞動着和正義而蹶起底熱望吧！”……

所有的傢伙都起來反抗了我們。——

廢兵院，陸軍病院，刑務所。

正午，喬爾諾夫帶着小部隊跑到特別部，大大地撒了一番野。他們把担任着特別部大樓的警備底兩三個哨兵攆到廣場上面，搜查了每一間屋子——用刺刀劃破長椅皮橙和壁紙，搜查有什麼東西藏着沒有。他們還毀壞了桌子，把箱子裏的東西完全發了出來，發完之後，便將箱子在硬的地板上摔破了。他們并且還發着喊聲，從這間屋子跑到那間屋子，搜尋了秘密文書和“貴重品”。但是結果什麼也沒有找到。——因為重要的東西，都已由馬沙爾斯基拿去了師團司令部。在空空如也的特別部的屋子裏，喬爾諾夫嚼着牙齒說——

——他……他……他媽……的，什麼都拿跑了！什麼都拿走了！……要歸我們所有的！一切都要歸我們所有！喂，將地板給我掘開來，他們也許在那裏面藏着鎗斃了的人呢！

一部分人走到廣場上面，破壞了官舍和堆物房。其餘的人則用斧子弄開了地板。但是在地板下面也沒有找到什麼，找到的只有從捉到的白軍士官身上摘下的五六付肩章，圓規規以及帝政時代的銀幣五六個。——這真是了不起的東西，喬爾諾夫將它們裝在口袋裏了，想日後也許有點用處。過了兩點鐘，特別部已經被破壞得不成樣子。後來這些傢伙又跑去了軍事裁判委員會。在這裏，喬爾諾夫也顯了神通。

當喬爾諾夫在糟蹋着特別部的時候，我們正在討論着牟侖傑給我們的回答。

關於他們的狼藉，我們等到後來被捕縛的特別部員——哨兵跑來師團司令部的時候才知道。

要塞那邊同時還幹了這樣的好事。——他們一方面和我們很柔順地談着話，一方面却在破壞着特別部的地板。他們說的話是一點也不可靠的，無論什麼決議都是不知道有效無效的。——在這種時候，形勢會在一轉瞬之間而逆轉了。

在師團司令部和我們意見相一致的要塞那邊的代表一回到要塞——那些“積極主義者”用嘲笑和侮蔑接待了他們。

——哦，他媽的，倒是褊袒着那一邊？這兩頭蛇！死貨！

那天晚上，他們開了一個改選了的戰時會議——首席是布金。

在這“改選”了的戰時會議裏，“積極主義者”和“敗北主義者”有了一番大舌戰，簡直弄得不堪收拾——這時候，烏伊奇奇用了一個非常簡明的方法，解決了這問題。——他帶了一打左右的無賴漢來，將“敗北主義者”捉去關起來了。剩下的人還是繼續開會。決議了。

——將留在師團司令部的人一齊捉來鎗斃！

這是深夜的事。但是——一些“敗北主義者”不久便被放了出來。因為他們怕內部發生抗爭。戰時會議議員之一浮面珂，那時候正到市上去，當夜聽說他們決議逮捕師團司令部員，跑進戰時委員會的會議室，恫嚇他們說：“塔休更的裝甲兵不知道要比我們利害多少啊！”戰時委員會的一些傢伙聽到這個，也竟駭軟了，——他們當夜終究沒有實行那個決議。

*

*

*

列席師團司令部的會議底威爾奴伊“黨員”，對援軍快要開到的消息，特別注意。他們讀了塔休更底最後的訓電。他們心想這一次的計畫可不中用了，若不早日轉換方向，將來會是不妙的。所以他們當夜便召集了一個市黨部的緊急會議。這些事令人聽着都作惡，原來他們竟確誓了蘇維埃政權底支持，欣然應允了“中央集權主義”，聲言此後要絕對服從中央的命令。真是可憐又可恥的變節！

他們開始退縮起來——感着危險 將要來到而胆小起來，同時也就明白了自己態度底錯誤。契烏梭夫一心想叫快要熄滅的火從新燃起，但也失敗了。會議展開得于我們非常有利，并且滿場一致地可決了重大的決議（雖說是極其曖昧）。

到現在才感得，真是什麼話！他們不是和要塞那邊的傢伙在一塊起了三晝夜的哄，幫他們反抗了我們嗎？到現在——噢，什麼話！

會議過後，——也許是想滅消些罪名吧——他們決心到要塞那邊去做一番煽動工作。但是這騎士的想頭是失敗了；——因為那時候已近夜半，天又非常黑暗，要塞那邊的傢伙大半已入睡鄉了。——在這樣深更半夜，便是要做煽動，人家也是不會被煽動的！并且要塞那邊的傢伙也已聽說了這個黨的決意，所以派了一個使者到他們那裏，叫他們莫叫人到要塞去。——

——到明天早晨再來吧。

所以他們什麼也沒有幹出來——將一切事情都延期到了明天早晨。這正是要塞要行戰時會議底改選的時候。那時候培特洛夫命令手下的斯珂珂夫，叫他來解除師團司令部的武裝。斯珂珂夫跑來，給我們“命令”看。——

給第三師團司令部

司令部，特別部，革命裁判委員會，應即刻將現有武器全數交出。茲派要塞派司令官副官斯珂珂夫，和臨時威爾奴伊地方戰時革命會議議員休丘金為接收人，

軍司令官	培特洛夫
要塞司令官	休丘金
本部長	鮑羅廷

但是此刻我們這裏究竟有什麼武器呢？幾枝旋條鎗，和一架破機關鎗，已經交給了要塞。一些引人注意的東西——我們早已藏了起來。那沒有被找到。而我們的手鎗，也沒有被拿去。這樣竟弄得他們毫無辦法。最後是逼近着。明天的大會會是怎樣呢？

晚上很晚，歇加布托吉諾夫底報告。——

——明天也許會出亂子也未可知。……我手下現有七十個基爾吉斯人準備着這個。……他們都武裝着，隨時俱可出動。……并且手裏拿着炸彈。這炸彈一旦有事便可以齊向羣

集拋去，乘着混亂，還怕什麼呢——將你們全體帶出：到了大門口……在大門口也有我們一邊的人等候着，——這便是守門的人，此後便——騎着馬，馬也預備端正在那裏。……

這計畫雖并不壞，却有點太浪漫了。

那一晚上司令部一個人也不留。——大家都睡在別的空房子裏，或是在曠野田間過夜。我和那亞兩人，在將近夜半的時候，從司令部走去了別洛烏梭夫邸。街上很暗——三尺前面是什麼也辨不出了。因為怕有什麼亂子，所以在腰帶上加插了一把手鎗。……我們本想偷偷走到前庭，打後門進去，這裏那裏地走上一晚。邸內是枯爾金的引路——這傢伙也是一個反叛的人，奸細。我們走去了後門。但是後門是關着。門關着，鑰匙由枯爾金帶着，——所以毫無辦法。我們堂堂然地走下了石階。走下了石階的時候——在黑暗之中和一個人撞了個滿懷。我們不知那人是誰，但是他却喚了我的名字。此外在隅角那裏，還有兩三個人在來回走動着。但是天是很黑——周圍是很黑。我們應當走去公園那邊。——在那裏，馬美留克約好一塊地方在等候着我們，他會將我們帶去一所祕密房子。站在那邊的人到底是誰呢？——不是奸細嗎？走在漆黑的公園裏，真令人汗毛直豎。——在每一個樹叢後面，一定都有人在緊緊看守着。我們緊握着手鎗，準備在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發射。有時我們回頭向後看——看有誰跟在後面沒有。我們不照預定的小徑走，而有意灣灣曲曲地前進，以攪亂後面的視線。——天這樣黑，不知他們準備好沒有。我們在交夾

處碰到了馬美留克。——他將我們從公園帶上大街，不久我們便走到了一所陌生的房子。他叫我們站在門口，自己則跑去敲二門。有人用小的聲音回答，——馬美留克喚了一聲，門便帶着難聽的聲音輕輕地開了開來。馬美留克獨自走了進去；當我們想輕輕地跟着進去的時候，近處忽然有一匹馬站了下來。——因為我們聽見有蹄聲陡地停斷了。倒是怎麼了呢？騎在馬上的到底是誰呢？因為我們有好幾晚不睡覺，並且還受了不少打擊，所以神經是異常過敏，便是一點小事情，也能明白地感得。剛才那傢伙，好像一直在偷聽着。我們想，那傢伙一定是想跟我們的梢，所以在近處站住了。他平伏在籬笆上，一動也不動。我們小聲對門裏說，叫他們莫說話。這樣過了兩三分鐘。蹄聲陡地又響了起來——剛在的傢伙似乎是街角那邊去了，馬蹄的聲音漸漸小起來，終于聽不見了。馬美留克從開着一條縫的門裏輕輕地說——

——進來吧，輕輕的！——因為這傢伙會發出大聲音來。

.....

我們從門縫裏走了進去。狹的走廊，和屋子。窗子外面，都關上了百葉窗。沒有馬上點燈——過了十分鐘左右，才在壁角點上了一枝洋蠟。這家的主人我是不認得的，——他的樣子像是一個鄉下的書記。屋子總算很敞，很漂亮，很寂靜，並且帶着藥草的氣味，是一所很適意的住家。隨後我們便商議我們要如何對付那騎馬的人，結果我們請主人一夜不睡，擔當警備之責（我們非常疲乏，所以再要一夜不睡，是再也辦不

到的了!)；我們請他夜裏巡查各屋，從窗子裏和門縫裏聽着外面的動靜。倘若有什麼事情，——即刻就來告訴我們。我們叫可信用的人看守着庭園和大門，——主人出去了，所以我們馬上便叫他們站在那裏了。一旦有事，我們便要從非常口跑出庭園，跟手便一直跑去對面的籬笆。我們走出漆黑的庭園，在籬笆旁邊放了一張椅子。因為出事情的時候，我們便可以從那裏跑到外面去。放好之後，我們便顛着脚尖，回到屋裏。要是能夠睡着，要是能夠在這樣暖和寂靜的屋子裏睡着，那可真寫意極了。但是我們一點也睡不着，——身子很不舒服，腦袋也亂得發痛——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前後想的些什麼。做了一夜天的惡夢，天總算亮了。僥倖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昨晚覺得有人跟梢，也好像是出于因數日以來的緊張和疲勞而失了常態底神經關係。雖然也許實際是有人跟梢的，但是總之我們的腦袋是很錯亂。東方已經吐白。我們喝過了茶。不趕忙出去也不打緊，——就是要到什麼地方去也不行，因為天還是剛亮，離開大會——還有很多的時候！我們走進師團司令部底空虛而寒冷的屋子，是在早晨九點鐘。平常很端正而忙碌的屋子，現在被泥靴和痰唾弄得很骯髒，到處散滿着香烟頭和紙屑——因為既沒有洒掃的工夫，也沒有這樣的人。

坡士多奴伊歇夫跑了來。

——一同去嗎，坡士多奴伊歇夫？——我問說。

——是的，一同去。

——現在就去嗎？

——是的，有什麼事情要耽擱呢？我等候你十分鐘吧。
——并且那個——愈早去說明一切愈好啊！——要知道今天
是我們最後的努力了呀！

坡士多奴伊歇夫板着臉住了嘴。過一回，其餘的軍事會議員都來了。結果大家商定叫我和坡士多奴伊歇夫兩個人到要塞去，其餘的人，則和我們保持聯絡，注視着交涉的進行，倘有什麼可悲的結果，便取最後的手段——報告給塔休更。……

同志們和我們握手道別，緊緊盯着我們的眼睛，樣子似乎在說——

“這也許便是最後了呢？”

我和坡士多奴伊歇夫起身到要塞去。在路上我們做了種種商量，要怎樣進行議事才好；我們熟議，倘若遇到一重，兩重，三重難關的時候，便如何是好。……想來他們一定處處都要敵視我們的。昨晚把中央昨天的回答——這個我們已經曉得了——拿回去開讀，而報以了咒罵，嘲笑，和強烈的忿怒。——戰革委員會員，其至于在師團司令部答應援助我們的一班傢伙，都連想都沒有想過將這指令的本質給要塞那邊的傢伙說明，至于說支持中央，實際一點也談不上。他們反而嘲笑了它，煽動了對於中央底敵對的態度。那一晚上，要塞那邊的傢伙對於中央底憎惡更是深大而刻毒了。而同時他們也憎惡着我們。現在我們便好像站在鳴動着的火山底噴火口上。所以我和坡士多奴伊歇夫想，只要他們能對我們抱一點，真正一

點同情——不，只要一點注意，也就好了。我們將不和他們找着發生衝突。在這樣空氣之中，我們將一點也不提起特別部，鎗斃，絕對支持中央的指令等問題。——因為即使提起，也是一定失敗的。倘使再失敗，那也許會變成一個悲劇的最後。總之我們要善于對付，我們要先提出那些第二義的問題，可以和平解決，不太複雜的問題。……比方說：事務滯滯和官僚主義底排斥，許可證底廢止，排除靡費，等等。倘若實在沒有辦法——我們便要做更慘酷的煽動。是的，這種事我們曾經幹過——在這種非常的時候，不做煽動而想通過難關，是很難的。在這種時候，無論採用什麼手段都可以，只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便可以了，——只要能鎮壓暴動，不使有流血之慘便可以了。

我和坡士多奴伊歇夫兩人一面走着，一面想着說着逼近我們面前的會戰的事。我們走到了戰場。又是——這個要塞。我們在兩天之前，曾在這裏被逮捕過。那時候總算是無事通過了難關，但是今天將是如何呢？——能不能也無事通過呢？

看呀，四圍的武裝着的暴徒底海！外套，褂子，破襯衣：農民服——齊在四圍打着漩渦。大家手裏都拿着長鎗。像是這就要刺來似的。人頭擠得和海一樣——也看不清誰是誰。羣集打着可怕的漩渦在走動着。到處都有可怕的字聲傳來，便和幾百家工廠的汽笛同時鳴叫着一樣。在那邊羣集互相用大聲詞叱着叫喊着，而在這邊則是可怕的凶兆的咒罵聲，刺刀底恫懾般的卡卡聲。……要塞像瘋了般地興奮着，要塞像暴風樣地喧噪着。無論那個人的臉上，無論那個人的喊聲裏，都帶

着一種威嚇，一種像餓着要血喝的猛獸般的狂暴，一種想叫平地生波，聽憑情熱幹去的熱望。……不信言者的話，憎惡想對他們說話的人，一心想復讎底武裝羣集底興奮的漩渦——我們便要在這種情勢之中，解決謝米列欠斯克地方的國家機關的問題！這明明是一個不適當的情勢。但是工作總還是要進行的。我捫不叫任何人注意地走到了戰革委員會。在那裏，委員差不多都已到齊。我們想——在這裏，在這會議上討論問題不是好嗎？打倒三十——四十——五十個人，要比打倒興奮到極點的五千羣集是容易呀！我們要和戰革委員會召集中隊代表到這裏來。我們要在這裏同他們說明一切，討論一切，此後再由他們在各自的中隊的集會裏報告所得的結果，說明一切；——我們要像這樣地徐徐地接近目的。照這樣，我們便能叫全要塞平心息氣了。若有不很能了解的中隊，我們便可以和戰革委員會員一同去予以說明。要之我們不願意同時把要塞全體作對手，而願和各個中隊說話。所以我們對戰革委員會的列席者強硬地主張了他們已經開始贊成我們的事。……可是一些“積極主義者”却絕不放鬆我們，——他們當我們正在說着這些話的時候，陸續站了起來，走出了廣場，在那裏安排了陰謀。……當我們已經說妥了的時候，三個赤衛兵走了進來，用恫嚇的口氣說，——

——在屋子裏面秘密談話有什麼用？在屋子裏談話，我們是再不能答應了——在我們要塞，什麼事都要公開地幹，在大衆面前幹才對。……祕密是絕對不許有的。……這是我們的

意見。……

說完這些話之後，他們便走出了屋子，在羣集之中不見了；接着又來了兩個人；隨後又是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出出進進簡直和串戲一樣。戰革委員會一句話也不說，——因為他們反對不了“人民之聲”。他們大家都站了起來，走去門口，催促我們說，——

——那末，我們依舊到裝貨馬車那裏去吧！

我們分開圍着戰革委員會議室的可怕地興奮着的羣集，走去要塞中央，前次做過一番演說的裝貨馬車那裏。羣集之中，這裏那裏地散在着那青銅臉小眼睛的基爾吉斯人。看起來——什麼事也沒有。但是，想起了一件事。——

“那不知道是不是歇加布托吉諾夫昨天所說的那神祕的跑來守護我們的人？”

阿樂夏•梭洛珂夫帶着黨立學校的一些人，鎮壓着裝貨馬車的周圍。所以站在我們附近的，都是這一邊的人。市“黨員”也能在這裏那裏看到，——市黨部今天早晨全都來了。他們站得離我們也很近，樣子也似乎是來保護我們的，——他們從公然的敵人而變做了我們的同伴者。……羣集包圍在這裝貨馬車四圍。我們像被捕受了宣告的人一樣，站在那裝貨馬車上面。我們舉眼向四圍看；大家注在我們身上的視線，都充滿着敵意和憎惡。……

——我們要選出一個議長……

——愛利斯金……愛利斯金……愛利斯金……——大家

一同喊說。那是極明顯的，人選他們早已決定好了。

祕書也選了出來——似乎是多布利茨基。他們選出了愛利斯金，却不知道這愛利斯金非常崇拜比耶洛夫，簡直把比耶洛夫的話當做法律一樣。

他們也沒有知道愛利斯金昨晚跑到我們那裏去，對我和比耶洛夫洩露了要塞那邊的機密，“堅”誓今天要援助我們。

大約兩禮拜之前，愛利斯金不知爲何被裁判委員會捉了起來；在暴動發生前幾天，他逃了出去，藏在山裏了。他是一個喜歡冒險，極其聰明的青年，一個勇敢的鬥士，——却似乎并不是意識的我們的同伴者。他所以活動，祇是出于對比耶洛夫底崇拜心，和企圖立功贖罪得蘇維埃當局寬饒的希望。

總之，愛利斯金便這樣做了議長！他以烏眼黑髮，露着狡猾的微笑的淺黑的漂亮的臉子，活殺自在的惡魔般的神氣，跳上了裝貨馬車。別列斯涅夫也同時出現了。他也是板着臉一句話也不說，——怕維爾·別列斯涅夫，這勇敢的十八年代的游擊隊(巴爾底山)指揮官，肚裏倒是在想着什麼呢？他的勢力還是很大，他在兵卒之間還是很有信賴，并且要幹的話——他是能做出相當事情來的呀！但是從他沉板的臉上，一點也不能看出這種地方來，——他低垂着腦袋，坐在那裏一聲不響，一點也不像是在混亂的大會裏，而像是在鄉下嚼着葵花子和人家閑談着。……

——倒是將什麼做議題？——愛利斯金喊說。——喂，靜些！這是什麼話——吵得這個樣子！放靜些！吵得說話都聽不

見了。……倒是將什麼的議題？

愛利斯金的態度，十足像一個司令官；他並不是在請求羣集，而是在命令羣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的勢力，——外來的人，在這裏是絕對不能像這個樣子的。

——是不是說將什麼做議題？——到處喊說。——要什麼議題！……請將指令讀一讀吧。我們的指令。——還有塔休更的指令。……

——指令！……指令！……

終於決定了，決定先讀一讀要塞令第一號。……在那上面，寫着些“新機關”的事，現在別無機關存在的事，和全機關已收在戰革委員會的手中的事。……這個要塞令暴徒聽得很開心；在讀着的當兒，他們便喊說，——

——不錯！……官銜都是我們的呀！……

在這裏似乎別無討論的事，大家都任意喧嘈地說着話。由愛利斯金的提議，大家決定將這要塞令“對照”一下。這倒是什麼意思，倒是應當考察什麼，却誰也不知道；連愛利斯金也和他們一樣。

——接着……接着我們要“介紹軍事會議長孚爾瑪諾夫氏，他要批評我們的十二條要求，說明中央的回答”……

羣集聽了這句話，馬上提起了注意力。他們雖然也許在很很地憎惡着我們，却還是要聽我們說話。所以他們一開頭便肅靜地，熱心地傾聽着，像是遇見一種重大的緊要的報告，一句也不肯聽漏似的。從十時至四時，我們操縱了這狂暴的暴徒

六個鐘頭，像是在拉起上了鉤的大魚之前，先在水中縱弄它一回一般。我們拿出我們所有的想像力，所有的智力，自己所有的經驗——頭腦和心臟，身體組織的全能力——聲音和動作——自己所有的一切東西，使它們緊張了，在這時候適用了。

在這樣緊張之後，簡直馬上會卒倒的。

和銳利的短刀割破人肉，刺入心臟一般——我們的言詞刺進了羣集的心臟中（我們感到了這個）——有時候是和靜的歡喜的平穩的言詞，有時候是刑罰，為鎮壓暴動非開戰不可之類的威嚇的言詞。

如此，我們虜獲了羣集。混在羣集中的“同伴者”和黨立學校的一些人，不時起哄表示贊成，——羣集簡直被弄糊塗了。他們還以為起哄表示贊成的也是他們自己一邊人，所以不明白起來，怎麼要塞全體激昂的情緒會消除得這樣快。我們從小的問題而進入了大的，更是鬥爭的，危險的，最後的問題。關於小的問題，有不少辯駁者站起狂呼；但是這些問題並不能叫羣集的忿怒爆發。

和第十二條相關聯，我們講到了塔休更的回答。能接得上去的話，我們都當場接上去講出了。我們一報告完，說明完這一條之後，便提出了我們的提議。羣集談論紛紛，簡直吵得不亦樂乎；但是終于以很少的修正，通過了我們的主張。

不關痛癢的問題是完結了。我們是在和使暴徒激昂的困難的最後問題一點一點地接近着。——

裁判委員會，特別部，配給制度，鎗斃，將軍隊調出謝米列

欠斯克地方，……

我們小心翼翼地，機敏地接近着最後問題；便和乘着獨木小舟去奔狂着的大海一樣，——也不知道幾時要觸着暗礁，也不知道能不能避開它而生存，還是要因此可怕的障礙物而喪命。

——諸位同志，我們要開誠地，卒直地，大胆地提出下面這個問題，便是，我們應當和蘇維埃政權底敵人鬥爭，還是不應當和他們鬥爭。也便是，滿場的諸君，是否應當和擾亂着這疲弊困憊的珂怕爾·列普辛斯克地方底年來的敵人鬥爭？倘若敵人偷偷接近你們，倘若敵人磨他的劍，擬着諸君的胸，而企圖傷害和無救之羊一般的諸君的身體的時候，諸君是否袖手靜待着？哦，不是這樣的。諸君一定會採取一種方法，而努力保護自己。并且諸君一定會取進一步的辦法，不光是逃脫或躲起便罷——我想這是很少的，——而要解除他們武裝，使他們無力再起。……倘若他們不服從諸君，諸君便會將他們綑綁起來，使他們不能行動，并且倘若他們是不可饒捨的惡徒，諸君便會將他們乾乾脆脆地殺死。——因為在這時候，他們和諸君是勢不兩立，不能并存的。倘若諸君是想活的，便要將敵人殺死。所以，諸位同志，那革命的懲罰機關——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于我們是必要的。……

遠處羣集微微喧嘈起來。

——這些機關的使命，——我們提高聲音接下去說。——便是和革命的敵人鬥爭。沒有這些機關，有誰能鬥爭呢？發見

守備隊，聯隊裏……以至于戰線上的奸細的是誰呢？摘發種種陰謀，而加以處罰的是誰呢？我們倘若放置了我們的敵人底這種陰謀——馬上便會發生重大的結果。特別部和革命裁判委員會，正和我們的耳朵和眼睛一樣，——要時時聽着看着，探出一切事情，防止于未然，粉碎種種騷擾，而從重大的危險裏未然地救出我們。諸位同志，倘若諸君的守備隊裏有了變節者或反叛者……倘若特別部檢舉了那個反叛者，救了諸君的守備隊，救了好幾百好幾千生命……倘若特別部鎗斃了那反叛者，——諸君難道會為那流氓而流淚嗎？不管是誰……

——但那總是我們的兄弟呀！——遠處有人起哄表示反對。

這是最初的反抗的暗號。但是我們知道着這個，倘若加以回答，結果便會吵起架來，連演說都被妨碍了。這是不利的。

所以，不管怎麼，我們總還是繼續着演說。——

——諸位同志應當知道，這些機關是以什麼目的存在着，是和誰鬥爭的，處罰的是誰。……這個……

——我們是明白的，你們殺害着什麼人！——靠前面有人這樣生氣地喊道。

你們是殺着我們的弟兄！——又是誰喊道。

——而那些忘八蛋士官們，却不管幹了什麼好事，都依舊是安然無事。——他媽的還要出錢請他們出來工作！……

——讓我說幾句話！讓我說幾句話！——一個赤衛兵分開羣集很快地行近裝貨馬車的演說壇。大家都讓開道兒讓他

前進。

——不，這可不行。——愛利斯金堅決地拒絕了他。——等現在這個人說完了你再說吧！……

——但是我有幾句話非說不可呀！——那赤衛兵更提高嗓子主張。

——讓他說！讓他說！……——周圍的一班人喊道。

——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只讓他說話，不讓我說話？他媽的，是鬧着什麼鬼！……

——不讓人說話是不行的，將那狗養的拉下來！不要緊，上去說好了！上去說好了！……

赤衛兵跳上裝貨馬車，很利害地喘着氣說，——

——我說不好也未可知。……我有一件親眼看見的事，——便是，我們的弟兄們到處都受着殺害。……倒是誰給這些不知從那裏跑出來的小子這種權利的？裁判委員會是什麼東西！沒有這些勞什子，我們也能活得下去的。……也……也……也不知道從那裏跑……跑出來的一些忘八蛋，到……到……到處亂殺人的！

羣集因為忿怒的原故而發着抖，簡直和中了熱病一樣。——怒號，叫喚，騷雜的喧嘩聲，他們的神經敏銳到了極頂。……跳上了講壇的赤衛兵，說了這幾句話便再也說不下去了；他只這樣提起了羣集的忿怒，煽起了羣集的情熱，便跳下車去——混在羣集中了。

接着喬爾諾夫，貼格涅利亞多諾夫，卡拉娃耶夫也跳上台

來，喊了一場。說什麼簡直不能聽見，只聽見他們在亂喊。這時候布金走上台來，——

——但是，這裏有這樣的東西呀，——他說着，便將兩三樣東西拿得高高地給羣集看。——這是昨天我找到的。——這是帝政時代的錢，和教父的十字架。……并且這裏還有這樣的東西呢！——接着他便拿出圓規給大家看，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羣集更奮興了。他們并不看紙幣和十字架，——只是應答着布金的喊聲。他們只是感到，——布金一登台，一定會弄出大事來的。這時候烏伊奇奇對布金說，——

——這是什麼？啊哈哈……

接着他便將在襲擊特別部的時候拿來的兩付士官肩章在頭上幌動着說，——

——他們是和士官在一起的呀！——你們看這個，他們便是這種忘八羔子！這是用我們的錢買來的呀！他們將他們佩帶的肩章藏了起來呢！……

這時候有一個人幫着他說，——

——將狗養的士官們一齊付諸裁判吧！……讓我們來決定了吧——倒是要遣誰到什麼地方去，還是殺死呢，還是放之于西伯利亞。哦，還是放之于西伯利亞吧，謝米怕拉欽斯克那邊。——我們是用不到他們的。……讓他們凍死在西伯利亞好了……他，他，他媽的！

羣集嘶喊了起來，——

——莫遲疑——將他們綁起來……

——將從中央來的一些忘八羔子一齊綁起來……啊哈哈
哈……嘿嘿……

——將他們當場結果了！……哦呵呵……

——莫遲疑吧，將他們拉下台來……

這時候，靠前面的行列立刻吵了起來，鎗的卡卡聲，令人難堪的喊聲。……我這時候看了看尼基奇奇——他已經嚇得面如白紙了。

我也想，“也許要就這樣喪命呢！”……

但是我趕忙挺出身來，樣子整和預備要跳下台去，跨過無數腦袋，打穿牆壁，逃出要塞一樣。……

——諸位同志！——我用奇異地高的嗓子喊說。——革命會議是這樣命令着呀！……

黨立學校的人立刻在裝貨馬車的周圍站成了一個圈。保護着我們，防備着羣集底不意的襲擊。這是一霎眼的事情。

這時候，愛利斯金在台上似乎要幹出什麼來似地，接着便說出了這樣刺人的話——

——這是怎麼了！？喂，喂，他媽的真是畜生！！

羣集聽了這不意的話，即刻呆了起來，像是在激發的熱情中化石了一般。一刹那，異常的力！

——你們選出我來做什麼？——愛利斯金喊道。——既然做了議長——我是不許的，我是不許你們撒野的！……你們自己想想這是什麼話，還要殺起人來！……倘若你們要用一個指

頭挨了一挨這些代表，——他指着我們，——那末你們便可以選出另一個人去！要我和這一些東西們合夥是合不來的。……我真要脫離要塞了！！

這一些話給了羣集非常的印象。這時候，別列斯涅夫又跳上台說，——

——諸位同志，這種辦法是不對的，這些人是來傳佳音給你們的，但是諸位却要怎麼呢？這是什麼接待法呢？倘若你們要這樣瞎鬧，那末我也只好脫離要塞了。

——讓我來說幾句話，讓我來說幾句話！——布金喊道。

——禁止你發言！愛利斯金堅決的拒絕；接着又重說了一遍，叫大家聽見，——不許布金發言，禁止！

反對的人一個也沒有。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大勝利。……

——現在我們要繼續演說。現在讓孚爾瑪諾夫發言。

接着他便打手勢，叫我繼續演說，

因形勢轉佳而狂喜是不行的，露骨地現出歡喜之色是不行的，表面應當保持平靜，——不管怎樣，都應當若無其事地說明中央的指令；指令，不是懇願！

——諸位同志，我們剛才是到這裏而弄得幾乎中止的，…

…

羣集心理真是不可思議。他們現在變得乖乖地一聲不響，簡直和罪人一樣了。有時候雖也有一兩聲反對的起哄，但是這是不算什麼的，暴風雨似的忿怒已經過去了。我們一氣進向了最後的問題。羣集簡直便和脫落了牙齒一樣，——什麼東西也

不能嚼，只是像沒有牙齒的老人般地磨動着嘴。但是到了下面這一點，他們却起而反對了——

——你們對那逃避者的一些基爾吉斯人，則設着救濟週間，但是對於我們倒是做了什麼呢？噢，莫當人是傻子吧！

但是這個問題終於無事了結了，——我們終於用折中辦法，決定在全珂怕爾·列普辛斯克地方設置救濟機關，並且盡力迅速地着手實行。最後的“機關”問題，——

——決定讓要塞方面選出代表兩人參加師團軍事會議，三人參加地方革命委員會……

而他們却主張把戰革委員會歸併于軍事會議，或是把軍事會議歸併于戰革委員會。我們極力說明給他們聽，光是要塞一邊人，中央恐難于承認；對於這個，中央已派出裝甲隊；……但是倘是和我們一同幹，則不在此例。

——兩個人是太少了。……三個人是太少了。——四面喊說。——讓一齊參加了吧！合同起來不就行了嗎？……

在他們互相吆喊着的當兒，我和尼基奇奇在裝貨馬車上開了一個緊急會議。——

——兩個人，十個人，都是一樣的。便是再讓他們在革命委員會的十二部各派代表一人，都可以的——像他們這些傢伙，便是來上一打也不要緊。

所以，——

——可以的。便是在這五名之外，再派十二個代表參加地方革命委員會的各部也可以°

這才算是解決了。

他們對絕對服從中央的指令的事，也贊成了，我們本主張當場便將代表選出，但是要塞那邊的傢伙却主張了另一種意見，——

——讓我們今天晚上在府立劇場集合每一中隊底五個代表，——再在那裏選舉吧！

——哦，這樣也好。

——諸位同志，現在——我們說明。——什麼都弄清楚了，無論在諸位或是在我們都弄清楚了。一切問題都已解決了。我們的機關只有一個。從明天早晨起，我們便要開始工作。現在什麼都釋然了。今天我們便要報告給塔休更，——便說和守備隊已經辦妥交涉，從今以後，我們要和乎友好地進行工作。……諸位等今天這大會開完之後，便請從要塞回到兵舍去，——因為現在什麼都已解決，再不能托故儘是屯在這裏了。……

今天即刻離開要塞，本是極自然理當的事；但是我們為小心起見，還是用極其輕淡的口氣說出了，——意思便是說“請諸位同志莫忘了這事”

大會終了了。羣集陸續散去。我跳着般地同着坡士多奴伊歇夫出了要塞的門；斷片地憶起危險的大會底種種場面，心裏非常輕快。我們回到了師團司令部，即刻用電報給塔休更做了一個簡單的報告。

* * *

不論一時怎麼解決了，但是我們總不敢以為就此便根本地鎮壓了暴動。像這般持有深刻的社會經濟的根據底運動，實際說來，……是決不會因這無聊的事而絕滅的。固然，自己的代表是派去了軍事會議和地方革命委員會，但是此後呢？此後——中央當局還是嚴存着，還是舊有的無產階級專政。一言以蔽之，“一切都還是照舊”。在他們之中，一些頭腦清楚的人似乎已經曉得，在那些機關，就拿軍事會議來說吧，處理事情的不是契烏梭夫和培特洛夫，而依舊是我們。軍事會議地革委員會都是一樣。這些機關既是我們在專着權，無論到什麼時候都將是這個神氣。所以，一切要求也和從前一樣，——

將謝米列欠斯克軍調去費爾干，以滅絕同地方的一些流氓們！

莫剝削基爾吉斯人！

繼續進行基爾吉斯旅團底編成！

改組革裁委員會和特別部！……

等等……

.....

要塞邊的首魁們很焦急。他們在要塞開了，個秘密會議，並且在軍事會議和地革委員會的廊下也偷偷討論，商議善後辦法。

他們想，這一次中央方面的代表雖算是“欺着了要塞

邊”，但是時候還不晚，並不是連根覆倒了，所以決心竭力奔走，以取回那些被痛擊的夥伴，再在守備隊注一點油。要達到這個目的，是的，一定要等第二十六聯隊開來。……哦，那時候便要和他們商議一個辦法！

我們和他們都知道事件決不是這樣便解決了，謝米列欠斯克赤衛兵也決不願意開出謝米列欠斯克地方，並且也不曉得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不過他們之中，也有別一些人，單純地以為“事件已經解決”，而熱心地從那一天早晨在地革委員會拼命工作了。

軍事會議在那天早晨集合新議員開了一個會議，在昨天之前，我們和他們是拼命爭論着辯駁着，而這時候，則絕對和平地安靜地從事着一天一天的工作。這是一件令人驚怪的事。

簡直有點令人慚愧。我們大家都怪不好意思的。我們雖也和他們同席談話，但至重大問題，則總是在師團司令部或特別室單是集合我們幾個人議決。——要委托他們重任，不但是沒趣的事，並且事實也不可能。

在軍事會議的首次會議裏，緊急問題完全解決了。（說實話，是我們幾個人預先秘密地“解決”了的。）要塞邊的代表們有時在別的地方集合，而表示了反對的態度；所以我們勸他們，現在他們自身參與着“合法的機關”，所以應以對守備隊的態度，對塔休更。這時候他們便一聲不響了。他們已不能往前進，又不能往後退，真是“進退惟谷”，令人見而生憐。他們已完全是我們底手中物了。軍事會議決定召集各部隊的幹部；

給他們說明在這新的情勢之下，應當怎樣行動。幹部委員會後來是召集了，我們嚴重地警戒他們，叫他們今後無論發生了什麼事，都不可以在要塞籠城。

接着我們便在同會議上提議解散要塞軍，復活從前各部隊的名稱。

這時候培特洛夫起而反對，——

——爲什麼要解散呢?!我們在四日之間編成要塞軍，是爲的什麼呢?

避開危險的論爭，我們說明給他聽：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們要“在四日之間編成要塞軍”；他們要塞邊的組織計畫單在威爾奴伊守備隊底編成，而我們的組織計畫，則在全謝米列欠斯克軍底編成。我們不敢說這就是徹底之論，但是他終于沒有再反對。

第三個問題，便是盡可能迅速地調動謝米列欠斯克的各部隊。這個問題本是頂頂重大的一個問題。但是也終于“解決”了；不過我們也知道，實際的“解決”還是將來的事，這不過是一時底彌縫策。

後來我們便決定召集一個緊急守備隊黨員大會。培特洛夫是非黨員，而契烏梭夫則是道地的“黨員”。——我們非常期待着，以爲只要這兩個人出席，則這些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後來這個大會召集的時候，我們毫不客氣地詆叱了“黨員諸君”。他們的大部分底要包圍要塞底欲求被徹底地粉碎了。我們在這大會的席上，指定了特別部和革裁委員會的臨時新

官員底候補者。舊組織是整個地被解體了——這是爲的要叫他們感得，舊組織已消滅了。

更是第五個問題，——爲考究紛失武器善後策而設立特別委員會的問題。同委員會是在坡士多奴伊歇夫委員長之下被設立了。

第六個問題——關於特別部，裁判委員會，刑務所底逃脫者。這個決定移交改造特別部，及改造革裁委員會辦理。

第七個問題，承認休丘金爲要塞軍司令官問題。我們想，這也許是一個好辦法。那一天。便是十六日，他，休丘金，和地方非常委員會長阿武傑耶夫（也許是他的代理）試行文書交換。休丘金送去了一道指令，叫至急速捕行蹤不明的特別部官員——馬沙爾斯基和阿克斯曼，送去要塞。阿武傑耶夫回答他說，——

給要塞軍司令官同志休丘金。

地方非常委員會，爲逮捕阿克斯曼和馬沙爾斯基兩氏，連日做着搜查工作，但毫無實績，所以要請你派來五個騎馬護送兵，以達此目的。護送兵請在下午十時派出。又，若是辦得到的話，市街通行券也請一同送來。

地方非常委員會長阿武傑耶夫。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哦，在威爾奴伊，竟有身居“地方非常委員會長”這般的要職的奸細在！！

這傢伙後來我想是被鎗斃了。但是那時候他真是非常爲要塞方面的利益想着。

這是不關緊急的話。……會議底最後問題，便是承認新軍事會議最初的指令案的問題。同案結果是滿場一致地通過了。

在那一天，我們從守備隊“黨員”中選定了一些有望的人，叫他們在各部隊做執拗的煽動。站在這工作底先頭的，便是我們的一些同志，——阿利特休勒，威爾美尼契夫，珂洛梭夫，克勞丘克，歇加布托吉諾夫。事情是進行着——并且不壞地進行着。有些人我們則很親切地予以說服，有些人則以“要通告塔休更了”的話恫嚇他們。守備隊漸漸平穩起來，大部分都傾向我們這邊了。只有第二十五聯隊和第二十七聯隊的一部分還不聽我們的話。這班傢伙強硬得很，絕對沒有和我們做“友好的”交涉。

但是總之雙方一時都歸于平靜了，像是因激烈的鬥爭而疲乏了一般。戰士是休息着。

但是，也只是休息着——止此而已。倘若生氣恢復了，便又要去做鬥爭的。……那時候，——是誰和誰呢？要第二次休息，想是不至于的。因爲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大家的長處和短處。所以這一次是誰也不能欺騙誰的了——這件事應當記牢着。

哦，我們的鬥士，做夢是絕對不行的！——我們祇是不意

地扯住想逃走的敵人，一時拖來了我們這邊而已。祇是拖住着無理地安靜着而已。他們祇是因爲一時候沒法逃走呀！

事件便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解決着的呀！

是兩個陣營呀！是無理地妥協着的敵人呀！

這種情形會長久繼續下去嗎？

* * *

在十七日略爲有了一點事情。便是，“積極主義者”們開始煽動赤衛兵，叫他們回要塞去。——

——在要塞，我們則有很大的力量，悶在這裏，却什麼也不行。在要塞，我們則可以任意對司令部下命令，屯在這裏，却什麼也不能。哦，去吧，去吧。我們要開拔，我們要去要塞！！

但是去的人却寥寥無幾，——大部分還是留在兵舍。這些人總應當算是支持着隨從我們的各部隊底幹部委員會。而一些最強硬反抗的傢伙，也沒有去要塞，一些首魁也留在那裏，有時候則到兵舍去做煽動工作。別列斯涅夫也騎起牆來，頻繁地和要塞那邊的首魁們來往着。所以我們嚴重地監視了他。情勢非常不安。要用這種方法去根本地解決問題，是再也靠不住的。雙方都開始動搖起來——徐徐地蓄養精力，準備了最後的鬥爭。

問題的解決，不用別的方法再也莫想。

今日喬爾諾夫在步哨大隊出現，他想召集大會，以煽起反軍事會議，反蘇維埃委員的氣勢。但是步哨大隊我們早已派人

去做了秘密煽動，——所以結果適得其反，喬爾諾夫是被圍擊了，大隊是非常激昂。到了喬爾諾夫被趕了回去。但是布金和烏伊奇奇在這裏底勢力，還是很大，——這兩個人簡直被視爲了英雄，所以權威是依舊保持着。但是我們的熱心的政治行動，在他們的腳底下作了一個大的陷窰，執拗地，孜孜地。……

騎兵第四聯隊，正在開來，現在離此只有數十俄里了。師團委員波加洛夫，今天要動身去迎接他們。他還要計畫和第二十六斯托列利珂夫聯隊聯絡。勢力是該擴大的。我們應當拼命活動。實際講來，第二十六聯隊的態度還是很曖昧的；但是我們還是要和這聯隊進行一種交涉，叫他們擁在途中，不要行近威爾奴伊。波加洛夫是去了。我們并不想我們不久要跟音趕去。

這時候，要塞那邊對我們別無怎樣的積極的行動，只是竭力搜集着新勢力。要塞邊的傢伙還和從前一樣行動着，還是以爲自己是執着政權的勝利者。而近村的一般居民乘着貨車之類趕去要塞，也和以前一樣。要塞邊的傢伙胡亂地對他們“說明”事件的經過，“命令”他們聽從他們的話。要塞充滿着些避難的人——他們食糧也不足，無論什麼都喊着反抗，真是些自暴自棄的乞丐。要塞邊的傢伙想也沒有想到要解散。因爲，雖也有些部隊回到兵舍去了，但是留在那裏還很多，并且都是些最激烈的一些人。所以——“脫離”是無關緊急的，——并且兵舍也并不遠，要從兵舍回到要塞，也并不需要多少時候。……

這一天，有了一件突發的事件。這事件雖是無事地完結了，却不失為一個戲劇的場面(Dramatic scene)，我們兩個同志，一個裁判委員會員和一個特別部員，差一點交給了敵人手裏。

我們一個特別部員和裁判委員會員也沒有派去要塞，或是叫他們去參加要塞和我們底會議。因為我們對他們的敵意真是達到了極點，在發見了他們之後，再也按不下那盲目的忿怒。所以我們且那樣匆忙地叫馬沙爾斯基和果利亞契夫逃去山上了。他們兩個人究竟藏在什麼地方，——則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是多加更，也許是皮休皮耶克。那是不用說的，——他們只是略略準備一下，便脫走了。那是十七日的正午。我們到比耶洛梭夫邸去了。陡地有馬蹄聲漸漸近來，接着便有三個騎馬的人站在二門口了。我們從窗子裏看了一下，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那便是馬沙爾斯基和果利亞契夫！但是在這兩人後面，還跟着另一個生人，那人右手拿着手鎗，左手拿着一個嚴封着的大紙包，那是剛剛從脅下取出的。

——這却奇了——像是捉住了呢！

我們奔出門去，他們三人并不下馬。

——這裏是什麼呢？是不是要塞的衙門呢？——一個四十左右的農民樣的人問我說。

——唔，幹什麼？——我裝得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他們兩個人，說。

——哦，這個，我將這兩個狗養的捉着了……他們在山中彷徨

着……終於走到我們村上來了。……一些村上的農民說，他們也許是裁判委員會的狗養的，所以即刻叫我送到要塞……

——啊哈，這却是一個大功呢！我對農民說。——我便是你所說的那要塞底司令官。哦，將那紙包交給我吧！……對了，對了。……這兩個狗養的交給我就行了，我會好好地辦他們。

哦，用曖昧的神氣說話是不行的；這農民以為要塞邊的傢伙支配着全市，別無機關存在，所以我就應當一次解決了他，好好地騙他一下，不要被他看破。幸虧這個農民是個傻子，並且似乎有點辦不了這大獲物似的。

農民終為我的沉重而開誠的神氣所服，——將紙包交給了我。我胡亂用了一個名字，寫了一張收受證給他。我和馬沙爾斯基兩人使了個眼色，他們兩人便跳下馬來，把繮繩拋給了那農民。果利亞契夫明白了一切，一聲不響地跟在我後面，走進了廊下；而易怒的怪人馬沙爾斯基却還在想和農民打架，

——我不是和你這樣說過了嗎？這個癩皮狗養的！

但是我和果利亞契夫兩人將他推過了廊下，神氣似乎說：“還多說什麼”。農民馳馬去了。但是一分鐘也不能猶豫，——也許馬上就要有要塞那邊的傢伙奔來。倘若這兩人被發見了，真不知道要被他們怎麼辦，——也許要被立刻處斬的。農民馳馬而去的時候，聲言這就要和自己村上會會面。

我們的不變的同志，美多維吉奇，將這兩人帶去了第二條街，叫他們躲在乾草房裏了。他們兩個人躲在那裏，直至暴動

結束才出來。美多維吉奇常時親自送東西給他們吃。

第二十七聯隊底一個大隊，便要在二十日從威爾奴伊開拔出去；現在只有兩三天了。我們在十七日的晚半天，已經去試探了他們，看他們是否肯乖乖地開走。我們並沒有召集大隊底一般大會，算是延期了一天；因為我們以為不如在臨出發的時候再開的好。但是一般的空氣，便不做這些事情也是明明白白的，——

——斷斷不去！

今天，十八日，我們召集了大隊的一般大會。一切都是照舊：照舊的兵舍，照舊的人頭，照舊污臭而喧嘈，直同未有一禮拜的暴動一樣。

而來到這裏的，也還是我們這幾個人，——

皮耶洛夫，孚爾瑪諾夫，克勞丘克。只有波加洛夫不在。

全體的空氣……這也和暴動的前夜，那不能忘懷的晚半天，差不了多少。——和那時一樣，並不認真地看我們的面龐，只是說着難聽的罵言，而表面却裝得他們自己人在對自己人說的一樣。——

——來了呢，他，他媽的……在這裏轉着圈子，倒是想撈些什麼！？無論用什麼法子，我們都是動也不動的……無論什麼地方我們都不去。……這要聽這邊的便呢。……媽，媽的！……

我們本想輪流着站上急造的演講台，去說服他們，他們却動也不動。——

——你們無論說什麼都是一樣，我們是不走的……

——諸位同志，但是我們之間不是早已說好了嗎？……

——什麼！那是不關我們大家的事的！……

——爲什麼“不關大家的事”呢？——諸位不是親自在要塞說過，要服從中央的指令嗎？……調動的事不是也……

——誰說過了這些話！……別放屁吧，這都是你們捏造的！……

——不，這是諸位自己贊成了的。……公言了的。……並且諸位的代表，已經和我們一同工作着啊！諸位的代表，現在也這樣說着啊，我們也……

我們試看了看四圍，——代表一個也沒有在場。——培特洛夫，照實講來，簡直完全沒有露面；契烏梭夫也因爲怕擔當“擁護當局”的職務，而躲了起來。但是我們又——

——諸位同志，你們倒是怎麼了？今天贊成，明天却又反對？你們這倒是跟誰學的？照這個樣子，此後塔休更將不再相信我們所說的話了呢！

——塔休更是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的機關是誰支持着呢？倒是誰承認我們的呢？怎麼，諸位同志是不是要將話頭搬出來重新打頭說一遍呢？

——塔休更和我們有什麼關係？——這是一個聽見過的嗓子，是從板床上發出來的，但是我們也想不起那是誰。——塔休更是什麼東西！我們要和西伯利亞來往，便和西伯利亞來往；不要和誰來往，便不和誰來往。……幹什麼都要聽我們的

便呢!……

形勢是很壞。……

一個大隊幹部想演說，他們也猛烈地起着哄，整個地和用石頭打在他頭上一樣。——

——你這東西也是和“他媽的”一起的嗎?兔崽子!……

——狗養的反叛者!他媽的!

空氣于我們是不利的。明明是不利的。

他們爭着罵詈着。——

——你們的共產主義，于我們是無所有的!——蘇維埃政權我們非常歡迎……却是有條件的，便是不要那些猶太人和基爾吉斯人。……我們，哦，是很窮……

——說完了話，請滾出去吧!……倘若不聽，就要打他媽的了!……

——且等二十六聯隊來了再講吧。……

——爲什麼要等呢?——我們反駁說。——這大隊既被指定遣派了，那能說要等等呢?

——那有大隊分別調走之理——要走便聯隊一同走。……

——這是辦不到的。……

——我們要讓你們看看辦得到辦不到，——我們已再不高興和你們商量了。……聯隊倘若開到了，單是我們便可以解決了這一次的事!……

這個大隊的意向已經明白了，——不願出發!

在這裏再說什麼也是沒有用的。大勢已明如觀火。我們已經說了三個鐘頭的話。已經够了。我們大家住着口，互相使着眼色。大家都已明白了。閉會，出去。

我們又是騎着馬從兵舍回到師團司令部去。途中我們互相討論着現狀。還要穩健地交涉下去——是沒有意義的。應當再移諸直接行動才是對的，——斷斷迅速地。在這裏若是躊躇了——事情便完了。倒是取了什麼方針呢？倒是開始了怎樣的活動呢？

波加洛夫那裏還沒有什麼報告。他一定是和第四聯隊交涉停當，在趕着到第二十六聯隊去。一方面，騎兵第四聯隊已經開到離威爾奴伊祇有二十三俄里至二十五俄里的卡拉斯克。……我們一定要和那裏保持聯絡，趕快叫聯隊開來，予暴徒以一番痛擊。這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同時却有兩個疑問。

第一，便是我們的襲擊，也許會引起武力的衝突，而成爲鄰接各城鎮暴動底導火線。尤其是我們的襲擊失敗，敗北的時候。

第二，便是這聯隊是否果真這樣可信用。我們是否果真完全知道這聯隊的內情。和暴徒接觸着的當兒，是否不會感到什麼“共通的”問題，第四聯隊本身也變節起來。這是事實，第四聯隊比起別的部隊來要有希望。並且這也是事實，若是即時移諸直接行動，大體可無危險。但是，讓他們和別的聯隊接觸，或是予以會議的機會，却是不行的。這足以導我們至滅亡。無論怎樣，我們也不可以叫他們這樣做。——若叫他們

和暴徒接觸，第四聯隊裏的不十分可靠的一些人一定會動搖起來。並且，實際也已經有人在那裏散過傳單，——那是關於裁判委員會，特別部和蘇維埃權力底檄文。雖然種種事情都是避着人家的眼目做着，但是一切我們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 * *

那天晚上，我碰到了中國人馬三弟。馬三弟像是有什麼祕密的話要對我說似的，把我帶到少人通行的街道上，用眼睛看看近旁有人沒有，竊竊地告訴我說，——

——晚上，要塞那邊有這樣一個商議。……今天晚上要殺去八個人。……你也在被殺者之列。比耶洛夫也要殺，歇加布金也要殺，一齊要殺。……我找了你好久。……我問了一些可信用的人……

“這事當真嗎？”——我想。但是馬上便斷定了，——馬三弟是不至于說誑的。沒有火是不會有烟的。一定是要有什麼事故發生的無疑。……(要塞方面，實際有過這樣的商議，——這是後來爆徒在法廷上親口供出的。馬三弟算是救了我們的命。)我即刻召集同志商議辦法。我們決定馬上去告訴第四聯隊，叫他們明天便攻城。去的人派定是我，比耶洛夫，愛利斯金，尤斯坡夫，歇加布托吉諾夫。我們一定要秘密地不為任何人所看見，不為任何人所捉住地去。而留下的人，則一定要非常小心地，夜則任便在那裏藏身，晝則在守備隊做執拗的煽動，以備夜裏的襲擊。決議——實行。歇加布托吉諾夫

命令阿吉多林，叫他預備五匹馬，夜晚牽去約定的地點，在那裏等候着。一方面則打電去塔休更，報告了這件事。

電報我們能自由地向各方面打去。——檢閱只是開頭一陣“嚴重”，到後來便一點工作也不做了。但是便是在“嚴重”的時候，我們還是能夠自由中央通報。檢閱簡直和沒有一樣；組織這個機關，也直是多此一舉。

那天晚上很晚很晚，天已全黑，我們由基爾吉斯人的領導，走着羊腸小道，去威爾奴伊羣部。我們走了很久很久，誰也沒有說話。只有不得已的時候，才以小聲交言。我們走到一個狹而舊的門那裏，大家彎着腰，像爬一樣地穿過了低的小門，——小門並沒有關，有誰在那裏等候着。在等候着的人和歐加布托吉諾夫低聲講了幾句話，便通過小的軟滑的庭園，將我帶去了對面的籬笆那裏。在那裏又有一個小門，我們便又彎着身子，鑽了過去。這時候便又有一個庭園，這庭園比前一個要廣闊而美麗，房子也很新，——造好未多久的新鮮的木材，突出如健康的胸脯。新削有光的面，在黑暗裏微微地閃着光。登小的石階進去，便有一塊站立之處；再過去，便是黑暗的門。我們通過門，走進了黑暗的溫暖的室內。兩個韃靼人，深深地對我們鞠了一躬，很親暱地笑迎我們，——他們樣子像是一對父子。他們在匆忙之中，也很恭敬地叫我們圍卓而坐，和我們寒暄了一番。接着便走了出去，過了一分鐘，便又回轉來，匆忙地做着準備。再五分鐘，我們在夜行之前吃了朝飯。——這裏的父子兩人，像是預先由阿吉多林介紹，做完了迎接我們

的準備似的。我們熟議了種種。不但是說，並且還取出地圖，以卡拉斯克爲中心，討論了個很長的時間。接着便叮嚀地和爲我們忙了個不亦樂乎的父子告別，下了剛在的小的石階，到庭園裏弄好了馬具，跳了上去，出門靜靜地趕着路。我們走到了一個廣闊的十字路口。打頭的是歇加布托吉諾夫。他一方面也做着引路的人。我們走得很從容，很安靜。夜已深了。但是離天亮還很遠，——那正是一個黑暗的丑滿時。我們離城似乎已經很遠。——在後面的樹林間，有星星的燈光在震着眼。這時候，突然從遠方傳來了鎗的聲音。我們勒馬靜聽；衝破夜的靜寂，有很清淅的馬聲傳來。

——那是偵察隊啊！——愛利斯金低聲說。

——那是前面還是後面呢？

——是前面呢！……我們要靜靜地走才好。

這時候，不幸在尤斯坡夫身上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本來落在我們後面約有三百步，這時候趕上我們，告訴我們說他失了脚蹬。

——我不去了——不知道怎樣失去了！

這是一件可笑的事，却不是一個笑話，——照這情形，既不能進，又不能退，且不能就這樣屯在這裏，——因爲也許有新的偵察隊到來，——因爲要塞那邊很起勁地做着夜裏的偵察工作。我們陸續下馬，在地上搜尋。富于急智的愛利斯金想，點火又不行，在這樣暗地裏能找到什麼呢，所以便下下自己的背革，很便當地做了一個代替脚蹬的東西，——

——這就可以了，……再失去可不行了。——他帶開玩笑地說。——你們可以在這裏等一等，他對我們說。——不要走到別處去，讓我先到那裏——他指着樹間的小路——去看一看來，……看他們有幾個人。……

接着他們便很快地在黑暗中看不見了。過了十五分鐘光景，他回轉來說，——

——五個人。我們靜靜地走吧。向着卡拉斯克。反正到了那裏，他們是會被洛怕金（註十五）捉住的。（到後來，他們當真被第四聯隊的探兵捉住了。）

我們安靜地驅馬前進；一路一直有馬蹄聲從前面傳來，一到走近卡拉斯克時才不聲見了。（照譯者的意見，這是寫的心理作用。——瞿然註。）

這裏還有一件事情要講到一下，便是，在我們從威爾奴伊出發前一點或一點半鐘的時候，我們叫比耶洛夫的妻子娃西列烏那拿着祕密文書，錢，和炸彈，偷偷出城了。因為天暗的關係，所以她不大引人注目；她沿着大道前進，走了七俄里左右，便在灌木叢生的一個沼地樣的所在藏起身來，在那裏等着我們。她也聽見敵人的偵察隊的聲音，也看見他們的人。——但是他們却沒有看見躲在那沼地的灌木後面的車子。在這沼地，我們碰了頭，一同向卡拉斯克趕路。

（註十五）洛怕金指騎兵第四聯隊長

我們費了預想以上的時候，——簡直有兩點鐘以上。途上遇盡周折，好容易才走到了聯隊本部。

因為這兩三月我竟忙着軍政上的事，所以沒有和聯隊的空氣接近。但是現在一走進本部，頓時被那親暱的特別的空氣所打動了。

加怕耶夫師團的親暱的空氣是飄蕩着啊！——不管在這裏，或是在那裏，是的，都是我們的同樣的那赤衛軍！聯隊長洛怕金走了來。他是一個令人聽了他一句話，見了他一面便生好感的人，——他只是簡單地說那些必要的話。充滿着自信的他，走近我們，和我們極簡單地見過了。他令人覺得他是一個認識着自己的價值的人。這既不是傲慢，也不是自得，——這是對於自己——同時對於他人底自然的尊敬。他有時候則和本部的崗目談話，有時候則叫起打着大駟的赤衛兵，將他推到外面去；他對他們的態度，和對我們一樣。他說話和神氣，完全和他實際幹了的事自然地調和着，——簡直令人以為非這樣不可。我們看見他對我們軍部當局的代表和對普通赤衛兵的態度一樣，真是歡喜到極點。因此，我們格外被他所吸住了。他陡地在我們眼前出現，即刻便叫我們以兩重的興味和注意，傾聽他的說話。他絲毫也沒有懇願別人，或是態度卑屈的地方。我以為，洛怕金真可算是一個模範指揮官了。我們圍着桌子坐下，開始商議。

——威爾奴伊是怎樣呢？可不可以給我說明一下呢？——洛怕金對我們說。——我們在這裏，詳情再也不能知道。……

我們簡單地將最近數日間的重要事實敘述了一番，並且將兵舍裏的最後的大會也帶着說了一下。

——哦哦，真渾賬！——他嘲笑地說。——真非用鎗來駭虎他們一下不可。用嘴是沒有用的。

這是怎樣說怎樣做的性質的人的口氣。

——你這裏的聯隊怎樣，洛怕金——是否有希望呢？你自己怎樣相信呢？

——唔，要說起來，——他聳了聳肩。——可以這樣說。有希望的，主要是一些外來的，——比方說馬加爾人，德國人，基爾吉斯人，法國人，韃靼人……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唔，這裏的謝米列欠斯的克一些傢伙，——却都是些不學無文的人，這樣的人在你們那裏的要塞不也是有的嗎？

——但是這樣的人是否是少數呢？

——不多。哦，他們真是些沒有辦法的傢伙——洛怕金明白地說。——叫他們去工作是不行的。我們要叫別的人去。

——那末，“工作”是否決定了呢？——我們聽了他的斷言微笑着說。

——不是這樣，這個，唔，——他的神氣似乎駭了一跳。——你們是不是說也許有呢？

——是的，我們要從長討論一下。……

——好的，討論一下吧！——他和靜地贊成說。——但是有一件明明白白的事，那便是，我們非去威爾奴伊不可。

我們試樹立了種種作戰計畫。

第一，——從這裏派我們的代表去要塞，等他們的回答，再移諸實際行動。

第二，——即刻招致他們的代表到這裏來，和他們交涉試試。

第三，——什麼交涉也不要辦，即刻向威爾奴伊進兵。

第四，——先叫威爾奴伊發生小規模的對要塞的“暴動”接着我們再開去，表面上只說是援助他們。

各種提案。多數提案。但是，都不採用，——不適當。隨後我們便樹了這樣一個計畫，——

早晨，召集聯隊的一般大會，確定他們的空氣，給他們充分說明現在的情勢，以決定要不要叫聯隊開來。若是要的，便在正午開拔。先不叫他們進至威爾奴伊，先叫他們屯在離開幾俄里的地方，把我們這一邊的人，——便是，步哨大隊一部分，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的幹部，黨立學校，叫來。——然後再派密使去威爾奴伊，以保持聯絡。再遣偵察隊去威爾奴伊。然後，……在真真不得已的時候，——開始直接行動。

這作戰計畫被通過了。大家決定睡眠二三小時。不脫衣服，就睡在聯隊本部，——棚上，窗上，地板上，——隨各人的便。

聯隊在卡拉斯克的城外的青的曠野上的古池附近紮寨。一早晨，我們踏着青青的雜草，穿過小公園和兩旁種着濃綠的樹木的街道，從狹小悶人的聯隊本部出發，去聯隊。我們的戰士早已起身了。——他們是和太陽一同起身的。

喂，大家都來這裏！來這裏的廣場！——喂，集合呀！——這是聯隊長的生命。

哦，可不得了，樹列那裏，和灌木叢生的地方，都發出喊聲來。接着我們的戰士們便都像吃驚的小馬一樣，跳起來，蹣起來，集合了。等靜了下來時候，洛怕金說。——

——諸位同志！師團長和軍事會議長到我們這裏來——要對我們報告威爾奴伊的情形。就請孚爾瑪諾夫同志來給我們……

在這裏我又站上了急造的講台——小的木箱——，在赤衛兵大眾的面前做了一番關於暴動底演說。

但是這完全，完全，是一個新的不同的光景，不同的種族，——這完全是我們的孩子，而我們就在對自己的孩子——乞求着援助。在這裏用得着像在要塞時候般的一回吸引一回恫嚇的尖銳的煽動嗎？在這裏用得着提高調子，費多少唇舌去說服他們嗎？否。現在這裏是沒有這種必要的。即使要說服他們，要他們到威爾奴伊去絕滅敵人，也不如直接對他們的理性（不是他們的感情），說話的有効的，正確。若是這個方法辦不來，便可以採用別的方法，——那時候就保不住要耍着煽動手段，做着動聽的說明。

我們的戰士們，注意地認真地靜聽着我們的關於威爾奴伊的敘述。我以“我們要擁護蘇維埃政權！”“現在我們要用鎗火和劍戟來和暴動說話！”，結束了我的演說，——這時候孩子嚷了起來，——

——到威爾奴伊去！……到威爾奴伊去！……

——馬上就去，莫再遲疑吧！……

——我們要把那些反叛蘇維埃的流氓們……

連一些聽不懂我們言語的中國人，基爾吉斯人，馬加爾人，也同樣尖的喊了起來，——

——蘇維埃……蘇維埃……

他們火樣地亮着斜視的眼睛，喊叫了。

聯隊的代表也上了台，——他們剛從威爾奴伊回來。昨天他們被聯隊派去了那裏，爲的是要和暴徒談判，叫他們中止暴動，死守蘇維埃政權。

——但是，諸位同志，他們却對我們這樣講，——聯隊的代表報告說。——你們趕快回去，他媽的，回去！誰也沒有叫你們來，你們却自己跑來了，一定是他媽的共產黨黨員叫你們來的。……我們再也不來和你們講話，並且也不高興和你們講話，我們要等聯隊開到——再和他們大家講話。……所以，我們跑了回來。……

赤衛兵們更是興奮了。

——好嗎，竟不承認我們的代表起來，竟將我們的代表逐回了。好渾賬！……我們這就要叫他們知道該和這第四聯隊怎樣講話法！……

在這裏，是沒有多說話的必要的。形勢很明了。聯隊的空氣——是非常良好。

再沒有遲疑的必要了，我們該着手準備進軍。我們要準備叫聯隊在太陽落山時開到威爾奴伊附近。

波加洛夫這時候已經去到了第二十六聯隊。據他報告，

同聯隊的空氣雖不如第四聯隊的有望，但是現時總還算是傾向着我們這一邊，所以暫時尚不至有支持暴徒那邊的事。我們對跟在第四聯隊的後面開來威爾奴伊的第二十六聯隊發了指令。

* * *

聯隊準備着出發。卡拉斯克的道上，立滿着一些騎兵，他們熙熙攘攘，互相喊叫，尋找自己的同伴，尋到了又不見了，又尋，吹着口笛跳起來，跳起來吹着口笛。

如此，騎兵中隊是被編成了。聯隊是被編成了。紅的聯隊旗在先頭飄飄如生，像是一朵紅雲一樣。

聯隊幹部打着頭。

我們在聯隊前面走着。

我們在離城五俄里的地方屯了下來，我們先將不和我們敵對的一些人喚了來，隨後又把那暴動大隊喚了來。——他們當然不知道我們昨夜晚出威爾奴伊現在和這聯隊一同進軍着，所以那暴動大隊一定會很高興地來迎接第四聯隊的。因為，他們是要自己和這聯隊的兵卒說話呀！

他們若是到來，我們便要立刻將他們包圍，解除他們的武裝，把他們綁起。

天漸漸暗起來。各中隊緩緩地在寬闊的國道上進行着。我們時時遇到伏在道路的兩傍的灌木中，小公園裏，田裏的赤衛兵的分隊，他們是城裏派來迎接我們的，是留在威爾奴伊的

我們的同志派來迎接我們的。脫走者帶來了我們最近的消息，便是說，——暴徒現在似乎感覺不安，急急忙忙地在準備着什麼；第二十五聯隊的赤衛兵的一部分，第二十七聯隊附屬大隊的一部分，再進了要塞；敵人的偵察監視，現在是更加嚴重了，一個人也不讓從城中脫出，——爲要避開騎馬偵察隊的眼睛，他們來的時候都是像毛虫般地在繁生着的道旁的雜草中爬着來的。

特別部和裁判委員會的幹部代表，也來迎接我們，據幹部說，此後起而反抗蘇維埃當局的事想是不會有的了。黨立學校也派使者來，告訴我們他們準備着一切援助。據說，步哨大隊二百名是偏袒着這一邊，而六百名則傾向着暴徒那一邊。但是便是這個也不是什麼壞的報告，——這足以證明他們內部是起着分裂。

我們在離城六俄里的地方停止進軍。濃的六月的夕暗，開始籠罩了周圍，——天色不久大概便要大暗起來。因爲途中我們聽見從威爾奴伊逃來的人說暴徒那邊的內部很利害地分裂着，所以變更了行動計畫，——

便是，索性不和要塞那邊的傢伙談判交涉，出其不意而予以一擊，將他們生擒起來。他們無論怎樣注意，都不會看破我們的計畫的。

我們派一百五十個人做先發隊。隊長是愛利斯金。任務便是破壞道旁的郵箱，板圍，和哨所之類。這爲的是要叫聯隊能不受阻礙地做急襲。先發隊突進了。聯隊便跟在後面走着。

愛利斯金很快很快地完畢了破壞任務，——他不但除去了足以阻礙聯隊的進路的東西，並且還捉捕了不少暴徒方面的探兵。他們又跑進城去，襲擊了一個兵舍，從不知所措的暴徒手中奪取了機關鎗和旋條鎗，即時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將他們趕了出去。要塞那邊不竟受了一擊。——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所以一竟安心着。一方面他們雖然非常注意着偵察監視，但城中却很放鬆，簡直一點心也不當。

赤衛兵都像出會那一天似的遊散着，有的則像喝了一點老酒似地在公園裏散着步，有的則呆坐在馬戲場裏，有的則在兵舍裏用鼻子哼着小調，嚼着葵花子。

所以我們以突然的襲擊，很便當地占領了所有兵舍。一占領——即刻將他們趕了出去。

城裏真是鬧翻了天。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急襲是從何而來。來來往往，叫喊怒號，騎馬隊的喊聲。但是鎗聲却不能聽見。

——白軍把城占領了啊！——吃驚的市民之間有這樣的謠傳。

——聽說是哥薩克來到了啊！……

——聽說是俘虜反了啊！……

誰也不知道什麼。而我們則到各兵營去，捉捕了那些呆然自失的暴徒。

乘着這深夜的騷亂時分，——不久之前被無許可地從刑

務所放出來同去了要塞一些傢伙在城裏到處放起火來。

公役市場先燒了起來。火焰照在黑暗的空中，真是可怕的很。在混亂之中，——我們努力于了鎮火。附近又有一隊騎馬隊像街魔一樣地突如從深夜的黑暗裏被火災照耀着出現，聒聒地馳去了。奇異的，可怕的，最後的夜！

我們又去司令部。

第一件事便是打電給中央。

愛利斯金到城裏去，解除完了兵舍的武裝，——便跑到司令部來，打了一個電話給要塞軍司令官休丘金。

——現在要塞還剩多少人？

休丘金還莫明其妙，就回答說，——

——連我八十個人。其餘的人都在兵舍。

——城和要塞都被第四聯隊和第二十六聯隊包圍了啊！

愛利斯金出其不意地說。

休丘金不明白起來，問道，——

——怎麼了呢？怎麼包圍了呢？

愛利斯金將剛在一句話重說了一遍。說明了。敘述了。

——休丘金，要知道還手是不利的啊！希望你不要這樣。希望你接收我的忠告，就降了吧！

電話到這裏陡地斷了。

愛利斯金帶領十個騎馬兵跑到要塞的時候，——那裏簡直一個人也沒有，只有這樣六七個人，身上發着抖，躲在樹背後。我們即刻任命了一個新的要塞司令官，各處設置了這一

邊的警備隊。先發隊占領了師團司令部。騎兵隊逮捕逃出城的人，送來司令部給我們辦。又是一夜不睡。不過這是暴動的最後的一夜不睡了。

特別部員和裁判委員會員，從監獄裏放出來，即刻從事審問捉來的暴徒。這些傢伙有的是在小公園裏捉着，有的是在青菜田裏捉着；有的是在地下室裏捉着，有的是在窖裏捉着，有的是在肥料積場裏捉着，有的是在頂閣上捉着，有的是在草叢樹蔭間捉着，有的是在羽毛被頭下捉着，有的是在行李中捉着；有的是在山中捉着，有的是在道旁捉着，有的是在近村捉着。……一些首魁，差不多都已捉來了。

第一天，二十日，要算特別的忙，——一切事情都非趕着做完不可——我們是拼命奔走着善後事宜。

軍事會議派定了各人的職務，——有的擔任指導捉暴徒，有的擔任指導搜查和奪取武器，有的擔任蒐集遺棄了的記錄文書，有的擔任書寫指令和檄文之類。——所謂各司其職，各事其事。而一方面各人要將重要的報告交到師團司令部，——這樣，便可以一次知道所有的事。

那天晚上很晚很晚，我和塔休更的枯伊布伊歇夫打了電報。他臨了對我說，——

“乘這機會我要聲明：革命軍事會議對你和比耶洛夫的事業是感謝着，並且在這次事件裏，我們始終佩服着你的精力和手腕。”

當然他在電報裏是不能懂得詳情的。我們不可以忘去這

一點，——所謂“我和比耶洛夫的事業”，只是因為表面上我們比另一些人要顯著，其實——却是大家一同幹了的，——坡士多奴伊歇夫，馬美留克，歇加布托吉諾夫，波加洛夫，克勞丘克，阿利特休勒，我和比耶洛夫，以及其他所有的青年黨員，——總之是那擔負了一切困難和危險的小小的一團。

暴動的敘述到這裏算是完了。

還有，逃走了的一些傢伙後來也捉到了。沒有捉到的只有培特洛夫和其餘兩三個人；培特洛夫後來在一個鄉下突然為檢察隊所襲，正想越柵逃走的時候，被用鎗打死了。

戰線裁判委員會以豐休亭為首席開庭了；——一下了判決。市黨部是被解散了——市黨部也受了判決。十二名左右的首魁是被鎗斃了。剩下的人，則或是監禁，或是放逐到別省別市。該從謝米列欠斯克調走的聯隊終於調走了。謝米列欠斯克的富農階級悟到和蘇維埃當局相爭是如何不易，要推翻它是如何費事，而停止鳴叫了。

譯 者 序

在這裏，我們要把不相干的話說上幾句；關於本書的內容，另有解題一篇，請讀者諸君在讀正文之先，先把它讀一過。

第一我們要說，這是一本有價值的書，富於教訓的書。內中的熱烈而緊張的情緒，再也不能不把我們感動到最大限度。這當然於題材有關，因為題材本身便是一個緊張到極點的東西呀！絕倫的精力，巧妙的，執拗果敢的戰術，——讓我們從這裏學到些什麼吧！

這書開頭比較難讀，這要預先交代明白。但是讀到後來，自然會叫我們不忍釋卷；而讀完之後，便會自然地深切地感到譯者前節對本書的讚語不錯。

因為個人的私事，譯事進步得很慢；本來約定在八月六日譯好的，現在竟就誤了三個月，真是十二萬的抱歉。而在校對

方面，也煩友人程少懷君助力，我們應當附帶在這裏道謝一聲。臨了還要希望識者在譯文方面有所改正，因為這書要算是一等難譯的，譯者雖然盡了最善的努力，恐怕還不免有可笑之處。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日

瞿 然記於東京

解 題

德米特利·孚爾瑪諾夫(Dmitri Fourmanov)的“克服”(原名“叛亂”，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列寧格勒國立出版所發行)，是以土耳其斯坦自治社會主義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後來在一九二五年三月，應着她的民族分布的狀態，改組分割成了土耳其美尼斯坦和烏士彼基斯坦兩蘇維埃共和國)確立過程上的謝米列欠斯克地方威爾奴伊市及隣接諸城鎮的暴動為題材。

土耳其斯坦地方是十九世紀中葉帝制俄羅斯獲得的殖民地，該地方的被剝削被壓迫的殖民地民族基爾吉斯人，在移住俄國人和本國政府的殘虐的壓迫之下受了所有的迫害。後來他們氣不平，發生了決死的暴動，本國政府於是派兵去，加了徹底的彈壓，因此被剝削的基爾吉斯人的土地山林和牧場都被搶了去，並且還受了大規模的有計畫的大屠殺。而那些移

住俄國人呢，却靠着捨得的土地而形成了富農階級。

但是從一九一八年以來，從前的被剝削被壓迫的殖民地民族基爾吉斯人開始了樹立蘇維埃·土耳其斯坦底組織的軍事行動，他們接着開始了政治經濟的建設事業，簡直就算完成了他們的解放運動，而同時則最有力而最執拗地擁護着蘇維埃政權；而那些曾是移住俄人底富農階級呢，則爲他們現在被剝奪了的特權的原故而對蘇維埃政權抱着生命的憎惡和呢祖，尤其是反對它底食糧配給制度，徵發，鎗斃無賴，赤色國民皆兵，而專門等候着推翻蘇維埃政權的機會。

這個以富農階級出身的赤衛兵爲中心底富農，未組織的農民，和無賴的大羣，在一九二〇年六月中旬，在謝米列欠斯克地方威爾奴伊市要塞舉起籠城暴動，爲時有一星期之久。當時“克服”的作者孚爾瑪諾夫正做着威爾奴伊市土耳其斯坦第三師團軍事會議長，同時且是對暴動臨時作戰本部的幹鄰，他以使塔休更土耳其斯坦戰線革命會議同聲驚嘆的絕倫的精力和巧妙的執拗果敢的戰術，而鎮壓了這個暴動。

而當時底血的記錄，便是這本小說“克服”。

“克服”不但是孚爾瑪諾夫底代表作，在描寫中央“黨員”的活躍的作品裏，在蘇維埃同盟文學史上也要算是‘記念碑的’(monumental)。在形式方面，它還沒有脫出‘記錄小說’之域。不過當然，記錄小說有它獨自的價值的，

此外，關於本書還有幾點可注意：

(一) 充分的調查；尤其是地理的特殊性和民族的特殊

的充分的寫出。

(二) 富于鋼鐵的鬥爭性毫無小家氣的形式。

(三) 正確的觀點。

(四) 關於被剝削的殖民地民族的運命底敘述。

